

目 錄

| | |
|--|------------|
| 前言 | 3 |
| 第一章 經濟趨勢 | 6 |
|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的經濟回顧——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的美國對外貿易——美國的直接對外投資——公司利潤——預算以備戰為主——稅收情況 | |
| 第二章 勞工和社會情況 | 26 |
| 收入和儲蓄的分配情形——工資和工資的增加——工資差別——實際工資和淨收入——工資收入者的家庭預算——工作時間——自動化和職業——社會保險的發展——工傷事故——衛生需要和建議——精神病：日益增長的危險——住宅情況——學校危機——少年犯罪——童工——女工 | |
| 第三章 公民權利 | 73 |
| 麥卡錫主義在行動中——麥卡倫法的審訊——國際工人兄弟會的被摧毀——國會中的各種政治迫害委員會——對憲法修正案第五條的進攻——共產黨管制法——史密斯法的案件和審訊——各州的案件和審訊——一些蔑視案——陷害羅森堡——對外國出生者的進攻——殺害和陷害黑人——迫害教員 | |
| 第四章 美國的工會 | 115 |
| 一九五三年美國勞工聯合會代表大會——一九五四年美國勞工聯合會代表大會——一九五三年產業工會聯合會代表大會——一九五四年產業工會聯合會代表大會——國際碼 | |

头与食廩工人工会——國際开采冶煉工人工会——美國电
訊工人工会——美國联合电气、無綫电与机器工人工会
——國際毛皮工人工会——铁路工人工会——工会福利基
金

第五章 劳資关系和罢工..... 144

一九五三年的罢工——一九五四年的罢工——塔夫脫—哈
特萊法——州的反劳工法

第六章 農業实况和趋势..... 166

比价和布萊南計劃——东西方貿易——農業人口的趋势
——農民债务增加了——有限制的農作物保險——削減農
業服务計劃——新的風沙区——農民的行动和工農关系

第七章 政治趋势..... 179

第八十三屆國会的紀錄——一九五三年的选举——一九五
四年的选举——在选举中团结一致的劳工——進步党——
共產党一九五四年的綱領——竞选运动的一些捐助人——
当选的黑人

第八章 國外劳工..... 201

世界性的联合会——加拿大劳工运动的發展——拉丁美洲
的劳工运动

前 言

兩年一冊的“美國勞工實況”這一冊主要包括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的發展。因此，除了在說明某一較長時期的趨勢的圖表中，把某些材料加以重復以外，其他全是新的材料。在少數情況下，讀者將會讀到一九五五年第一季的事實，這些事實是用來說明較早的某些事件或者案件直到本書出版前的最近發展的。

鑒于索引已經十分完備，我們在書中大部分地方省略了交叉引証。同時，為了節省篇幅起見，和通常一樣，我們只註明了少數基本的材料來源。書中材料大部分取自政府方面和其他標準出版物，因此，我們也樂于把任何事實或者數字的來源提供給有興趣的讀者。如同以前各冊一樣，工會的名稱是用簡稱。

關於公民權利和取締公民權利的一章，這次又是最長的章節之一。當然，這一章中大部分是敘述的過去兩年中在法庭內外繼續進行的各種起訴和迫害。其他的發展表明，人民設法根除麥卡錫主義的霧障和重新獲得他們的憲法權利的積極性，比以前大了。

在關於工會的一章里，在這裡願意指出，如同在“美國勞工實況”第十一卷里那樣，我們再次談到兩大工會聯合會（即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譯者）和鐵路組織，然後，又較詳細地敘述了獨立的進步工會的活動。在美

國人民能够接触到的那些主要讀物里，这些独立工会的政策和行动都被作了錯誤的叙述和歪曲。因此，把它們的斗争加以叙述是重要的。同时，在下一卷“美國劳工实况”編寫之前，这些工会中某些工会很可能成为計劃中的劳联和產联合并^①后的新組織的一部分。

像上一卷“美國劳工实况”一样，我們把農業列为单独的一章。我們認為，了解一下農業問題和密切農民同工人之間的关系，是進步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同时，目前農業的周期性危机也是助長总的經濟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劳工和社会情况的一章，一部分叙述了以前各卷“美國劳工实况”中叙述的那些方面，但是，我們第一次扼要地論述了近年來引起越來越大的关心的一些問題，如像工業中的自动化、少年犯罪、嚴重的精神病問題、学校的困难境况問題等。

我們这次也概述了加拿大劳工情况的主要趋势和劳工組織。我們也扼要談到了两个世界工会联合会和拉丁美洲的工会的主要發展。

这一卷“美國劳工实况”的編寫，也得到了一些能干的自告奋勇的人的宝貴帮助，他們慷慨地貢獻出了他們的時間，并且在准备某些特定問題的材料的时候，提供了專門的情况。我們也要感謝許多工会和团体，它們供給了关于它們的活动的材料和專門文件。

这一卷“美國劳工实况”中談到的某些問題在美國劳工研究协会出版的其他書中得到了更全面的闡述，这些新的

^① 美國劳联、產联已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至八日举行的“劳联—產联”代表大会上完成了合并手續，新的組織取名为“美國劳工联合会和產業工会联合会”。——譯者

小冊子中的頭三本已經在去年出版。這三本是：“億萬財產的美國大公司——它們的發展與勢力”^①、“收入‘革命’”^②和“壟斷資本的辯護者”。其他各冊，其中包括專門論述拉丁美洲、對外貿易和投資以及美國稅收制度等問題的小冊子，計劃在最近的將來出版。

這一卷和以前各卷“美國勞工實況”中所談到的許多問題，在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現在出版的期刊——“經濟札記”和“鐵路札記”中也進行討論。我們請求美國的和國外的工會和有關組織的負責人，把它們的資料和出版物寄給我們，以便能夠在這些月刊和將來的“美國勞工實況”中加以利用。材料請寄紐約州紐約市（第三郵區）東十一街八十號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秘書羅勃脫·吳·鄧恩。

一九五五年四月

① 本書已由世界知識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中文譯本。——譯者

② 本書已由財政經濟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中文譯本，中文譯本名改為“美國各階層的收入分配”。——譯者

第一章 經濟趨勢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的經濟回顧

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發生了一次經濟衰退，隨衰退而來的是失業人數急劇增加。政府把這次衰退叫做一次存貨衰退，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一九五五年一月的經濟報告中提到這次衰退時說，這是“一次小的、短時期的全面衰退”。可是，這次衰退的發生表明了：部分的軍事動員決不會使美國經濟免除危機的趨勢，而且，這種危機的趨勢在現階段雖然較為緩和，但在未來的年月中它自身會表明更大的嚴重性。

全國國民生產總值是政府對政府生產和私人生產的全部產品和做出的全部勞務的價值的估計。在一九五三年第二季度，以按季調整的年率計算，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為三千七百億美元，到一九五四年第一季度，則下降到年率三千五百六十億美元。在此後六個月內，全國國民生產總值實際上沒有變動，到一九五四年最後一季，上升到年率三千六百二十億美元左右。一九五四年的總數是三千五百七十億美元左右，而一九五三年則是三千六百五十億美元。

促成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經濟活動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聯邦政府“國家安全”開支的減少，一九五三年第二季度的年率為五百四十三億美元，一九五四年第四季度則下降到年率四百零五億美元。但是，儘管如此減低，而且政府

力圖把这个时期說成是向和平經濟轉变的时期，联邦政府开支中用于战争准备的部分仍然是防止全國國民生產总值進一步下降的强大支柱。資產階級的經濟学家和企業家們，預言繁荣的年月还在前头，他們仍旧認為，每年至少会有納稅人的四百億美元依然用在“國家安全”上面。⁹⁾这样的政府开支对大企業來說是合意的，因为它的主要負擔可以增加賦稅和提高物价的形式放在收入較低的階層的身上。

个人收入(各階層个人收入的总数)在一九五三年第三季度为年率二千八百七十五億美元，到一九五四年第二季度下降到年率二千八百五十七億美元；但是，以全年計算，实际上同一九五三年相比沒有变化。股息和利息的支出在一九五四年增加了。但是，工人的收入——主要是工資和薪水——却从一九五三年的二千零四十四億美元下降到一九五四年的二千零二十二億美元。單是付出的工資和薪水就比一九五三年少二十五億美元。但是，工資和薪水的下降取得了“新政”和“公平施政”时期采取的所謂“預置的穩定措施”的若干补偿。例如，失業保險支出在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共多十億美元左右。

据政府的估計，它所說的“納稅后的平均每个人的个人收入”(也就是被認為可供个人儲蓄和消費用的錢)，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三年間上升了，但是在一九五四年又稍有下降，从一九五三年第二季度的二千五百八十三美元，下降到一九五四年第三季度的二千五百五十三美元(都以一九五四年美元价值計算)，即約下降百分之二。当然，这反映了整个人民購買力的下降，因为全部可供花費的收入沒有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

用于工厂和装备的資本支出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

束以來的九年內，美國的工業在工廠和裝備方面增加了兩千多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于隨着朝鮮戰爭的爆發開始受政府鼓勵的“防務”擴展計劃而增加的。隨着這種工廠擴張的趨于停止，用于工廠和裝備的總支出在一九五四年也下降了，下降到約二百六十七億美元，即比一九五三年最高峰低百分之六。預計一九五五年在經濟中的這一重要方面還有進一步的下降，這一年第一季的支出以年率計算預料比一九五三年第三季度低三十億美元左右。

工業生產 在這兩年時期內，一九五二年開始的工業生產的上升已經停止，繼之而來的是一次下降，這次下降使聯邦儲備局的工業生產指數（以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為一〇〇）從一九五三年七月的最高峰一三七，下降到一九五四年三——四月的一二三，即下降百分之十。在這一年夏季的平穩之後，秋季生產又稍有回升，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工業生產指數上升到一三〇，因此，使衰退時期的下降恢復了一半。

雖然整個工業生產是下降了百分之十，而耐用品的生產卻下降了百分之十五，主要金屬的生產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四年，鋼的生產一度下降到設備能力的百分之六十三，在這一年頭十個月，平均不到百分之七十。某些時期以來一直處在危機中的煤的生產，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五左右。在一九五四年年底，約有二十萬煤礦工人仍然處在失業中，在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亞的礦區，向華盛頓提出了要求，要政府給予一些剩餘糧食救濟。

靠近一九五四年年底的時候，總的工業生產有上升，這主要是由於提前轉入製造一九五五年型的汽車所致，這種

情况使得对鋼的需求增加了，并且使得几个月來一直在進行存貨清理的一些有关工業添購某些貨物。

工業衰退的比較温和和靠近一九五四年年底时的某种回升，是由于因西欧繁荣而引起的出口增加所致，而西欧的繁荣又是因为对东欧國家的貿易增加而引起的。同时，美國政府也采取了某些措施來制止生產的下降。为了刺激資本投資，超額利得稅取消了，此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財政措施。政府还实行了鋅和其他金屬以及工作母机的購儲。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它再度增加了軍事訂貨。尽管軍事开支有一种明顯的“平穩趨勢”，可是在一九五四年第一季和第三季之間，軍事裝備的新訂貨却增加了一倍，結果引起了大量原料的添購，并且使軍火公司得以維持工作。

对德國重新武裝的准备以及一九五五年初籠罩着台灣的战争气氛，進一步刺激了股票和商品市場上的投机活动。这种軍事型的刺激主要影响了某些工業地区和某些工業部門。但是，它主要是投机性的，并且助長了經濟的不穩。

抵押債務增加 使得經濟衰退沒有發展成一个大規模的衰退、而且在一九五四年快到年底时还使得美國經濟有某种起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住宅建筑的繁荣。已开工兴建的房屋的数目从一九五三年的一百一十萬所增加到一九五四年的一百二十萬所。这是一九五〇年的最高峰——一百四十萬所——以后的最高的数目。虽然这仍然远远落后于人民的需要，可是，退伍軍人管理局和联邦房屋建筑局却以优厚的条件帮助進行私人出錢的建筑。在政府这种担保下着手建筑的房屋在一九五三年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到一九五四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

所有这些引起了抵押債務的巨大增加。在到一九五四

年九月三十日为止的一年內，非農業地区的一間到四間房的住宅房屋的抵押債務增加了八十億美元，达到七百二十六億美元的新高峰；到一九五五年一月，估計增加到七百五十億美元，即比一九五四年一月增加了百分之十四。这是歷來的最高峰，在九年里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它約等于美國人民一九五四年納稅后的个人收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而在繁荣的、經濟危机前的一九二九年，才等于百分之二十四。

一九五五年一月四日的“華尔街日报”在評論这个巨大債務时指出，任何会造成失業和收入减少的重大企業下降，“都可能意味着許多家庭要么削減他們用于耐用品——如像汽車、电视机和家具等——的开支以应付每个月的支出，要么就失去他們的家庭。而消費开支的减少和取消房屋抵押贖取权的增加，当然又会使企業下降急轉直下”。

消費者債務增加 未偿付的消費者債務总数在一九五三年还是繼續增加，一九五四年最初几个月有一点下降，后来，由于十一月和十二月間的銷售新汽車运动，这种債務在年底的时候达到了三百億美元以上。在这个总数中，主要用于購買汽車和其他耐用消費品的分期付款除購的債務，占二百二十五億美元左右。分期付款除購的債務的总数現在約比一九四九年年底未了的分期付款除購債務数目多一倍。新的分期付款除購的債務增長得比个人收入为快。一九五四年，消費者使用了比一九五〇年多將近百分之四十的新的分期付款除購的信貸，可是，耐用消費品的銷售却比一九五〇年低百分之五。

失業人数增加 随着生產的下降，失業人数急劇增加，特别是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和一九五四年三月之間的一段时

期內。商務部的普查局的保守估計表明，在這七個月內，失業工人的數目增加為三倍以上，從一百二十萬人增加到三百七十萬人。在後來的一段時期內，直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失業者數目下降，估計下降到二百八十萬人，這主要是由於季節原因。以一九五四年整年計算，官方估計平均失業人數約為一九五三年平均數的一倍——三百二十萬人對一百六十萬人。根據保守的估計，單是在一九五四年內，至少有九百萬工人在某些時候遭受失業，這是一個最低的數目，因為它所包括的只是那些領受失業津貼的人。

一九五五年初，失業工人又開始增加，在一月份，有三百三十多萬人（為六千三百五十萬非軍事勞動力的百分之五點二）被正式認為失業，另外有一千零二十萬人只有部分時間工作，即每周工作不到三十五小時。

非官方的經濟學家對失業人數的估計高過政府的估計。舉例說，據獨立的電氣工人工會的經濟學家估計，一九五四年一月，政府說失業人數為三百一十萬人，而實際數目至少有四百万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列翁·赫·吉塞林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估計，把短時間的失業者 and 沒有登記的“暫時的”失業者計算在一起，“真正的失業者”等於將近五百万全部時間的工作者，而且長時間的失業會長時期地不斷增加。勞工經濟學家還估計每年至少有八十萬新的人加入勞動者的隊伍，同時，由於技術改進和生產率的提高，每年又有上百万或者更多一些的工人失去了工作。

在這段時期內，製造業中的就業情況比經濟中的任何其他部門都糟糕。在艾森豪威爾所說的那些“收縮”的月份里，製造業中約有一百二十五萬男女失掉了工作。事實上，在從一九五三年六月到一九五四年八月的十四個月的時期

內，就業人數一直在下降。受打击最重的是汽車、家具、機器和其他耐用品工廠的工人。一九五五年一月，在所有製造業中，只有一千五百九十萬人就業，比兩年以前，即一九五三年一月，少一百二十萬人左右，比衰退開始前，即一九五三年六月，少一百六十萬人。

就業未能隨着一九五四年內開始的生產上升而增加，部分原因是由於勞動生產率的繼續大大提高。雖然沒有官方的、全面的勞動小時的生產指數，可是，一九五四年十月號的“幸福”雜誌估計，美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在一九五四年的上升年率約為百分之九，而在經濟中的整個非農業部門，上升年率約為百分之五。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估計，在到一九五四年七月為止的一年內，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上升約百分之五，即約為過去四十年到五十年的平均速率的一倍。

消費品價格 儘管有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的經濟衰退，消費品價格却繼續保持在通貨膨脹的冷戰的水平上。在一九五三年初，消費品價格略有上升，後來又平穩下來，此後直到一九五四年底，稍有一點下降。這種“穩定”受到企業領袖的贊揚，他們把這同生產下降百分之十作對比。

可是，某些投資顧問機構認為，物價未能普遍下降將會延長“經濟調整”。如像阿古斯研究公司在一九五四年四月所說：“許多工業似乎採取了維持價格而削減其生產、從而也就是削減購買力的政策。這種政策減少了購買者以高價購買貨物的能力。”大企業的這種政策似乎在通用汽車公司總經理哈勞·赫·柯蒂斯的話中表達出來，他說：“削減價格不應當成為競爭的一個因素。”

按照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指數（以一九四七——一九四

九年为一〇〇)計算,消費品的每月平均价格一九五三年为一一四·四,比朝鮮战争前一九五〇年六月的水平高百分之十二以上,比战后第一年一九四六年高百分之三十七。尽管一九五四年消费品价格有下降的迹象,可是,指数仍然徘徊在一一四·三和一一五·二之間,而这一年全年的平均数則为一一四·八。一九五四年年底时的展望是,消费品价格会更加“穩定”在这个高的水平上。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的美國对外貿易

由于对外貿易繼續軍事化,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美國的輸出保持虛假的穩定。一九五一年的輸出總額是一百五十五億美元,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五十八億美元,一九五三年,輸出上升到一百六十五億美元。一九五四年的初步数字表明下降到一百五十五億美元。

輸出總額中包括有軍用貨物輸出,这种輸出在一九五一年是十四億美元,占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九,到一九五三年急劇上升到四十一億美元,占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四年軍用貨物輸出有某些下降,在年中的时候,徘徊在年率二十七億美元左右,占輸出總額的百分之十七点五。

从輸出總額中把軍用貨物輸出扣除后,那末,非軍用輸出的數額在一九五二年是一百三十三億美元,一九五三年是一百二十四億美元,一九五四年的初步数字是一百二十八億美元。一九五四年美國商業輸出的略有上升,是由于对西欧的輸出增加了,这反映了东西方貿易限制放松后該地区貿易的擴大。

尽管官方高談需要減低關稅,美國的商品輸入在一九

五四年还是下降到了—百零三億美元，比一九五三年的一百零九億美元和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一十億美元都下降了，同國民生產總值相比，战后时期輸入下降的趨勢繼續發展了。

美國的商業輸出受到越來越大的支持，但是，不是以擴大貨物的輸入來支持，而是靠駐扎在世界各地的美國武裝部隊的巨大的軍事支出來支持的。

一百三十七萬美國軍隊駐扎在國外九百五十個外國營地（見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六日“紐約時報”），此外還有十六萬七千美國非軍事人員在這些基地工作，他們把他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國外。美國陸軍用于基地建築和保養工作的開支是更驚人的。國外軍事開支的總數從一九五一年的十三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的二十五億美元。

美國的直接對外投資

在過去兩年中，美國的對外投資繼續增加。一九五三年底，美國的公司和個人在外國的工廠、礦山、種植園和其他企業里面共有一百六十三億美元的投資，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十五億美元左右。一九五四年年底有迹象表明，這種投資總數超過了一百七十五億美元，其中兩年來利潤的再投資估計約占增加的數目的一半。

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西半球——拉丁美洲六十億美元，加拿大五十三億美元。在中東的新投資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迅速增加以後，略趨緩慢。

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獲利最大的是石油業，一九

五三年次大的是采礦和冶煉業。在經濟不發達的國家里的投資在這兩方面占最高位，石油中獲利最大的是在拉丁美洲和中東。在加拿大采礦和冶煉業中的投資也有巨大增加，在這裡，美國的滲入正在擴大中。

一九五三年，美國在外國製造業中的投資增加了三億二千二百萬美元。增加最多的是在加拿大和西歐，在拉丁美洲則略有增加。在國外製造業中投資的總數為其他各業之冠，但是其中百分之七十一以上是在加拿大和西歐，在拉丁美洲占百分之十八多一點。因此，在製造業中的投資繼續集中在世界上已經發達的地區，而在提煉工業和其他有關工業中的投資的最大份額則主要是在經濟不發達的國家。

公司利潤

儘管經濟有衰退，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的公司利潤却仍然保持在前三年所達到的最高水平上。在繼續不斷的大規模軍備開支的刺激下，一九五三年納稅前的利潤數達三百九十四億美元。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六，同一九五一年的最高峰數字相比，僅低百分之四。雖然情況如此，超額利得稅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仍然取消了。一九五四年納稅後的利潤下降到一百七十八億美元，但是這個數字比一九五三年低不到百分之三，比一九五二年的總數則多六億美元左右。

下表所列數字，除一九五四年的數字外，都是美國商務部的估計數字。一九五四年的數字是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初步估計，以前幾年的數字供補充和更正以前幾冊“美國勞工實況”中發表的數字。

| | 納稅前的 公司利潤 | 納稅后的 公司利潤 (單位：十億美元) | 所付股息 | 未分配的 利 潤 |
|-------|--------------|---------------------------|------|-------------|
| 1939年 | 6.4 | 5.0 | 3.8 | 1.2 |
| 1944年 | 23.3 | 10.4 | 4.7 | 5.7 |
| 1948年 | 32.8 | 20.3 | 7.2 | 13.0 |
| 1949年 | 26.2 | 15.8 | 7.5 | 8.3 |
| 1950年 | 40.0 | 22.1 | 9.2 | 12.9 |
| 1951年 | 41.2 | 18.7 | 9.1 | 9.6 |
| 1952年 | 37.2 | 17.2 | 9.1 | 8.1 |
| 1953年 | 39.4 | 18.8 | 9.4 | 8.9 |
| 1954年 | 35.0 | 17.8 | 9.9 | 8.0 |

近几年來，实际的公司利潤越來越被少說了。这首先是由于按照原來的“防务”工厂折旧計劃，容許它們報銷大筆折旧費。一九五四年稅法中規定的新的計算方法使这种情况加甚了。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日一期的“華爾街雜誌”指出，对于一个投資者來說，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季度或者年度的公告中所報告的盈利，只說明一部分实际的情况，除非他不怕麻煩去找出他的公司因‘折旧計劃’和折旧而免除了些什么。……因为事实仍然是，經理部所关心的是全部的收益，也就是‘現金’收益。”該雜誌說，应当把这个数字看作是“收益的真正反映”。

芝加哥联邦儲備銀行的刊物“企業情况”（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号）更詳細具体地說明了这一点。据这家刊物的估計，一九五四年，納稅后的利潤加上折旧費达到三百一十五億美元的新高峰。一九五三年是三百零一億美元，一九五〇年是三百億美元，这在当时是納稅后利潤空前高漲的一年。

虽然銷售下降了，可是，由于超額利得稅的取消，許多大公司在 一九五四年獲得的純利仍然比一九五三年多。最顯著的例子是通用汽車公司，它的純利比一九五三年上升

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八，而銷售却下降了百分之二。通用电气公司銷售下降百分之五，而純利上升百分之二十八。

股息达空前高峰 一九五四年，公司股东獲得了总数达九十九億美元的空前的股息，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五億美元，比一九四四年战时繁荣年付出的股息总数超过一倍多。一九五五年可望進一步上升，估計高达一百零六億美元。

以所有股东平均計算或者以銷售額計算，大公司的利潤率都比其他公司高。証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务部的估計表明，在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以及一九五四年的头九个月，大制造公司(拥有一億美元或者一億美元以上資產的制造公司)納稅后的利潤实际沒有变动，以股东平均計算約为百分之十一点七左右。而它們的根据銷售額計算的利潤率則从百分之五点九上升到百分之六点二，即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四年間上升了百分之五。另一方面，資產不到一億美元的公司，在同一时期股东平均利潤率却下降了百分之十七，根据銷售額計算的利潤率下降了百分之六。(見“經濟札記”，一九五五年三月号。)

預算以备战为主

一九五六年財政年度(从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开始)的美國預算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向國會提出。預算花于备战——軍事計劃、國際事務、“防务”生產和原子研究——的錢总计四百一十八億美元，即占預算总数六百二十四億美元的百分之六十七。

用于退伍軍人事務的开支是四十六億美元，支付國債

利息六十三億美元。在下面的表中，這些開支被列為“戰爭善後”開支。如果把這些開支也列入備戰開支，那末，很明顯，預算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用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戰爭的。

一九五六年預算中用于社會保險、福利和衛生事業的只有二十億美元，占全部預算的百分之三多一點。住宅建築撥款在扣除了超額支出後，削減到了八千三百萬美元。用于“勞工”的支出，即給勞工部的撥款，包括用于失業救濟和安插工作的撥款，略有增加，到達四億一千萬美元。由于共和黨的“伸縮性的”農產品價格支持計劃，幫助農業的撥款削減了將近十億美元；用于田納西工程管理局的資金減少了二億一千二百萬美元，這是狄克遜—耶茲動力大贈送的交易造成的。

下表列明一九四一年、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四年各財政年度的實際開支數目以及一九五五年度和一九五六年度の估計數目。表內一九四一年度和一九五六年度欄數字後面括弧內的數字表明各項目所占預算總數的百分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的財政年度（單位：十億美元）

| | 1941年 | 1950年 | 1954年 ^① | 1955年 ^② | 1956年 ^② |
|-------------------|-------------|-------|--------------------|--------------------|--------------------|
| 戰爭及戰爭準備 | 6.5(48.5) | 17.7 | 48.2 | 42.1 | 41.8(67.0) |
| 戰爭善後 | 1.7(12.7) | 12.3 | 10.6 | 10.9 | 10.9(17.5) |
| 社會保險 ^③ | 2.5(18.7) | 1.0 | 2.0 | 2.0 | 2.0(2.2) |
| 住宅設施 | 0.1(0.8) | 0.3 | 0.4 ^④ | 0.4 | 0.1(0.1) |
| 勞工 | 0.2(1.5) | 0.3 | 0.3 | 0.3 | 0.4(0.7) |
| 農業 | 1.0(7.5) | 2.8 | 2.6 | 3.1 | 2.3(3.6) |
| 其他用途 | 1.4(10.3) | 4.6 | 4.5 | 4.7 | 4.9(7.9) |
| 總計： | 13.4(100.0) | 39.6 | 67.8 | 63.5 | 62.4(100.0) |

① 修正數字；“美國勞工實況”第十一卷中所列是初步數字。

- ② 估計數字。
- ③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預算內的修正數字，其中已從收入項下減去撥給鐵路退休計劃的工薪稅。一九五六年此項稅款為六億二千五百萬美元。
- ④ 表示超額支出。

由於預算為六百二十四億美元，而預料收入只有六百億美元，因此，預料在一九五六年財政年度聯邦將有二十四億美元的赤字。如果因為企圖重新武裝西德而使軍事開支增加，並且因為國際緊張局勢而有其他支出增加，那末預料赤字還會更大一些。事實上，預算咨文中要求的軍事支出撥款比前一財政年度多二十億美元。

稅收情況

個人付給聯邦政府的所得稅在一九四一年財政年度（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約為十八億美元，一九五六年財政年度估計要增加到三百三十五億美元。在同一時期，公司稅從二十二億美元上升到一百七十億美元，反倒從一九五四年財政年度的最高峰二百一十五億美元下降了。下表說明在一九四一年、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四年各財政年度的各項稅收數目以及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財政年度的計劃數字。

儘管競選時許下了廣泛減輕稅收的諾言，可是艾森豪威爾政府表明了，在這方面富有階層有優先權。一九五四年一月，公司超額利得稅和一九五一年制訂的增加個人所得稅百分之十一的稅率都取消了。但是，對一年收入在三千八百塊美元以下的工人來說，這筆節省卻被另外增加的

百分之零点五的社会保险税的扣除完全扫除了。

联邦税收分类表 (单位: 百万美元)

| 税的种类 | 1941年 | 1950年 | 1954年① | 1955年② | 1956年② |
|---------------------|-------|---------|--------|--------|--------|
| 个人所得税 | 1,824 | 18,115 | 33,328 | 31,630 | 33,470 |
| 公司所得税及 超额利得税 | 2,211 | 10,854 | 21,523 | 18,466 | 17,034 |
| 消费税 | 2,390 | 7,597 | 10,014 | 9,073 | 9,350 |
| 社会保险税 | 932 | 2,892 | 5,425 | 6,080 | 7,096 |
| 关税 | 392 | 423 | 562 | 570 | 570 |
| 杂税 | 236 | 1,430 | 2,320 | 2,302 | 2,486 |
| 总计 | 7,985 | 41,311 | 73,172 | 68,121 | 70,005 |
| 扣除预备金、退税③ 及调整的拨款 | 758 | 4,816① | 8,517 | 9,121 | 10,005 |
| 净收入 | 7,227 | 36,495① | 64,655 | 59,000 | 60,000 |

① 修正数字。

② 根据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总统预算咨文的估计数字。

③ 见预算表中③。

一九五四年三月，国会削减消费税一年约十亿美元。这意味着对诸如皮毛、珠宝、化妆品以及舞场账单等奢侈品税收降低了。尽管劳工要求取消像汽车、收音机、汽油以及烟草等这些大众消费品的税，可是，对这些东西课的税却原封未动。

艾森豪威尔的混合税法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六日，国会通过了一项混合税制“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向公众公布时好像旨在矫正国家税收制度中的“不公平”。经两党在国会两院中经过一番相当大的骗人表演之后，竟没有任何反对地通过了，通过的法案同原来的法案几乎没有修改。

这个法律的主要条款是对富有的公司和它们的股东的又一次大让步。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乔治·米尼说这项法律是对“我国整个经济所仰赖的美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侮辱

和損害”。賦稅問題專家、明尼苏达大学企業管理学院經濟學教授華爾特·吳·海勒爾說：“这个一千頁的新稅法同前此歷史上的任何稅制措施相比，為投資和企業提供了更多特殊的利益和讓步。”一九五四年三月，法案最初在委員會進行表決時，少數黨的報告說：“在取消過時的措辭和不公平的條款的幌子下，……这个法案大大減低了对企業、主要是公司和少數特殊的個人納稅者階層的課稅。”

这个法律的主要條款是：（甲）加速工廠和裝備的折舊費的扣除；（乙）對於股息收入者給予稅貸和豁免；（丙）把純經營性損失的“暫緩清算”期從一年延長到兩年；（丁）允許從現有收入中支付一切研究和發展費用；（戊）減輕對公司存余的不正當積累的罰款和條件。

另一方面，这个法律只把對某些勞動母親、退職人員和工讀學生的雙親的課稅減輕了一點點。除了這一點以外，它有許多有利於投資者和他們的公司的特點。这个法律的實際效果是，在全部賦稅減輕中，一年收入在五千元以下的百分之八十的納稅人只占其中百分之九，而公司却獲得百分之七十三。公司和每年收入在五千元以上的人加在一起，共得到百分之九十一。

用來支持這項法律的基本理由是所謂“點滴下流”的理論，這就是說，使企業投資更有利可圖，其中一部分財富總多少會轉到工資收入者的手裡。這種理論已經經常被證明是虛偽的，特別是在近幾年來，儘管稅高，生產資料的開支却一直穩步上升，而工人的相對處境却惡化了。

稅制中的漏洞和不公平擴大了 新稅法不是取消現存的不公平現象，相反地，倒擴大了這種不公平，而且甚至增加了一些新的不公平。從前只給予建立軍事工廠的人的加

速折旧的好处，現在擴大到一切公司了。这一規定容許实行新的計算法，这种新的計算法將使工厂在比从前縮短一半的时期內撈回成本的二分之二。当这一点全面实行时，估計一年將替公司節省近二十億美元的稅。

在計算个人股息所得稅时給予的特殊优惠，每年为百分之一的美國家庭（它們拥有公众握有的股票价值的百分之八十）中的十分之六提供了約四億美元的減稅。事实上，在美國每一百个家庭中只有八个家庭拥有公司股票。

新稅法中关于股息收入的規定表明了对那些靠劳动过活的人的歧視。根据新的稅法，一个有一个妻子兩個子女的工人，如果一年工資收入为五千元，一年就要付四百二十美元的联邦所得稅。但是，一个完全靠股息生活的股票持有者，如果一年收入也是五千元，他一年付的所得稅却比工人約少一百美元。

第八十三屆國會沒有取消的一項納稅方面的偏袒是給予石油、煤氣和采礦主的過分的產品消耗津貼，事实上，在某些礦產方面，消耗津貼率已經提高了。現在，这种因減稅而造成的大贈送估計每年达十五億美元，这笔錢主要造成了更多的石油業大富翁。

產業工会联合会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估計，各种形式的逃稅漏稅每年使联邦歲入損失总计达七十四億到七十九億美元。这一估計不包括軍事工業設備的加速折旧或者新制定的法律造成的減稅。如果把这些加在一起，总数便要更多好几十億美元。

各州的賦稅 各州的稅收繼續上升。在到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为止的財政年度內，各州共征收了一百一十一億美元的稅，比前一財政年度多六億美元，比一九五〇年多

百分之四十。

各州的支出也繼續上升，許多州都有赤字。州的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一些必要的工程，這些工程以前是由聯邦政府出錢，而在共和黨政府下，這種錢減少了；同時，地方政府在学校、公路和福利事業方面極需州給予更多的幫助。

各州的收入的主要來源仍然是消費稅和銷售稅，這種稅沉重地落在收入低的階層的身上。這些稅占全部州的稅收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單是零售稅就占百分之二十三。按現在征收的銷售稅和所得稅稅額預計會得到的收入，嚴重地受到了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企業衰退的影響。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產業工會聯合會的“經濟展望”報道說，現在，有三十二個州都征收“一般”銷售稅，對一切零售都要征收這種稅，“除九個州外，甚至包括購買食物和醫藥”。所有這些州都征收“特種”銷售稅，即對購買像汽油、飲料和紙烟等特定貨物所課的稅。

一九五三年，聯邦政府的全部歲入中個人和公司所得稅占百分之七十九，在各州的歲入中，上述稅收只占百分之十七。

賦稅重擔落在收入低的人身上 受雇主津貼的“賦稅基金會”編纂的數字表明，一九五四年，收入低的家庭幾乎把它們收入的三分之一付了這樣那樣的稅。這個基金會估計，各消費單位（大致按家庭劃分）平均負擔的稅是，一年收入三千五百美元的單位估計一年付各種聯邦稅七百八十六美元，各種州稅和地方稅二百六十九美元，二者合計為一千零五十五美元，即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一年收入四千五百美元者估計付聯邦稅一千零七十一美元，各種州稅

和地方稅三百五十四美元，二者合計為一千四百二十五美元，即占總收入的將近百分之三十二。

“賦稅基金會”估計，公司所得稅絕大部分是付給聯邦政府的，其中有一半左右被製造商以貨物和勞務的價格形式轉嫁給了消費者。消費稅和銷售稅通過消費者所購買的貨物和勞務的價格給付了。財產稅幾乎全部是地方稅，由房主直接付出，或者是反映在房客付的租金上。

進步的稅制建議 各工會實際上一致要求採取如下緊急改革措施，以達到較公平的稅收制度。

一、把現在對一年收入六百美元的人免徵個人所得稅提高為收入一千美元免徵個人所得稅。

二、取消那些勢必沉重落在收入低的家庭身上的所有聯邦銷售稅和消費稅；只保留那些顯然是對奢侈品和勞務所課的稅。

三、結束對收入高的階層的一切讓步和特殊規定，使其一切應納稅的收入按稅率全部照付。

四、杜塞公司稅法中的一切漏洞，包括“防務”工廠的折舊計劃和加速折舊等。

五、對大公司獲得的超額利潤重新規定有效的超額利得稅。

六、逐步提高各州的所得稅稅率，在沒有徵收個人所得稅的十七個州里加徵個人所得稅，在沒有對公司利潤徵收所得稅的十五個州里加徵公司所得稅。同時，減低各州那些最沉重地落在收入低的階層身上的銷售、消費和其他種類的稅；授權各城市徵收所得稅，作為各州所徵收的稅的適當部分。

七、認真執行防止逃稅的法律。

八、击败一切反动的建议，如像主张规定一个最高税收限额的“富人的修正案”，因为通过制定这种建议而由富人们节省下来的数十亿美元，将由那些加于收入低的阶层身上的更沉重的税来弥补。

第二章 劳工和社会情况

收入和儲蓄的分配情形

在一九五三年，大約有二千七百五十万个家庭，即美國所有家庭(消費單位)的一半，在納稅前的貨幣收入不到三千七百八十美元。大約有二千万个家庭，即占所有家庭的百分之三十七，收入不到三千美元。

联邦儲备局使用选样的方法在它的关于消費者收入狀況的年度調查中，報告了这个事实。联邦儲备局的“消費單位”的定义是：“所有在同一住宅中居住并有血統、婚姻或者过繼关系，并将他們的收入集合在一起，以供支付他們的主要費用的人。”（“联邦儲备公报”，一九五四年六月和七月。）

一九五三年，在五千五百万个消費者的消費單位或者家庭中，有一半以上(百分之五十三)的收入不到四千美元。下面是联邦儲备局对一九五三年納稅前的貨幣收入的分配情况所作的調查数字：

5,500,000 个家庭(10%)所得不到 1,000美元

12,650,000 个家庭(23%)所得不到 2,000美元

20,350,000 个家庭(37%)所得不到 3,000美元

29,150,000 个家庭(53%)所得不到 4,000美元

37,950,000 个家庭(69%)所得不到 5,000美元

49,500,000 个家庭(90%)所得不到 7,500美元

5,500,000 个家庭(10%)所得为 7,500 美元或 7,500 美元以上

2,750,000 个家庭(5%)所得为 10,000 美元或 10,000 美元以上

1,100,000 个家庭(2%)所得为 15,000 美元或 15,000 美元以上

上面表格中累集分类的数字显示：在一九五三年，大約有三千八百万个家庭，占有所有家庭的百分之六十九，收入不到五千美元。然而，就在那一年一个工资赚取者的四口之家，要支付依照海勒尔标准生活预算规定的费用（海勒尔标准生活预算将在本章后面加以讨论）也大約需要五千四百美元。

沒有收入“革命” 各种经济学家，例如全國經濟研究局的西蒙·柯茲涅茨博士，企圖說明在較長的时期內，收入高的各类的收入比起过去來是相对地減少了。

但是維克托·佩洛的卓越的著作“收入‘革命’”清楚地指出並沒有發生这种下降。“收入‘革命’”說明，相反地，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这整整二十年期間，百分之一的收入高的階層所占的收入份額穩定地維持在大約占个人國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八的水平上，即占个人國民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在同一时期，百分之五的收入高的階層所占的收入份額穩定地維持在約占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的水平上。

为了从更廣泛的階級观点來考察收入的分配，維克托·佩洛对一个更長的期間的整个私人的國民收入作了研究。他發現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二年这十二年期間，公司利潤为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〇年这一期間的利潤的七点六倍，而非公司的企業收入增加三点五倍，農業收入增加三点四倍，而工人和雇員的工资和薪金的收入只增加二点九倍。

把一个長时期內的私人工资和薪金收入拿來同所有主的收入比較，佩洛也發現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〇年的战前时期中，所有主的收入份額为工人的收入份額的百分之一百零九。但是，在战时和战后时期，即从一九四一年到

一九五二年，所有主的收入份額几乎为工人的收入份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因此，在美國，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起，对劳工的剝削率一直在增加，并且远远超过百分之一百”。

儲蓄的集中 在一九五四年初，当联邦儲备局編制它的消費者收入狀況的年度調查报告的时候，它發現有一千四百三十万个家庭，即占家庭总数的四分之一（百分之二十六）沒有任何种类的流动資產。流动資產包括美國政府債券、存在銀行里的活期存款和儲蓄、邮政儲蓄、儲蓄与信用协会以及信用組合的股份。

在所有家庭中，有半数家庭的这类儲蓄不到三百五十美元。而最上層的为数大約有二百二十万个家庭的一类（只占家庭总数的百分之四），每家拥有一万美元或者一万美元以上的流动資產。但是，百分之九十一的家庭所拥有的这类儲蓄不到五千美元。

联邦儲备局的調查表明，如果用按照貨幣收入的多少，分成十等分的办法來排列家庭的次序，那就可以看出，在一九五四年初，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的家庭拥有所有家庭的流动資產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与前一年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的家庭拥有这一类的資產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相比，是增加了。

联邦儲备局發表的这些消費者收入狀況的年度調查报告，可以帮助答复某些經濟学家所說的富者正在变窮而貧者正在变富的說法。維克托·佩洛在上面提到的他的关于收入的著作中利用联邦儲备局的材料，說明在一九四八年，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的这十分之一的最高收入者，占所有儲蓄的百分之七十八。“一九四九年——經濟發生温和

衰退的一年，这十分之一的最高收入者占有儲蓄的百分之一百零五！这就是說，其余的十分之九，收支結果，用光了各类儲蓄，或者是負了債。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〇年这四年內，这十分之一的收入較高的家庭平均所占儲蓄份額都大約在百分之八十三左右。”

黑人家庭的收入 在國情普查局的关于消費者收入的报告中表明：在白人家庭收入和黑人家庭收入之間有着顯著的差別。在所有黑人家庭中，有半数家庭的收入不到二千三百三十八美元，这个数字是一九五二年“非白人”家庭收入的中間数字（中間数字是平均数的一个形式，它表明一个中間的数字——有一半得到較少，而另外一半得到較多）。

这是黑人家庭的中間数字，而白人家庭的中間数字則是四千一百一十四美元。因此，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只等于白人家庭平均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下列國情普查局报告的数字表明：城市、鄉村的非農業地区和鄉村農業地区，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的收入的差別：

1952年中間家庭收入

| | 黑人家庭 收入 | 白人家庭 收入 | 黑人家庭收入占白人家庭 收入的百分比 |
|-------------|------------|------------|-----------------------|
| 美 國 | 2,338 美元 | 4,114 美元 | 56 |
| 城市地区 | 2,631 美元 | 4,484 美元 | 57 |
| 鄉村非農 業地区 | 2,075 美元 | 3,842 美元 | 54 |
| 鄉村農業 地区 | 1,170 美元 | 2,473 美元 | 47 |

上列数字表明：在鄉村農業地区里的黑人家庭的中間收入，不到白人家庭的中間收入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七）。在城市和鄉村非農業地区里，黑人家庭的中間收入僅僅为白人家庭的中間收入的一半多一点。

維克托·佩洛在他的新近的一本著作“南方農業中的黑人”中說：“南方的極端貧困是鄉村中的司空見慣的情況，在一九四九年，在南方鄉村農業地區的白人家庭當中，百分之六十五的家庭的一年收入在二千美元以下；在南方的黑人家庭當中，百分之九十一的家庭的一年收入在二千美元以下。”在維克托·佩洛研究過的六個州當中，一個南方的白人農業家庭的典型的收入是一千二百美元，即低於貧窮綫百分之四十；一個黑人農業家庭的收入大約在五百美元左右，即低於貧窮綫百分之七十五。

工資和工資的增加

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報告表明，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期間，在製造業部門，每周平均工資在七十美元到七十四美元之間。在一九五四年底，每周平均工資為七十四元三角美元。

勞工統計局指出，從一九五三年年中開始，“由於基本工資率的稍微上升為加班工作的減少或取消所抵銷，收入穩定在同等的水平上……一九五三年秋，請求失業救濟的人數激增。”（“勞工評論月刊”，一九五四年二月號）這種“不穩”的趨勢在一九五四年全年中繼續着，工廠工人的每周平均工資徘徊在四月份的七十元二角美元的最低點到十二月份的七十四元三角美元之間。

在一九五三年全年中，工資增加“雖然一般是很廣泛的”，但是增加的數目是不多的。儘管在一九五三年八月開始每周平均工作小時減少了，但這些少許的增加以及在少數工業部門加班工作的繼續實行，却成為每周平均工資和

每小时平均工资的相对稳定的原因。

在制造业中每小时的工资在一九五三年平均为一元七角七分美元，在一九五四年为一元八角美元。在某些工业中，平均工资比整个制造业高很多，而另外一些工业的平均工资则比整个制造业低很多。例如，一九五四年十月的每小时工资，在炼油业中平均为二元三角七分美元；钢铁工厂为二元二角三分美元；汽车制造厂为二元二角一分美元；橡胶产品为二元零二分美元；但是纺织厂每小时的平均工资只有一元三角六分美元；服装制造业只有一元三角四分美元（在做襯衫的工厂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为九角四分美元）；在烟草工业里只有一元二角五分美元。

一九五四年十月，采煤工业每小时的工资平均为二元五角美元；金属开采业为二元零六分美元；电话业为一元七角九分美元；零售业为一元四角七分美元；洗衣业为一美元。

一九五四年的增加工资 虽然在一九五四年解雇和失业有了增加，但是许多工业部门中的工会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率。此外还经常得到价值等于每小时几分美元的福利待遇。国民事务局对一九五四年所订的工资协定进行分析后发表的报告说，百分之十的工资协定表明工资不是下降了就是没有增加；另外差不多有百分之十每小时增加了一分到三分美元；百分之四十五每小时增加了四分到六分美元；百分之十八每小时增加七分到九分美元；百分之十一增加一角到一角二分美元；有百分之七每小时增加一角二分美元以上。

在企业活动水平比较高的地方，工会经过谈判获得较高的增加，经常达到每小时一角五分或者一角五分美元以

上。例如，一九五四年在大多数的建筑工業里，情况就是如此。工資的增加少于每小时五分美元，或者簽訂了工資协定而工資并没有增加的地方，絕大多数都是受到較为嚴重的經濟衰退的打击，或者一个时期來，一直处于慢性的蕭条状态(如紡織業)的工業。

但是，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在印第安納州南班特的司蒂培克公司工作的、屬于產联的联合汽車工人工会第五地方分会的會員在第二次投票时接受了工資削減，这次削減估計共約百分之二十。在这一次削減中，在每小时的工資中直接減少了百分之十四，其余的百分之六是在福利津貼中扣除的。司蒂培克公司曾經公开威脅說，除非接受工資削減，不然就要关闭工厂。在这一年年初，在俄亥俄州多勒多的凱塞—韋利斯工厂里，联合汽車工人工会第十二地方分会的會員也曾投票接受了一項类似的削減工資的計劃。

許多工会由于罢工而贏得了工資的重大增加，詳見第五章。

不够标准的工資 根据“公平劳动标准法”規定，一个小时最低限度的工資仍旧只有七角五分美元，即一个四十小时的工作周只有三十美元。但是有四千多万工人，即几乎占六千三百万劳工隊伍的三分之二的人数，現在并没有得到联邦的保护，他們所得到的工資甚至低于这一最低限度的标准。这四千万或者四千万以上沒有得到“公平劳动标准法”的保障的工人包括農業工人、公務人員、專門職業者、独立劳动者、受雇于純地方性企業的工人以及另外一些在“公平劳动标准法”上特別規定除外的人員。大約二百万做家务工作的工人，七百五十万在零售商店里工作的以及五百万受雇于洗衣業和其他服务性行業的工人，都沒有包

括在內。

在一九五四年末，得到這項聯邦法律保障的人數，總共大約有二千四百万人，他們絕大多數是在工廠和辦公室里工作。一九五五年一月，艾森豪威爾總統要求國會把最低限度工資僅僅提高到每小時九角美元。這個增加工資的建議主要反映出自從一九五〇年每小時七角五分的最低限度工資生效以來的生活費用的上漲。

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兩個工會主張實行一個法定的每小時一元二角五分美元的最低限度的工資。在一九五四年的產業工會聯合會代表大會上，主席路德在他的報告中認為這個聯邦最低限度工資法“十分不夠。它所包括的範圍必須加以擴大，同時將法定的最低限度工資提高到每小時一元二角五分美元”。他同時要求州的最低限度的工資法（這些法律包括大約四百五十萬個在旅館和餐館一類行業里和在其他屬於州範圍的企業里工作的工人）應該大加修改，以便把法定的最低限度工資提高到超過目前的一小時六角美元到七角五分美元的水平。

工資差別

在南方 在過去兩年內，許多北方工廠已經“搬走”並遷移到南方去了。華盛頓一家主要的為商人服務的機構新近承認，“企業遷移到南方或者其他工資低的地區去”的主要原因是：“許多工廠都是遷移到沒有工會組織的地區去，……雖然工會要求制訂法律制止遷移，……而南方的民主黨人因為他們需要工廠將會反對工會的意見。”

在這些新近遷走的或者試圖遷到沒有工會的或者其他

工資低的地区去的許多“搬家工厂”当中有：通用电气公司（有十五个以上的工厂）；美國制帽公司（原厂址在康涅狄格州諾瓦克）；美國保險刀公司（原厂址在紐約布魯克林）；亞歷山大·史密斯公司（原厂址在紐約州約克斯）；鳳凰制袜公司（原厂址在威斯康星州密尔窩基）；高級臥車制造公司（原厂址在宾夕法尼亞州哈茲列敦）；赫德遜汽車公司（原厂址在密执安州底特律，与合并有关）；派慕特公司（原厂址在紐約市）；英格蘭人公司（原厂址在紐約市）。

地区性的工資差別在美國勞工統計局出版的“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勞工市場中的工資差別”里得到說明。勞工統計局以紐約的水平作為一〇〇，將四个南方的勞工市場（亞特蘭大、达拉斯、孟斐斯、新奥尔良）的工資水平与北方和西部的勞工市場的工資水平作了比較。勞工統計局發現，在制造業方面，南方工厂工人（担任保养、看守和搬运原料等工作者的）的工資水平，在孟斐斯要比紐約的水平低百分之二十三，在新奥尔良要低百分之二十二，在亞特蘭大要低百分之二十一，在达拉斯要低百分之十五。

在木材業方面，在南方所有的鋸木工人和伐木工人当中，百分之六十二以上的工人每小时所得的工資不到八角五分美元，而这一工業的全國平均工資每小时是一元六角六分美元。在南方的鋸木厂和刨木厂工作的工人，在一九五四年八月每小时的平均工資是一元零五分美元，而在西部每小时是二元二角三分美元。因此，南方的鋸木工厂工人平均每小时所得的工資不到西部同一工業部門的工人所得工資的一半。

消除差別的努力 有几个工会新近报告它們正在为消除南方与北方工資的差別而進行努力。在一九五四年夏

天，產聯、勞聯和各獨立工会在新奧爾良舉行的討論南方的工資差別問題的一次联席會議上，屠宰工人工会（屬產聯）聲稱，它正在尋求一個普遍的增加工資和將南方與北方的工資差別削減百分之五十的方案。在屠宰工人工会與肉類公司簽訂的一九五四年的合同中，屠宰工人工会把地理的工資差別，每小時削減了二分五厘美元。

在南方的鋼鐵工廠中，大約有四萬工人已經由於完全消除了工資差別而得到益處。在一九三七年，南方的鋼鐵工人和北方作相同工作的工人相比每小時要少得一角七分五厘美元。產聯的鋼鐵工人工会在和南方五個州的美國鋼鐵公司、共和鋼鐵公司、伯利恆鋼鐵公司和孤星鋼鐵公司簽訂的合同中，鋼鐵工人工会逐步地把工資差別加以縮小，到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這種差別全部都取消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獨立的聯合礦工工会把南方與北方的工資差別消除了。在它們的全國協定中（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二年）規定南方的礦業中的工資率和北方的礦業中的工資率相同。

黑人的低工資 美國勞工統計局在新近出版的“美國黑人、他們的就業和經濟狀況”一書中說：“黑人主要受雇於工資比較低和技術性比較差的職業中，諸如機器操作、苦力和勞務工人等。”他們的平均工資僅僅等於白種人工資的百分之五十二。

國情普查局的數字表明，在一九五二年（可用的最新數字），白種工人一年工資的中間數是三千零三十九美元，但是“非白種人”（黑人）的中間數只有一千五百七十美元。這個一千四百六十九美元的差額，對於付給黑種工人比之付給白種工人少得這樣多的工資的公司說來，是獲得超額利

潤的來源。消除这种关系到六百万左右的黑种工人的工資差別，將會把工人購買力增加大約八十八億美元。在一九五二年，白人男工的一年中間工資是三千五百零七美元，而黑人男工的中間工資是二千零三十八美元，即大約為白人男工中間工資的百分之五十八。就女工而言，这种差別甚至比白人男工和黑人男工之間的差別还大。在一九五二年，白人女工的中間工資是一千九百七十六美元，但黑人女工的中間工資只有八百一十四美元，即不到白人女工的中間數的百分之四十二。

衛生、教育及福利部部長奧維塔·庫爾普·霍比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在華盛頓的霍華德大學發表的一篇演說里說，美國每年用于各種歧視的錢估計達一百五十億美元到三百億美元。

在沙特諾加地區(在田納西州)一個黑人體力勞動者的工資率為每小時九角五分美元到一元五角美元之間，而美國製造業的所有工人，每小時的全國平均工資是一元八角美元。這個差別，即每小時從三角美元到八角五分美元，意味着在一個四十小時的工作周里至少要少得十二美元到三十四美元的工資。

黑人教師的薪金 在南方的十二個州里，一九五二年黑人學校教師的平均年薪為二千三百八十九美元，而在這些州里的白人教師的平均年薪是二千七百四十美元。這種差別在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哈里·斯·阿什摩爾所著的“黑人和學校”一書里得到說明。在密士失必州，一九五二年黑人教師的平均工資只有一千零十九美元，不及這個州的付給白人教師的平均年薪的一千九百九十一美元的三分之二。

实际工資和淨收入

过去兩年來，消費者美元的購買力停留在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八左右。以劳工統計局的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为一〇〇的旧指数为基础，到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塊美元只值五角二分一厘美元。同时，战前購買食物的美元的价值，甚至下跌得更为猛烈，只值四角四分美元。

根据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物价作为一〇〇的新的劳工統計局的指数，一九五四年九月的消費者美元值八角七分美元，而他的購買食物的美元值八角九分美元。

在过去一年半內，製造業的工人的每周平均工資有了某些下降。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周的平均总收入达到七十二元三角六分美元的高峰，但是，到一九五四年八月，一周的平均总收入已經下降到当时的七十一元零六分美元。以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元价值計算，一九五四年夏季的七十一元零六分美元的貨幣工資只等于六十一元七角九分美元。

劳工統計局为說明工厂生產工人的平均“淨收入”的情况，每月編制“可以花費的平均每周淨收入”統計。这种平均数字是从平均每周所得的总值当中扣除了規定由工人負擔的社会保險稅和所得稅以后得出來的。自然，所得稅額是根据这个工人所負擔的家屬人数和他的总收入的水平决定的。

以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元价值計算，下列数字說明製造業的工人的平均每周总收入和可以花費的平均每周淨收入的情况：

| 时 期 | 平均每周总收入 | 無家屬的工人 可以花費的平 均每周淨收入 | 有家屬三人的工 人可以花費的平 均每周淨收入 |
|----------|----------|----------------------------|------------------------------|
| 1953年3月 | 63.32 美元 | 51.69 美元 | 58.78 美元 |
| 1953年12月 | 62.98 美元 | 51.40 美元 | 58.41 美元 |
| 1953年平均 | 62.67 美元 | 51.17 美元 | 58.20 美元 |
| 1954年8月 | 61.79 美元 | 51.23 美元 | 57.50 美元 |

上述数字說明，按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元价值計算，產業工人的平均每周总收入从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六十三元三角二分美元下降到一九五四年八月的六十一元七角九分美元，即一周减少了一元五角三分美元，或者一年减少約八十美元。

这些数字还說明从產業工人的平均貨幣收入当中拿走多大一份的社会保險稅和所得稅。社会保險稅在一九五四年增加了。这种增加能够抵銷大部分工人从联邦所得稅的些微减少中所得的好处而有余。

工資收入者的家庭預算

許多工会在工資談判中利用的兩種标准家庭預算中，只有加利福尼亞大学海勒尔社会經濟研究委员会編制的一种标准家庭預算最近算出來了(參看下文)。

虽然自一九五一年十月以后，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城市工人家庭預算一直沒有算出，但是这个預算現在所需的費用还是可以估計出來的，方法就是在当时的預算費用的基礎上計算消費者物价指数的增加。

由于过去三年内生活費用的上升，在大多数美國城市里，一个四口之家的最普通的城市工人家庭的預算，現在至

少需要四千二百五十美元，也就是說一周需要八十二美元左右。而在某些城市里，这种費用还要大得多。但是，即使这种最低限度的預算也超过大多数工資收入者家庭收入的負擔能力。因为在一九五四年十月，所有制造业每周的平均工資是七十二元二角二分美元。

下面的数字說明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在美國十六个主要城市里的家庭預算費用(包括所得稅和其他个人稅)，这些数字原來是由美國劳工統計局算出的，而在这里是在每年和每周的基礎上所作的估計：

城市工人家庭預算費用

| 城市名 | 每 年 | 每 周 |
|------------|----------|----------|
| 亞特蘭大 | 4,401 美元 | 84.63 美元 |
| 巴尔的壘 | 4,301 美元 | 82.71 美元 |
| 波士頓 | 4,301 美元 | 82.71 美元 |
| 布法罗 | 4,211 美元 | 80.98 美元 |
| 芝加哥 | 4,269 美元 | 82.09 美元 |
| 克利夫蘭 | 4,185 美元 | 80.48 美元 |
| 丹佛 | 4,283 美元 | 82.36 美元 |
| 底特律 | 4,279 美元 | 82.29 美元 |
| 明尼阿波利斯 | 4,244 美元 | 81.61 美元 |
| 紐約 | 4,165 美元 | 80.09 美元 |
| 費拉特尔費亞 | 4,160 美元 | 80.00 美元 |
| 匹茲堡 | 4,287 美元 | 82.44 美元 |
| 波特蘭(俄勒岡州) | 4,236 美元 | 81.46 美元 |
| 旧金山 | 4,348 美元 | 83.61 美元 |
| 西雅圖 | 4,366 美元 | 83.96 美元 |
| 華盛頓(哥倫比亞区) | 4,543 美元 | 87.36 美元 |

上述数字說明，甚至根据劳工統計局的不完备的預算，一九五四年在美國主要的城市里，一个四口之家的城市工人家庭一周也需要八十美元到八十七美元。

海勒尔委员会的預算 对于一个四口之家說來，一个稍为完备的預算是海勒尔委员会在一九五四年九月間算出來的。这个預算說明，一个工資收入者的家庭，假如想依照这个勉强过得去的生活水平生活，一周需要有一百零二元六角美元的收入。

海勒尔委员会自己承認：“这个預算規定的开支項目的費用总数超过工資收入者階層中許多家庭的收入。”这个修正过的預算顯示，在一九五四年，一个租房居住的工資收入者一年需要五千三百三十五美元。在这五千三百三十五美元的整个費用中，預算規定用一千五百七十九美元作为食物費用，以四百八十五美元繳納所得稅，以六百二十四美元作房屋費用(租金)。

这个預算里的家庭包括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十三歲的男孩和一个八歲的女孩。預算里的物价，是以旧金山海灣地区的物价为标准來計算的。这个預算虽然是只根据一个地区的情况算出來的，但是它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整个國家的一个标准家庭預算。旧金山的貨物、房屋和劳务的費用也被認為是具有代表性的，是三十四个城市中的一个不高不低的典型城市。

依照海勒尔預算的規定，这个家庭的妇女需要从事一切家务，包括洗衣服在內，但是假如她有一架洗衣机，这架洗衣机以使用十七年計算，每年就要負擔十七美元的費用。預算的“个人保險”項目之下一年要支出二百三十三美元——包括社会保險費用和一筆微小的人寿保險金。

工資收入者的赤字 以一周为基础，我們拿海勒尔預算和制造业平均每周工資相比較，我們發現，在一九五四年，平均一个有四口之家的工厂工人的家庭，远远不能够达

到这个勉强过得去的一周一百零二元六角美元的生活水平。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制造业平均每周工资是七十一元八角六分美元。在一九五四年，一个平均只有这些收入的工厂工人如果想依照海勒尔的预算标准生活，则每周将有三十元七角四分美元的赤字。

薪水收入者的预算 海勒尔委员会在作出了这个工资收入者的预算之外，还为一个“拿薪水的低级专门职业者和行政人员”作出了一个预算，这个预算根据一九五四年九月的费用计算，为七千九百八十美元。根据这个预算，这个家庭的主妇仍然需担任所有的家务。食物、税款、房租以及其他开支项目较之工资收入者的家庭预算较高。

工作時間

据国情普查局报告，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在所有工业里，包括农业和非农业，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为四十点六小时。然而，在这个一般性的平均数字背后，工作时间的多少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如以下的数字所说明的，许多企业只有部分时间工作，其他一些企业则一周仍旧工作四十小时以上。

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农业部门每周工作平均达四十七点八小时。在非农业的企业里，整个说来，每周工作平均是三十九点八小时；在制造业中，是三十九点七小时。

虽然依照“公平劳动标准法”的规定，标准的工作时间是每一周四十小时，但是，在一九五四年末，所有非农业工人达到平均四十小时的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点六)的工人工作的时间在四十小时

以上，而有百分之三十点八的工人每周工作時間則不足四十小时。正如这些数字所說明的，在某些企業里，加班工作仍然是普通的事，而另一方面，部分時間工作已經成为很普遍的現象了。

依照勞工統計局的报告，工作時間最長的企業包括：混凝土制品和塑膠產品工厂（四十五小时）；紙漿和造紙工厂（四十三点五小时）；南方的鋸木厂和刨木厂（四十三点三小时）；地方的鐵路和公共汽車公司（四十三小时）；木材厂（四十二点八小时）；旅館（四十二小时）。

部分時間工作 根据國情普查局报告，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六千万十四歲以上的男女工人中，有四分之三的工人每周工作三十五个小时，或者三十五个小时以上。但是，有一千四百九十万男女工人，即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只得到部分時間的工作——每周工作在三十五小时以下。而其中約二百五十万男女工人，在这調查的一周中，工作的時間不到十四个小时。

國情普查局在一个关于“一九五四年八月部分時間工作工人”的特別报告里，透露了这些只有部分時間工作的人的数目增加的情况。單是在非農業企業里，这些只有部分時間工作的人数在兩年內就增加了一倍以上，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的一百二十万的最低数字增加到兩年后的二百五十万。这个报告說，大約有一百五十万非農業工人，照平常情况是全部時間工作的，但是在这調查的一周里，因为“各种經濟因素”，包括工作稀少和原料缺乏，他們的工作時間不到三十五个小时。总之，在一九五四年八月的調查周里，包括農業和非農業企業，有九百万以上的男女工人只有部分時間工作，他們的工作時間不到三十五个小时。

工会的要求 在面臨这种不規則的就业情况下，工会已經开始要求一种時間縮短的标准工作周。大多数要求縮短工作時間的工会要求每周工作三十五个小时而不削減工資。

美國劳工联合会在它的一九五四年的代表大会上，要求实行一种三十五个小时的工作周，來应付失業，这是美國劳工联合会在最近几年中第一次提出的要求。劳联执行委员会說，“公平劳动标准法”應該加以修改，使一个三十五个小时的工作周成为企業工人的“标准”工作周，同时要求付給一周超过三十五小时的工作以加班工資，而不是超过四十小时才付給。

在一九五四年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三十小时的工作周作为它們的談判的目标的工会有：电气工人工会（屬劳联）、美國联合电气、無綫电与机器工人工会（简称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和油漆工人工会（屬劳联）。它們坚决要求每天工作六小时，每周工作三十小时而不削減淨得的工資。

產業工会联合会最大的地方工会——拥有五万會員的联合汽車工人工会福特公司第六〇〇地方分会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宣布，它的來年的綱領包括一項爭取每周工作三十小时而領到四十小时的工資的計劃。

自动化和职业

在过去兩年中，“自动化”这几个字是用來形容借助于最少限度的人力進行的物品的自动化生產——这也可称为按电鈕的生產方法。它是指这样的一种过程，即一件產品的部件在一架复雜的机器里或者通过一系列的机器自动地

完成一連串的制造操作。

福特汽車公司帶頭應用自動化于制造業方面。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福特汽車公司的引擎工廠里，在一九五二年三月裝置了電動“頭腦”，這些電動“頭腦”通過幾個巨大的配電盤來控制為福特牌汽車和謀克利牌汽車生產引擎體和汽缸的龐大的裝配傳送裝置。在一個生產部門，現在只需要三架機器和九個人做過去由二十九架機器和三十九個人做的同等的工作。

福特汽車公司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建立了另外一個工作母機裝置，它有一個足球場那麼長，所需的費用在二百萬美元以上。這一設備制造引擎體的速率達到一小時一百個，做五百三十個單獨的機械的操作。這一設備由一個操使員操縱，而用過去的方法則需要三十五個到七十五個工人來做同樣的工作。因此，在一個工廠里的這一架機器就代替了三十四個到七十四個工人。

通用汽車公司也已預訂了一個相同的裝置。而且現在計劃在自動化裝置上要花費十億多美元。

在無綫電和電子工業方面，一個無綫電裝配傳送裝置只需要兩個工人管理，一天生產一千架無綫電機，代替了需要二百個勞動力的標準的手工裝配間。

在通用電氣公司的一個工廠里，有一個新的“自動化”裝置，每七分鐘可生產出電信接綫器，而在早先用手工生產需要二十二天。通用電氣公司的電燈泡是在一個雇用二百三十個工人的工廠里，以每小時生產九萬個的速率生產出來的。在一九三四年，同樣的產量需要四千個工人。

在威斯汀豪斯電氣公司俄亥俄州的一個工廠里，用总共二十七英里長的傳送帶連接起來的二千多架機器和工具

每一分鐘生產兩個电气冰箱。把原料放入傳送帶的前端，從那里開始，每一樣工作，都是由機器做的，一直到最後电气冰箱完成了檢查、裝箱和運走。

在办公室里 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給紐約州紐瓦克的謹慎保險公司辦事處安裝了一架“七〇二型”的电子材料處理機，這架機器裝有二十五架較小的機器，它代替了過去這個辦事處里用來分類、整理、復制、記賬和計算的八十六架機器的工作。

與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這部機器相匹敵的是早已由通用电气公司和都會人壽保險公司使用的雷明頓·蘭德公司出品的 UNIVAC 計算機。這些巨大的磁性帶計算機，“能夠不用人力控制擔任全部操作。現有的鑽孔的卡片夾都改為磁性帶了。在另一個帶上，按次序使這個系統完成所有希望做的步驟”（“商業周刊”，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生產率提高了 所有論述自動化問題的人都承認，採用這種方法，意味着必然引起失業。在一個自動化的工廠里，幾乎所有的勞動都將成為“間接的”。採用這種方法的目的是使做事情“更為節約”、好節省錢，因為“在每個一定的單位時間內，能夠生產更多的東西，……同時勞工的費用減少到只等於舊的工作方法的一小部分”（“自動控制”，一九五四年七月號）。

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福特公司第六〇〇地方分會的機關刊物“福特實況”在一個爭取充分就業的綱領中作為一個要點提議：“每周工作三十小時，而不削減工資，這樣才能使工人不至於成為自動化的犧牲品，而能分享到自動化的果實。這對於一切歡迎技術改進的開明的工會說來，是一個關鍵問題。”

產業工会联合会在一九五四年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分析了新的技术进步的結果是“在那些应用新的技术的工作中，代替人力的情况达到一种空前的地步。减少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人力是普通的事，在有些典型的地方，一个使用新设备的工人可以生产早先一百个工人或者一百个以上的工人所能生产的一样多的产品。……已经发生的生产率的巨大增长，以及可以预见在最近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增长，必然地要求一种建立在尽可能广阔的购买力的基础上的扩大的经济”。决议说，国会应当提出建议，“以保证在和平时期的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

社会保险的发展

“社会保险法”的修正条款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经签署成为法律之后，扩大了联邦老年人和遗族保险制度的范围，使它再包括大约一千零二十万个工人。这些工人包括：三百六十万农业经营者；二百一十万农业工人；二十万家庭雇工；三百五十万州和地方的雇员；二十五万傭人；十万在家做工的工人；五万渔民；十万外国子公司的雇员；五万非贸易或者企业系统的雇员；十万专门职业的独立劳动者和十五万联邦雇员。

据估计，到一九五五年，有七千万以上的工人，即大约每十个有工作的人当中有九个是在社会保险制度之下工作。但是，仍然大约有一千一百万人（包括律师、医生、约一半的农民和许多低收入的工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制度之外。

按照这项法律，大约有六百六十万个已经列名在福利

金名單上的人所領到的福利金，自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起，平均一个月提高了六美元。給予現在已經退休的工人本人的基本保險金是一个月三十美元到九十八元五角美元，而按照以前的条款是二十五美元到八十五美元。

但是，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甚至在一九五四年的修正条款生效以后，老年福利金一个月平均也只有五十八元八角七分美元(每周約十三元六角九分美元)。

新的修正条款把据以計算福利金和付給捐款的最高限度收入从一年的三千六百美元提高到四千二百美元。因为这种关系，現在一个工人可以不根据他的每月平均工資、而是根据他的最低的五年的收入來計算福利金。

在未滿六十五歲前而殘廢了的人，現在將能領到年滿六十五歲还繼續工作时可以領到的同样数目的老年福利金。

新公式 那些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以后退休的人(或者是一个保險了的而在那一天以后死去的人的遺族)的福利金是根据一个新公式計算的——平均每月工資的第一部分的一百一十美元的百分之五十五，加上第二部分的二百四十美元的百分之二十。新公式只在以下的情況適用，即根据这种新公式計算比根据那些早已退休的工人用來計算福利金的公式能得到更多的福利金。一个退休的工人或者遺族(这里指的是只有一个遺族有权領福利金的情況)的每月最低限度福利金將是三十美元，而每月最高限度的家庭福利金將增加到二百美元。死亡費用总額，如早先的法律所規定的一样，將不超过二百五十五美元——僅僅够喪事开支。

根据这个法案，在將來退休的工人，將有資格得到某种

進一步的福利金的增加，因為他們依照一年四千二百美元的最高限度收入而不是依照三千六百美元的最高限度收入付出社會保險稅（一九五五年一月起開始實行），因而得到更多的金額。

對於收入的限制 一九五四年修正條款把允許一個退休的工人可以賺得而同時並不喪失他的老年福利金的數目從過去的一個月七十五美元提高了。依據一九五四年的法律，一個享受福利金的人一年可以賺得一千二百美元而不致喪失福利金。

這一條款把收入的限制根據一年為基礎來計算，而過去對收入的限制是根據一個月為基礎來計算的。對於那些七十二歲以上的人，則完全取消了收入的限制。

對於一個退休工人的收入加以任何的限制顯然是不公平的，因為一個有不勞而獲的收入（如股息、利息或者其他來源的收入）的退休的人可以取得任何其他收入的數額，而他的退休福利金不會有任何的減少。但是，大約佔所有家庭的三分之二、靠公共救濟或者靠老年保險金和遺族保險金為生活的家庭並沒有其他的收入。

賦稅增加；福利金不足 從工人的工資里扣除的社會保險稅，已經從一九三九年的一年平均十二美元增加到一九五四年的七十三美元。但是從這種保險中所得到的福利金仍舊不足以應付退休工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

聯邦社會保險局在它的為老年工人編制的預算中估計，一個退休的工人和他的妻子維持一種僅能糊口的生活一個月最低限度需要一百六十美元。並且這個預算中的食物費用還是按公共救濟的水平計算的。這是一個不夠的預算。屬於產聯的汽車工人工會報告，在一九五四年，一對年

老夫妇一个月至少需要二百美元，并且这还是“非常不足的”。

改進的建議 美國勞工联合会建議在社會保險方面作下述改進：

對於完全殘廢的工人，即使不滿六十五歲，條例也應該規定付給這些工人以福利金。作為捐助的根據的一年工資的限額應該從四千二百美元至少提高到六千美元。

一個參加這一制度的工人每一年應該增加百分之零點五的基本福利金。年在六十五歲以上仍在工作的工人，他的福利金每年應該增加百分之二。工人的福利金應該根據他們的連續工作的最好的十個年頭計算。婦女領取福利金的合格年齡（不管她們是退休工人的妻子或者是女工），應該降低到六十歲（現在是六十五歲）。

產業工會聯合會在它一九五四年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國會在社會保險的立法方面制定進一步的改進措施，以建立一個聯邦社會保險制度，“這個制度將充分保護所有美國人，使在年老、養家的人死去以後成為遺孤、長期完全殘廢、臨時患病或者受傷、失業時以及在昂貴的醫療費用面前，生活有保障”。

失業保險 由於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修正條款簽署成為法律，大約有二百五十萬的聯邦文職人員得到了失業保險制度的保護。據估計還有另外一百三十萬在私人企業中工作的工人也得到這個制度的保護。這些工人過去因為他們的僱主沒有雇用八個或者八個以上的工人以致沒有包括在這一制度之內。新的修正條款（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把範圍擴大到僱主雇用四個或者四個以上的那些工人。

但是大約有一千二百万个工人，即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仍舊被排除在失業保險之外。这些工人包括那些在最小的商店、農場中工作的人和流动工人以及家庭雇工，失業補貼的法律仍然由各州控制，而各州在付給福利金的數額上十分懸殊。

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對於那些接受失業補貼的全失業工人，平均每周的福利金是二十五元七角二分美元。這一數目只比同一个月平均每周工資七十二元二角二分美元的三分之一多一点。一九五四年十月每周的福利金，从佛罗里达州的十七元七角美元到密执安州的三十二元六角七分美元不等。就是这个最高的数字也只等于每周工資的約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美國勞工部估計，使失業者有可能应付基本的必需費用，必須有等于每周工資的至少百分之五十的福利金。美國勞工部指出，對於低工資的收入者和有家屬的工人說來，還必須有一個較高的比例，即需要等于每周工資的百分之七十或者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福利金。目前的平均福利金甚至不足以償付房租和食物的費用。

領取福利金的期間的最大期限，現在从四个州的十六个星期到威斯康星州的二十六個半星期不等。当一个工人拿完他的福利金而同时沒有找到工作时，他就要被迫去动用他可能有的微少儲蓄，或者去借錢，或者要求公共救济。

必需的改變 美國勞工聯合会在它的一九五四年代表大会上，要求增加失業保險福利金和將失業保險擴大到包括所有沒有工作的工人，在他們的整個失業期間，不受星期數目的限制而都付給福利金。

“產聯新聞”(一九五四年十月)在評論失業福利金的落

后情况的时候說：“失業保險方面並沒有得到共和党控制的國會很好的注意。在有三百二十万失業工人和一百萬以上的就業不足的工人的情況下，失去工作的工人發覺他自己只能听任州的制度的擺布。而州的制度所規定的福利金都是过低，以致不足应付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需要。”

工 伤 事 故

美國勞工統計局估計，一九五三年因職業事故而受到傷害的總人數達到二百零三萬四千人，而一九五二年的最後估計數字是二百零四萬人。由於一九五三年的整個就業數字比前一年稍高，這些政府的統計說明事故率稍有改進。在一九五四年，儘管勞工部的初步報告很樂觀，但是，並不足以說明在這一方面有任何重大的改進，特別是鑒於那一年在許多工業里趕快制度的加強。

工傷和死亡 在一九五三年發生的事故中，大約有一萬五千個工人死亡。此外，有八萬四千人受到重傷，結果使其中的一些人遭到永久的殘廢，例如，截肢或者身體的某些機能遭到永久性的損傷。屬於上述後者的情況大約有一千五百件，在這些情況當中，殘廢嚴重到足以使受傷的人在他們的余生中完全不能獲得任何有報酬的工作。

產業工會聯合會關於安全問題的委員會就工業事故的傷亡發表評論說：“雖然三年來我們在朝鮮的傷亡名冊上是三萬二千人死亡和十一萬一千人受傷，而在同一時期，在國內，我們倒有四萬五千工人喪失了生命和六百萬以上的工人受傷。”

由於工傷事故的結果，在一九五三年差不多損失了四

千一百万个工作日——等于损失了十三万七千个全部时间工作的工人的劳动力。劳工统计局估计：假如进一步考虑由于死亡和永久性的身体伤害对今后造成的影响，整个经济上的时间损失达到大约二亿零六百万个工作日——等于大约六十八万七千个工人一年全部时间就业。

事故频率 就整个制造业而言，一九五四年的工伤事故频率比一九五三年稍低，据初步的报告指出，平均每一百万工时是十一点七，而在一九五三年是平均每百万工时十三点七。工伤事故频率是指已经工作了的每一百万工时所发生的造成残废的工伤事故的平均数目。

伐木工业又占有所有发生工伤事故最多的职业当中的第一位。它事故频率在一九五四年是七十四点六；其次是锯木工厂，为四十点九。其他事故频率高——每一百万工时为二十五或者二十五以上的——的工业有：结构用水泥产品业（四十点八）；木箱业（三十）；其他木材制品（二十七点五）；造船和船只修理（二十六）。

在煤矿业中 在一九五三年，在烟煤矿、褐煤矿和无烟煤矿里发生的事，使四百六十个人丧命。在一九五二年，在煤矿中发生的事曾经使五百四十八个人丧命。美国矿业局在纪录这些死亡事件时说，一九五三年的死亡数目“和事故率为煤矿工业创立了新的安全纪录”。除了这些死亡的人数之外，一九五三年在煤矿里发生的事使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五个工人受伤。

在一九五四年，有三百九十五个煤矿工人丧命。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法明顿，一个为梅隆家族财团的匹兹堡固本煤炭公司所有的杰明逊煤炭公司的矿坑里所发生的事，是新近几年来最严重的事之一。爆

炸毀坏了这个礦坑，使十五个在礦里工作的工人和一个正在礦坑外面工作的工人喪了命。打算進入礦坑的救護人員被強烈的一氧化碳⁴氣迫回。后来这个礦坑被封闭了，而这十五个工人就这样葬身在这个礦坑之中。

職業病 在許多工業里，不僅是工傷事故，而且由于工作条件的关系而產生的疾病，对于工人的健康是一种嚴重的威脅。

在美國，大約有多达二万五千到五万八千的礦工，可能患着一种叫做肺塵埃沉着病的肺中有塵埃的職業病。对于这种肺塵埃沉着病現在还没有治療的办法。这种情况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美國公共衛生协会的會議上，由医生們在報告中提出的。報告指出，礦工們經 X 光透視發現患石粉沉着病則有資格請領职工賠償金，但是，患这种較少为人所知道的肺塵埃沉着病的礦工并不能領到賠償金，而且，实际上，一般甚至并不認為这是一种肺部疾病。虽然这种疾病無法治療，但是还是可通过对灰塵加以控制的正当方法来預防的。

据新近許多医生報告，肺癌是和某些職業有密切联系的。在一九五三年美國公共衛生协会的會議上，一項有重要意义的報告指出肺癌和某几种職業之間的联系，而这些職業在过去并不被認為是和肺癌有关系的。在这些職業当中包括：焊工和做焊活的金屬板工人；汽管按裝工人、鍋爐制造工人、石棉工人；五金工業中的电桥起重機操使工人；鉛、鋅和銅礦(影响金屬礦开采工人)的提煉業；海船机工、司爐工人、注油工人和機車清扫工人；建筑和保养油漆工人以及商業厨师。

產業工会联合会在一九五四年的代表大会上就这个問

題通過的一項決議，要求所有產業工會聯合會的附屬工會分別在它們的州里為制訂“強制施行的、最新的有關職業安全健康的法規”而工作。

衛生需要和建議

每一年，美國的家庭因為生病而花費大約一百零二億美元。這也使大約八百萬個家庭對醫院、醫生、貸款公司和其他機構欠下債務。差不多有一百萬個家庭被迫在一年里至少要在醫藥單上支出他們總收入的一半。

這些根據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的一年的開支計算出來的材料，是芝加哥大學全國意見調查中心在一九五四年一月所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中透露的。這項調查是自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以來，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對消費者的醫藥費用的調查。這筆由償付個人醫藥費用和健康服務的家庭負擔的一百零二億美元的費用，還不包括由地方、州和聯邦機構（包括福利部門、工人的津貼機構、退伍軍人管理局和私人慈善機關）為償付醫藥費用和牙醫費用而支出的十八億美元。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期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所作的一個較近的估計：一年的全部醫療費用達到一百二十四億美元——差不多平均每個家庭要負擔二百四十美元——，這還沒有把政府為此一年支出的三十三億美元計算在內。

在私人的醫療開支當中，只有百分之十五是自願的健康保險，這種健康保險規定預付醫生和醫院費用。雖然大約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有某些預付費用的保健，至少是預付醫院費用，但是這種制度遠遠不足應付實際需要。這類計

划只是付給全部費用的第一部分。

参加这类健康保險的家庭的比例，依家庭收入的多少而大相懸殊。一年收入在三千美元以下的家庭，只有百分之四十一有某些种类的保險計劃。对于那些收入在三千美元到五千美元的家庭，这种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一，而对于那些收入在五千美元，或者五千美元以上的家庭，这一比例达到百分之八十。

公共衛生狀況 總統的全國衛生需要委員會在它的題为“改進美國人的健康”的報告里說：“新近一項对应征服兵役的人的檢查（這項檢查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和一九五一年六月之間進行）研究說明，百分之十五的人完全因为体格上的原因而被認為不合格（因为降低了标准，所以这个数字並沒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高）。学校学生定期体格檢查所發現的情况也說明美國青年人的健康狀況是嚴重不良的……。”

“心臟病、癌症和各种腦病占死亡原因的首位。目前，致命的意外事故在死亡原因中占第四位。以病例数字作为尺度來衡量，呼吸系統的疾病是最重要的。……假如我們从患病的全部日数來看，殘廢、心臟病和精神病占首位。”

黑人的健康 總統的委員會發現，黑人居民的寿命仍然比白人的寿命短。“在肺病、產婦死亡和嬰兒死亡率方面，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間的差別仍然是很大的。”（參看“美國勞工實況”第十卷中的材料。）

这种差別大都归因于黑人家庭的收入更低，而这种更低的收入的原因，如在这一章的其他地方所提到的，是付給黑种工人更低的工資。總統的委員會的報告說，所有材料都証明这一点，即在低收入家庭的人們中間較之那些有較

高收入家庭的人們中間，患病率更高，同時患病的期間也更長。慢性疾病和健康損傷尤其是如此。

衛生、教育及福利部的報告說，一九五三年在紐約市，“非白人中間的更為不良的社會經濟條件”是造成嬰兒死亡率的“驚人的”增加的原因，就全市而論，嬰兒死亡率是在每一千個活胎當中有二十四個死亡。嬰兒出生後在一個月內死亡的都包括在內。但是在中央哈萊姆區，嬰兒死亡率是每一千個活胎當中有四十八個死亡；在布魯克林區的培德福德—史篤衛沙特地區，是三十三。衛生、教育及福利部的年度報告說明，在十個大部分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居住的地區里，嬰兒死亡率實際上從一九五一年的每一千個活胎中的三十六點五個，上升到一九五二年的每一千個活胎中的三十九點五個。

醫療設備的需要 總統的委員會估計，為了使大約二百二十個人平均有一張病床，美國需要大約七十萬張普通的醫院病床。為了達到這個標準，差不多需要新添二十三萬張普通醫院病床（總統的委員會還估計，到一九六〇年，全國將再需要二萬二千個醫生，一萬七千個牙科醫生和五萬個護士）。

這個負責全國衛生問題的委員會報告說，向第八十三屆國會提出的所有重要衛生法案“遭到美國醫療協會的積極反對”，因而對這些法案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在艾森豪威爾上台以後，在向第八十四屆國會提出的一項衛生咨文中，再次為由私人自願創辦的健康保險和其他在衛生方面的小規模技術援助計劃要求一項聯邦再保險計劃。這個委員會認為艾森豪威爾的建議，“不足以應付重大的醫療費用的問題”。

精神病：日益增長的危險

在美國，大約每十六個人當中有一個人為嚴重的精神或者情緒方面的疾病所擾。據估計，在美國，在一九五四年出生的每十二個兒童中有一個兒童將在他的一生中的某個時期患一種精神病，嚴重到需要住醫院。

據全國精神衛生協會估計，在那一年的某一天里，單單在精神病院治療的就幾乎有七十五萬人，這個數字差不多為各種醫院的所有病人人數的百分之五十五。在每一個病人到精神病院治療的同時，至少還有一個以上的病人需要治療，但是無法找到醫院治療。全國精神衛生協會同時估計，在那一年大約有五百萬由於身體疾病和損傷而去普通醫院的人都患有某種精神上或者感情上的紊亂症。

差不多有二十七萬個退伍軍人有神經—精神錯亂的病症，將近五萬五千人在退伍軍人管理局的計劃下已經送入醫院，此外，到一九五五年一月，還有一萬六千人在等待入院。

有五十萬以上的病人住在這個國家的二百一十二所州立的精神病院里，在一年里，至少有九十萬人在這些州立的公共醫院里度過一段時間。此外，大約還有二十五萬人是屬於精神病科不住院的病人，另外有八十萬由私人精神病醫生治療的病人。

雖然精神病患者的數目在增加，但是，就整個而言，照顧這些病人的公共醫院仍然是陳旧的和擁擠不堪的，同時又缺乏足夠的設備和有訓練的工作人員。據估計，在精神病院里，還需要增添三十三萬六千多張病床。

在南方，和普通醫院里的對其他病人的治療每天平均開支十七美元的費用相比較，在州立精神病院裡每天平均在病人身上的開支只有二美元。這些州里需要的精神病患者的病床要比它們目前所有的病床數目高一倍以上。就整個而言，在美國，目前精神病診療所的數目只等於按人口的比例所需要的數目的一半。

關係着這個國家第一號健康問題的研究基金的缺乏特別嚴重。現在花在研究精神病上的費用，每個病人一年不到四塊美元，而花在研究脊髓灰白質炎上的費用，每個病人一年為二十八美元左右。雖然，在一九四七年，聯邦的一項研究精神病的和其他與精神病有關的措施的補助計劃只是一筆微不足道的三百五十萬美元的數目，但是在一九五三年財政年度，這筆錢數還進一步下降到二百三十萬美元。

住宅情況

過去兩年來，在美國，為解決對費用低廉的住宅的基本需要方面沒有做多少工作。大約有一千五百萬所住宅（包括城市、非農村和農村房屋）被一九五〇年的房屋普查列為“不夠標準”。隨着人口的不斷增加，更換房屋和對新房屋的需要一年比一年迫切了。

國情普查局對將近四千六百萬所城市、鄉村農業和鄉村非農業地區的房屋調查報告透露，有一千五百萬所住宅（其中大約有一千萬所在城市里）缺乏抽水馬桶設備，差不多有一千四百萬所沒有私人浴室或者淋浴，有六百多萬所在室內和室外沒有自來水。有二百五十多萬個家庭居住過於擁擠，每個房間所住超過一個半人。因為它們的人口密

度和土地占用率之高，美國的城市貧民窟在西方世界里被列入情况最恶劣的一类。（可参看“美國劳工实况”第十一卷。）

公共住宅的减少 虽然一九四九年美國房屋法曾經授权联邦政府帮助建筑八十一万所公共住宅，但是，到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为止，还只建成二十万所。已經授权而未建筑的公共住宅有六十一万所。

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建議國會把公共住宅减少到一年只有三万五千所或者在兩年內一共七万所——这个数字只等于需要的房屋的一部分。艾森豪威尔說，到一九五八年財政年度，不再需要公共住宅了！第八十三屆國會最后提出的計劃只授权在下一財政年度建筑另外三万五千所住宅而以后就不再建筑了。因此，一九五四年房屋法不僅把房租低廉的公共住宅計劃削減到最低限度，而且阻止了未來的適當計劃。

依照一九五四年修正案的規定，地方的房屋当局不能着手实行一項有联邦补助的为收入低的家庭建筑房屋的計劃，除非地方的負責当局証明这样的一項計劃是因为实行清除貧民窟計劃而迁移的家庭的重新定居所必需的。假如一項計劃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批准，这个地方当局所允許建筑的新住宅——不管得到联邦、州或者地方的援助与否——不能超出使这些家庭重新定居所需要的住房的数目。

貧民窟的代价 被列为“貧民窟”的地区約占有所有城市区域的百分之二十，而在人数上占美國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但是它們却是百分之四十五的大罪案、百分之五十五的少年犯罪、百分之六十的肺病和百分之三十五的火災來源地。

虽然貧民窟地区所納的地產稅只占整个地產稅收入的百分之六，但是它們却耗費了城市的服务开支的百分之四十五。例如，一九五二年在紐約州的布法罗，整个城市在警察、火險、衛生和社会服务方面，每个家庭平均費去一百三十九元八角六分美元。但是，在貧民窟区域每个家庭要費去三百四十元一角二分美元。

在紐約市，貧民窟区域仍然包括“旧法律”所說的出租房屋，这些房屋在一九〇一年就被宣布为不合标准了。紐約市房屋管理局报告，在大紐約市，“由于沒有能够維持一項足够的修建率”，依“旧法律”規定建筑的四十二万六千七百九十二所出租房屋在一九五二年仍旧在市場上出租和住用。依照一九〇一年紐約州出租房屋法規定，这些古老的貧民窟被宣布为低于当时——五十多年以前——所規定的新建筑最低限度的标准。但是，在今天，在这所有的城市当中最富的一个城市里，差不多仍有二百万男、女和小孩还不得不把这些房子称作他們的“家”。

建議 目前大約一年一百万所的住宅建筑率應該增加一倍，以便使現在不得不居住在甚至低于最低限度标准的住宅里的將近三分之一的美國家庭得到可以居住的房屋。

美國劳工联合会在它的一九五四年的代表大会上，要求國會制訂一項一年建筑二百万所住宅的計劃。这个計劃要包括恢复每年至少建筑二十万所租費低廉的公共住宅的計劃；对各城市以清除貧民窟和重建房屋提供必要的財政援助；通过降低利率和延長偿还期來提高給予中等收入家庭以修建房屋的联邦援助。

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已故的当时的鋼鉄工人工会（屬產联）副主席和產联房屋委员会主席詹姆士·布·蒂默斯在

參議院銀行與通貨委員會上作証時指出，占所有美國家庭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在租賃房屋或者購買一所房屋方面，一個月無法付出四十二美元以上。有一半以上的美國家庭無法為他們的住宅一個月付出六十八美元以上。

學校危機

美國人民的教育設備趕不上人口的增長或者國民收入的增加。甚至全國製造商協會也承認，我們今天把我們的收入用在學校方面的錢比在一九三〇年在比例上反而減少了。

美國教育局估計，在一九五四年九月，美國的公立中小學校缺少約三十七萬個教室。鑒於這種落后狀況和還有一些教室因逐漸陳舊而不能使用，在今後五年內，估計還需要增加約七十二萬個公立小學和中學的教室及有關設備。

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冬季，大約有八十四萬個小學生在臨時搭湊的教室里上課，三十萬學生在屬於學校的大房子里和大約四十萬學生在諸如倉庫和教堂建築物等租來的房子里上課。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學年，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州報告說，大量缺乏鄉村小學的校舍，而城市的情況也在日趨惡化。全國教育協會的報告說，沒有一個州在它目前的財政狀況下，有能力修建所需要的一切設備。為修建學校，各州都需要某種形式的聯邦補助，其需要的比例從康涅狄格州的百分之九以上到亞拉巴馬州的將近百分之九十八不等。

美國教育局估計，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學年里，在整個美國缺少大約十二萬二千名教師（主要是小學各年級缺

乏教师)。全國教育协会認為，假如减少教师的某些教学負擔，就差不多要缺少二十一万五千名教师。这种驚人的缺乏教师的基本原因是薪水低。現在在美國，教师的平均薪水大約是三千六百美元一年。許多教师所得到的薪水还远远少于这个平均数，这是因为一个教师經常需要任教十五年才能达到最高的薪級。全國教育协会建議把三千六百美元作为教师的起碼的薪水。在許多州里，特別是在南方（如在這一章的討論工資差別的部分所指明的），薪水远远低于全國的平均数字。

由于缺乏教室和教师，已經在許多居民区剝夺了成万的兒童充分的受教育的权利。最明顯的剝夺是上“半日”課或者兩班（有时甚至三班）制度。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学年，至少对七十万个兒童实行复式班制，而在第二学年，对一百万个兒童实行这种班制。

种族隔离的决定 美國最高法院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的一項歷史性决定里，一致宣布公立学校里的种族隔离为非法。这一决定修正了一八九六年的一項决定，当时的最高法院認為，假如給予两个不同种族的兒童以平等的設備，那末隔离不是不合憲法的。

这个新决定是因堪薩斯州、南卡罗來納州、弗吉尼亞州和特拉華州的黑人学生在全國有色人种协進会的帮助下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訴而宣布的。这些黑人学生希望在沒有种族隔离的基礎上，進入他們的縣的公立学校，但是，他們曾被拒絕進入白种兒童所進的公立学校。

在十七个州和哥倫比亞区里大約有着占全國总数百分之四十的公立学校学生，在这些地区，都有法律規定实行种族隔离。在一九五四年，总計有八百二十万白人兒童和二

百五十三萬黑人兒童在實行種族隔離的州里(亞拉巴馬州、阿肯色州、特拉華州、佛羅里達州、密士失必州、蒙大拿州、北卡羅來納州、俄克拉何馬州、佐治亞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馬里蘭州、南卡羅來納州、田納西州、得克薩斯州、弗吉尼亞州以及西弗吉尼亞州)上小學和中學。此外，堪薩斯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和懷俄明州都有允許種族隔離的法規，雖然懷俄明州從來也沒有實施過這種法規。

最高法院在它的新的裁決里宣布：“在學校教育方面，‘隔離而又平等’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隔離的教育設備本來就是不平等的。”

這個決定頒布之後，幾個南方州的州長對最高法院的這個裁決表示了公開的反抗。密士失必州州長休·懷特宣稱他的州將不理這項決定。在四個州里，即南卡羅來納州、路易斯安那州、佐治亞州和密士失必州，都通過了法律，規定在過去的種族隔離的基礎上，把公立學校交由私人機構或者地方性的委員會去管理。(參看道克賽·阿·威克爾遜著“公立學校對隔離學校”，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但是，在其他許多地區，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發現有許多南方的地方當局把它們的各种公立學校制度加以統一，同時一些南方的學院、大學和私立學校也在採取同樣行動。在一九五四年末，至少有四個主要城市和在七個州的四十多個居民區開始進行統一它們過去隔離的學校制度的工作。

少年犯罪

在過去五年里，少年的犯罪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在

一九五四年，有一百万以上十八歲以下的少年人与当局發生了冲突，这是一个空前的数目。其中有四十三万五千名受到法庭審訊，有十万以上受到臨時的監禁，大約有四万名被送到所謂教养所去。照目前的情况看來，除非采取果斷的行動來控制这类犯罪，不然到一九六〇年大約將有七十五万男女少年要受到少年法庭的審判，而整个少年犯罪的数字將會达到二百万以上。

这些事实是由調查少年犯罪的參議院司法小組委员会执行委員理查德·克萊頓南和首席顧問赫伯特·吳·比塞在他們提出的报告中說的。这个小組委员会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对于少年犯罪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最詳尽的研究調查。

联邦調查局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五日發表的一份包括一九五三年一年情况的报告說：“虽然在所有被逮捕的人当中只有百分之八点四是十七歲或者十七歲以下的少年，而他們却占因搶劫而被捕的人数的百分之十八，占因偷窃而被捕的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占因黑夜窃盜而被捕的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三和占有所有汽車偷窃案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六。”

一九五四年根据警察的报告作出的类似的材料說明，在所有因窃盜而被捕的人当中，差不多有一半年齡不到十八歲，而其中的三分之二，年齡在十六歲以下，在因对財產而犯罪——搶劫、夜間窃盜、偷窃、偷汽車、盜用公款和詐騙——而被捕的人当中，二十一歲以下的青少年占二分之一。

少年犯罪比之成年犯罪增加得更加迅速。联邦調查局在一九五三年对二百个城市進行調查时發現，在那一年，成年人犯罪率增加了百分之一点九，而同时十八歲和十八

歲以下的少年人的犯罪率則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九。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少年犯暴行罪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并且少年人所犯的謀殺、强奸、携帶武器以及其他各种暴行都在迅速增加。

懲罰还是重新教育？对待少年犯罪者的办法不但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源，而且甚至在处理个别的糾葛方面也是十分不適當的，因而可能使少年犯罪問題更加惡化。每四个少年犯罪案件当中有三个案件都是沒有經過少年法庭而直接由警察加以处理的，有少数的少年犯罪案件是交由社会机构处理的。

据估計，一个居民区至少應該有百分之五的警察力量用來專門做兒童工作。但是今天人口在兩万以上的美國居民区中差不多有一半甚至沒有一个警察派定做这项工作。負責少年法庭的法官很少受过特殊的訓練。在美國，有一半的縣都沒有少年犯罪的緩刑制。

在少年犯罪者的訓練学校里，沒有实行一項真正的教养計劃的工作人員。在許多州里，兒童們都被送到这些訓練学校里來，虽然这些訓練学校應該是为智力發展迟緩或者情緒受抑制的兒童設立的。只有不到一半的訓練学校設有一个兼任的或者專任的精神病医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訓練学校，在工作人員当中，甚至沒有一个社会工作者。

犯罪性的連环画和电视節目的影响 少年犯罪問題是一个十分复雜的問題，不可以作簡單的分析或輕易的解决。但是少年人的虐待狂的犯罪的急剧增加表明和犯罪性的連环画和某些电影和电视節目中的新的虐待狂的流行有关系。

理查德·克萊頓南在參議院的調查少年犯罪問題的委

員會里作証的時候說，一九五四年三月，在報攤上出售的大約有四百二十二種不同的連環畫。大約四分之一的連環畫是關於各種犯罪和恐怖事件的。他估計，每個月賣出的連環畫大約在七千五百萬冊到一億冊之間。這意味着“每個月在這個國家的報攤上，大約有二千萬冊犯罪性的連環畫出售”。

著名的精神病學者、紐約市拉法格診療所主任和“對無辜者的誘惑”一書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威爾沙姆博士反對犯罪性的連環畫，認為它是“促進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他說，雖然一度認為“損害一個少年人的品德是道德上的一種犯罪，而現在連環畫卻成為一項重要的企業了”。由於為控制犯罪性的連環畫進行了各種努力，一九五四年紐約州的立法機構通過了一項法律，這項法律禁止對少年人出售某些出版物。

至於在電視節目方面，全國改進無綫電和電視節目協會主席克拉拉·斯·洛根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參議院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作証說：“在所有專為兒童放映的電視節目當中，大約有百分之四十其主要內容是犯罪和暴行。……八百種以上的給兒童看的電視節目，都是好萊塢的產品。”她說，她的組織的結論是：“給兒童看的電視節目當中，有大量的犯罪和暴行的節目，而且數量正在日益增加。”在一九五四年，給兒童看的犯罪性的電視節目比三年前增加了三倍。

無綫電和電視節目評論員約翰·克羅斯貝指出這些事實後說：“對於兒童小說或者兒童電影來說，暴行並不是新奇的东西，但是這一類的暴行，這種十足的野蠻的事情却是比較新的东西，而且情況日趨嚴重。”（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

三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助長少年犯罪的原因 除了犯罪性的連環圖和電視節目之外，少年犯罪的普遍增加還有其他許多因素。但是基本的重要原因是許多男女兒童所處的生活環境——貧民窟和貧窮、過於擁擠的學校和負擔過重、薪給不足的教師，這些教師不能給以兒童們所需要的個別的注意。就是聯邦調查局在它的“犯罪問題”的報告里也承認：“貧窮孳生了助長犯罪的許多條件，諸如惡劣的居住條件、有礙健康的周圍環境的影響和過於擁擠。”（“國會摘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童 工

在美國，差不多有二百萬十四歲到十七歲的學齡男孩和女孩在工作。在學校暑假期間，這一類工人的數目增加到幾近三百萬。

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〇年之間童工的數目增加了，雖然在這十年里，從十四歲到十七歲的年齡的人的總數是下降了。全國童工委員會報告：“在一九四〇年，每二十三個十四歲和十五歲的兒童當中有一個在工作；在一九五〇年，每十個這樣年齡的兒童當中就有一個在工作。而十六歲和十七歲年齡的童工情況改變比較小；在一九四〇年，每七個有一個受雇，而在一九五〇年，每五個有一個受雇。”

每十年進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報告在其分類統計數字里說，工作的兒童的數目在農業方面最高（數字見下面）。差不多有二十萬十四歲到十七歲的少年人在工廠里工作，其中有六萬三千七百人在十六歲以下。在批發和零售商業方面，有三十一萬九千個學齡男孩和女孩，其中有五萬九千人

在十六歲以下。

据这个人口普查透露，在一九五〇年，在从十四歲到十七歲的少年人的总人数当中有百分之十六在工作。至少在十七个州里，每五个少年人有一个人受雇。但是在許多州里，这个比例还要高——在南卡罗來納州和南达科他州，少年工人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七。

全國童工委員会在它的一九五四年的年度報告里估計，在一九五四年四月，有一百九十七万五千个男孩和女孩（十四歲到十七歲）在工作，而其中的三分之一（六十五万二千）只有十四、五歲。

失学 一九五〇年的人口普查說明，每六个兒童中有一个兒童从來沒有進过中学，而其余的一半則沒有到畢業就退学了——这些退学的兒童，大多数是去工作。有一半以上的州，到現在仍然允許十四歲和十五歲的兒童离开学校去尋找職業。南方十六个州和哥倫比亞区的十四歲和十五歲的兒童只占全國这类兒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可是，在离开学校去工作的这种年齡的兒童中，这些地区却占百分之六十八。

全國童工委員会說：“差不多有九百万十八歲以下的兒童是屬於那些平均一周的收入不到四十美元的家庭的，大約有三百五十万这种年齡的兒童是出身于那些平均一周收入甚至不到二十美元的家庭的。决不能說我們已經达到这样的一天，即沒有一个兒童因为貧窮而被迫离开了学校。”（“变化中的年代：一九〇四——一九五四年”。）

失業增加 虽然在一九五四年，有比較大的数目的童工在工作，而在那一年，在尋找工作的少年人中間的失業現象顯示了一种有决定性的增加的趋势。在十六歲到十七歲

的少年人中間，失業者從二月起，每一個月和一年前同期比較，都顯示出在增加。

有些少年人在尋找部分時間的工作。有些是難於尋找工作的“勞動力市場上的新人”。有些人以前得到工作而在一九五四年的衰退時期失掉了他們的工作。還沒有掌握所需要的技術的少年工人特別容易受到經濟衰退的打擊。全國童工委員會在它的一九五四年的年度報告里指出這種情況的危險性，它說：“對於那些快要成熟和竭力要獲得成年身份的人說來，失業意味着經濟的脫節，同時意味着嚴重的社會的和心理的失調。”

在農業方面 十四歲到十七歲的童工在農業方面工作的人數最多。一九五〇年的人口普查說明，有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個這樣年齡的男孩和女孩在農場上工作。而且，全國童工委員會還指出，這個數目還不能提供在農業方面工作的兒童數目的實際情況，因為：“人口普查是在四月份進行的，當時，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農業的就業都處在低潮。兒童，特別是那些為工資而受雇的兒童，主要是在作物收穫的季節工作的。同時，人口普查的就業統計數並沒有把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包括在內，而這些年齡的兒童有一個很大數目是在農業方面工作的。”

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全國童工委員會發現童工的數目增加到二百九十六萬五千人，而在這些人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九十四萬六千人）是在農業里工作的。而那些受雇於農業中的人有一半只有十四歲到十五歲。許多人只有十歲或者甚至不到十歲。

女 工

在美國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婦女，包括至少十四歲的少女在內，在她們的家庭外面工作。这个一千九百七十萬的女工隊伍也差不多等于美國的所有工人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一）。

自从一九四〇年以來，女工的數目和百分比都有了增加。在一九四〇年，在勞動力中，只有一千三百八十萬婦女，占所有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白人婦女中間，女工的數目增加最顯著，但是，工作的黑人婦女占黑人婦女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七，這個比例仍舊肯定地大于白人婦女的相應比例。

只是“一般家務勞動方面”的女工數目下降了。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〇年她們的總數下降了差不多三十萬。這類工人，在一九四〇年占整個婦女勞動力的百分之十七點七，在一九五〇年只占整個婦女勞動力的百分之八點五。

女工工資 目前在美國的勞動力中的一千九百七十萬婦女中的大多數婦女的收入，比做同樣工作的男子的收入為少。這個突出的事實在美國婦女局新近的出版物——“一九五三年美國的婦女狀況”和“一九五四年女工手冊”中得到了承認。

美國婦女局指出：“婦女的中間收入（差不多所有的這些收入都來自工資和薪水）在戰後時期，只稍有上升。”國情普查局發表的關於消費者收入的報告中最新的數字說明，婦女收入的中間數從一九四五年的九百零一美元上升到一九五二年的一千一百四十七美元。但是，在同一期間，男子

的中間收入从一九四五年的一千八百一十一美元上升到一九五二年的三千一百零五美元。在一九四五年，妇女來自工資和薪水的平均收入只及男子的一半。到一九五二年，妇女的平均收入只等于男子得到的数目的三分之一多一点（百分之三十七）。

美國妇女局在分析男工和女工得到的收入的巨大懸殊的原因时承認，傳統上雇用妇女的職業的工資等級就比較低，同时，“在許多情況下，妇女和男子做相同的或者做类似的工作，而妇女所得的收入仍然少于男子”。

同工同酬的法律 过去兩年來，在联邦和州的法律中建立同工同酬的标准的努力很少進展。有十三个州对私人就業有效力不同的同工同酬法律。在四十八个州里的十六个州和哥倫比亞区，只有为男女教师規定的同工同酬的法律，这一原則在許多城市的学校系統里是由学务委員會提出的。

在第八十三屆國會里，在众議院里提出六个法案，在參議院里提出一个法案，都要求从事州际商業的雇主給相同的工作以同等的報酬。但是这些法案沒有一个得到通过。

產業工会联合会在它的一九五四年的代表大会上正式主張，“在通过有效的联邦和州的法律以保障同工同酬的原則的同时，还認為，要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不僅需要有公正的政府机构并且要有强有力的工会組織”。產联重申它对妇女地位法案的支持，認為“妇女地位法案將建立一項不因性别而有所歧視的联邦政策，而不会危及保护性的劳工立法”。

在工作的黑人妇女 在一九五三年有二百五十万个黑人女工，她們構成美國全部女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三。在十

四歲和十四歲以上的黑人婦女中間，有百分之四十的黑人婦女是在勞動力隊伍里，而在相同年齡的白人婦女中間，有百分之三十二的白人婦女是在勞動力隊伍里，這些事實是由美國婦女局在一本關於“黑人婦女和她們的工作”的小冊子中透露的。

在一九五二年，黑人婦女的工資或者薪水所得的中間收入是八百一十四美元，而白人婦女是一千九百七十六美元。這一千一百六十二美元的差別，意味着黑人婦女的收入平均只等於白人婦女的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作為黑人女工的低收入的部分結果，是在一九五一年黑人家庭的中間收入只有二千零三十二美元，即大約只等於白人家庭的一半。

第三章 公民权利

麥卡錫主义在行动中

約瑟夫·麥卡錫是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他在一九四六年第一次被选進美國參議院，一九五二年重又当选。但是，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前总统杜魯門才在向全國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把麥卡錫的手段和目标描述为麥卡錫主义。他說：

“为了政治上的便利，現政府已經浸透了麥卡錫主义。……它是敗坏真理，放弃我們歷來对公平的忠誠。它是放弃法律的‘正当程序’。它以美國主义或者安全为名义，散布弥天大謊和对任何公民進行毫無根据的控告。它是靠說謊为生的野心家的得势；它散布恐懼和破坏我國社会各階層的信心。”

反对發展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國參議院以六十七票对二十二票通过決議，譴責麥卡錫蔑視調查他的行为和經濟情况的參議院特权和选举小組委员会，譴責他污辱小組委员会的委員，还譴責他在彈劾过程中間污辱參議院。一个參議員受到这样公开的彈劾，自參議院有史以來这才是第四次。

根据前參議員威廉·本頓（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人）提出的控告，參議院規程及行政委员会中的特权和选举小組委员会在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進行了一次局部的調

查。后来發表的調查报告中包括有許多信件和各种紀錄的影印照片，这些东西說明了麥卡錫的經濟关系和他替地產商、制糖商以及援華院外活动集团等特殊利益集团進行的活动。（麥卡錫在參議院的投票紀錄見米尔斯·麥克米林在“進步”雜誌一九五四年五月号發表的文章“請麥卡錫举手”。）

陸軍麥卡錫案件听証会 在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到六月十七日举行的电视廣播听証会中，麥卡錫和美國陸軍当局企圖粉飾他們的丑事，当时这件事在人民中間引起了廣泛的厭惡。这些听証会是在麥卡錫自己的委员会——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员会中進行的，听証会当时由麥卡錫的心腹之一、參議員蒙特主持。在这些听証会中，人們看到了，正像陸軍所指責的那樣，麥卡錫和他的助手罗伊·柯恩“企圖以不正当的手段”使陸軍給柯恩的朋友、士兵大衛·塞恩以“优待”。

很明顯，陸軍部長罗伯特·斯蒂文斯为了想“保有麥卡錫先生和他的伙伴的欢心”（一九五四年四月三十日“紐約时报”），是向麥卡錫讓步了，当时这也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事实上，陸軍当局向麥卡錫屈服了。麥卡錫曾經瘋狂指責陸軍在新澤西州蒙毛茲要塞保护“間諜”，可是，据报道，在進行廣泛調查后証明那里并没有間諜。

作为政策的麥卡錫主义 麥卡錫主义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政策。这种手段是殘暴的，說明它的殘暴性的一个例子便是華盛頓哥倫比亞区的一个老年黑人女工安妮·李·摩斯夫人的遭遇。联邦調查局雇用的一个告密者馬丽·斯塔庫普·馬克華德密告摩斯夫人是共產党人，可是她又承認自己提不出証据。一九五四年二月，摩斯夫人被

傳到众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員會，她在委員會宣誓否認她曾經參加過共產黨。

可是，麥卡錫却要求把摩斯夫人从病床上拖到他的委員會去。在她還沒有來得及開口，麥卡錫就对她橫加威嚇，斥責她是共產黨人，并且威脅說，如果她否認這一點，就要控她以偽証罪。麥卡錫的委員會中的民主黨委員們抗議羅伊·柯恩在这个案件中採用的方法，說他“根据謠言、傳聞等來判一個人的罪”。民主黨委員們斥責他的這種做法。

摩斯夫人兩次被停止了她在五角大樓（即美國國防部——譯者）的小小職務，但是，最後还是在陸軍中而不是在五角大樓恢復了她的職業。

作為一個政策，麥卡錫主義反對主張較好的住房、較好的學校、較好的醫藥照顧和較多的、適當的社會保險的社會福利計劃，它指責這是“慢慢走向社會主義”。麥卡錫主義的政策體現在各項警察國家法律、史密斯法、麥卡倫法和華爾特—麥卡倫法中。後面幾頁中概括敘述的根据這些法律進行的迫害，就是行動中的麥卡錫主義。

焚書 一九五三年六月，有消息說國務院一直在清洗它在國外的圖書館中的一些藏書，這些書被參議員麥卡錫懷疑為共產黨人或者共產黨同情者所寫。這些書被從圖書館中拿走了，有些時候是根据至少有六條的政府秘密指示焚毀了（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被焚毀或者被禁止的書的整個黑名單保守着秘密。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美國書籍出版商理事會和美國圖書館協會發表了一項關於查禁書籍的宣言，題目是“論讀書自由”。宣言說：“讀書自由是我國民主的要素。……出版家和圖書館工作者提供最廣泛的不同的觀點和見解，

包括那些非正統的或者不受大多數人歡迎的觀點和見解在內，是符合于公眾的利益的。……出版家或者圖書館工作者如果只是根據作者的個人歷史或者政治關係來決定一本書是不是可以接受，那是違反公眾利益的。”這項宣言後來成了大家都知道的“讀書權利”聲明。

麥卡倫法的審訊

內華達州民主黨參議員派特·麥卡倫提出的一九五〇年的國內安全法，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麥卡倫法，是麥卡錫主義在立法上的體現。麥卡倫法起源於蒙特-尼克松法案，當這個法案第一次向國會提出的時候，引起了所有的勞工團體和自由主義者團體的巨大反對，在許多宗教團體中間也引起了很大反對，使它們結成了一個最廣泛最強大的運動，反對美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壓迫。（參看“美國勞工實況”第十卷和第十一卷。）

根據麥卡倫法進行登記的任何團體，都得“承認它和它的成員，像麥卡倫法所說的，是蘇聯的間諜，他們從事一個世界範圍的陰謀，以武力和暴力推翻所有的資本主義政府，包括我們自己的政府在內”（見約翰·艾布特著“人民反對麥卡錫主義：對麥卡倫法的控訴”）。但是，如果這個團體拒絕登記和“招認”，那末，每拒絕登記一天，這個團體和它的負責人就要被處以一萬美元的罰金和十年的徒刑（例如共產主義行動組織和它的成員就是如此）。

事實上，登記令就等於宣判了那個團體不再受法律保護。麥卡倫法本身中包括有一種經國會通過的事先就斷定共產黨有罪的決定。“听証會”不過是用來裝璜顛復活動管

制委员会奉命批准的評断而已。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日，顛复活动管制委员会裁决共產党是共產主义的“行动”組織，它“受苏联的控制”，因此，根据麥卡倫法，需要進行登記。顛复活动管制委员会关于这一案件的听証会是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始的。如像被告的答辯所指出的，顛复活动管制委员会的裁决是一个預置的評断，因为委员会除像它所做的那样以外，是沒有其他决定权的。在委员会剛剛裁决之后，司法部就寫信給共產党的領袖們，命令他們和全体共產黨員進行登記，并且提出有关共產党的贊助人的报告。

共產党的案件已經上訴到美國上訴巡迴法院。被告的律師維托·馬肯托尼奧（已故）、約翰·艾布特和約瑟夫·弗萊爾坚决認為國內安全法是違反憲法修正案第一条和第五條的。

另外十二个团体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司法部長布朗納尔向顛复活动管制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十二个所謂共產党“陣綫”团体名單。他要求委员会命令这十二个团体登記为“共產党陣綫”团体。

这十二个团体是：民权保障大会；杰斐遜社会科学学校；美苏友好协会全國委员会；美國劳动青年联盟；國際工人兄弟会——一个友好性的保險协会；美國保护外國出生者委员会，这个团体給被根据華尔特—麥卡倫法驅逐出境的人以法律上的援助；“五一”節閉結委员会；林肯縱隊退伍軍人团，它的成員曾經同西班牙愛國者一起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法西斯分子作战；反法西斯流亡者联合委员会，这个团体的宗旨是援助从法西斯西班牙逃出的流亡者；非洲事务委员会；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美國斯拉夫人

大会。

杰斐遜社会科学学校案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日，司法部長布朗納尔申請顛复活动管制委员会，命令紐約市的杰斐遜社会科学学校根据麥卡倫法的条款，登記为“共产党陣綫团体”。这个学校的負責人們立即要求拒絕布朗納尔的这一請求。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举行听証会，确定是不是要命令这个学校登記。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一百九十七位教育家和其他各界的領袖向司法部長布朗納尔提出了一項宣言，抗議对杰斐遜社会科学学校的迫害。他們在宣言里說：“任何取締在像杰斐遜社会科学学校这样的学府里教授馬克思主义的企圖，都是对一切自由研究的嚴重威脅。”

在顛复活动管制委员会的听証会上，替杰斐遜社会科学学校作証的有罗特格斯大学的布劳杜斯·密契尔教授和威斯列安大学的罗伯特·斯·柯亨教授。学校校長霍華德·塞尔薩姆博士在委员会作証說，学校里通常以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教授許多課程。杰斐遜社会科学学校認為，它有权利教授、美國人民也有权利學習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而且國會並沒有指定把麥卡倫法施行于一个單純从事學術教授的学校。但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顛复活动管制委员会接到了該委员会主席托馬斯·杰·赫伯特的一項建議，要委员会命令杰斐遜社会科学学校登記为“共产党陣綫”团体。

美國劳动青年联盟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顛复活动管制委员会开始了关于美國劳动青年联盟案件的听証会，以后断断續續一直進行到一九五四年四月底。政府的証人中有通常受雇的联邦調查局的告密者。除他們以

外，还有几个在青年团体中間進行活动的專門的告密者。波士頓的安·斯坦伯格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九五〇年被馬薩諸塞州的美國劳动青年联盟开除。甚至这些走狗密探也不得不承認，美國劳动青年联盟的領袖們并不是共產党人。

美國劳动青年联盟通过它的律师薩繆尔·格魯伯和它的領導人員小罗斯福·華德、亨利·華蒂斯、馬丽·安·齋皮泰洛和全國主席列翁·華弗西辯駁說，顛复活动管制委员会的程序是違反憲法修正案第一条的，他們指責麥卡倫法“是麥卡錫主义在立法上的体现”。美國檢察官寇克·馬德里克斯在最后总结中承認，听証会的目的不單單是要美國劳动青年联盟登記，而且是要摧毀它。他还承認，美國劳动青年联盟并不是共產党黨員資格的預备階段。

其他案件 一九五四年期間，顛复活动管制委员会繼續進行它对其他团体的進攻。在这一年的五月和六月初，它举行了关于美苏友好协会全國委员会的听証会，在七月和十月又举行了这种听証会。全國委员会举出了八个同美苏友好协会有关的著名教授、牧师和其他各界人士作証人。其中有芝加哥大学名譽教授、維尔京群島前政府秘書罗伯特·摩尔斯·罗維特；芝加哥大学名譽教授、該校社会系前主任恩奈斯特·柏格斯；哈佛大学哲学名譽教授拉尔夫·巴頓·佩里。虽然这八个証人中有七个人曾經被政府的告密者路易斯·布登茲指名为“共產党黨員”，可是，他們八个人全都否認他們过去或者現在是共產党黨員。他們反駁對他們的定罪說，全國委员会的活动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和平世界，这种活动是符合于美國的最大利益的。

一九五四年夏秋兩季，顛复活动管制委员会举行了好

几个星期的关于林肯縱隊退伍軍人团的听証会。它的成員向委员会說明了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許多國家以及美國成千累万的青年奔赴戰場参加反对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援助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斗争。他們認識到，佛朗哥的推翻西班牙共和國是法西斯在世界其他地区發動进攻的前奏。

美以美会主教格·布隆姆雷·奥克斯南姆在听証会中駁斥了哈維·馬圖索，馬圖索是林肯縱隊退伍軍人团和其他案件中的政府主要証人之一。馬圖索向奥克斯南姆主教和其他的人承認，他曾一再提供假的証詞。

一九五五年一月，馬圖索簽署了一項宣誓書，說明在史密斯法的主要案件和其他一些案件中，他曾对許多被告作不利于他們的假的証詞。馬圖索在他的“假証人”^①一書里說，罗伊·柯恩和政府的其他律師告訴他在作証時应当說什么。

二月間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员会举行听証会時，馬圖索指明伊麗薩白·本特來、保羅·克羅奇和路易斯·布登茲也和他一樣，是在委员会的各种調查和法庭審訊的案件中作假証詞的人。馬圖索的坦白第一次在聯邦調查局和政府其他机关雇用的告密者的隊伍中打開了一個缺口。这种假証詞的整个体系似乎是動搖了，一九五五年二月，又有兩個告密者馬麗·納維格夫人和洛威爾·華特遜悔悟，他們承認在聯邦通訊案件中对“埃雷快报”和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及佛罗里达州的無線電和電視廣播台的所有者愛德華·蘭布作了假的証詞。

① 這本書已由世界知識社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出版中文譯本。——譯者

國際工人兄弟会的被摧毀

在經過持續三年的法律斗争后，國際工人兄弟会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被紐約法院命令解散。紐約州的保險總監成了國際工人兄弟会唯一的管理和監督人，國際工人兄弟会的領導被取消了，它的地方分会被解散了，它的保險業務繼續到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同芝加哥大陸保險公司的再保險合同生效了，國際工人兄弟会不再作为一个社团而存在。

國際工人兄弟会在开始的时候有五千會員，它的綱領和福利設施証明是如此有效，以致到一九四七年曾增長到十八万二千人的高点。它在二十一个州里有一千七百个分会；一九五〇年它的會員是十六万二千人，拥有一億一千万美元的現行保險和七百万美元以上的資產。它向會員付出一千七百多万美元的現金收益，并且有百分之一百四十一的偿付能力。

对國際工人兄弟会的第一次進攻，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当时美國司法部長把它列入了“顛复”团体名單。國際工人兄弟会提出了上訴，結果，美國最高法院在一九五一年以五对三裁決司法部長的行动是專斷的，違反憲法中关于適當程序的保障。

一九五〇年，在未經答辯而对國際工人兄弟会進行了六次定期徹底的審查后，保險部提出了一份審查者报告，这份报告建議解散國際工人兄弟会，它所提出的理由是國際工人兄弟会的繼續存在对保險客戶和公众都是危險的。由紐約州保險總監包林格和州長杜威授意的这一行动，和繼

之而采取的法庭程序，只能从朝鮮战争歇斯底里和随之而来的反共、对公民权利和劳工运动的进攻的前后关系中来了解。國際工人兄弟会就根据这种最不足道的法律理由而被决定寿終正寢了。

一九五一年六月，紐約最高法院法官格林堡下令取締國際工人兄弟会，此后，國際工人兄弟会即由它的負責人和保險部共同管理。上訴裁判司和紐約上訴法院支持这一决定。一九五三年十月，美國最高法院拒絕頒發复審令，从而拒絕了重審这一案件，并且確認紐約法院的裁決。

保險客戶同大陸保險公司的再保險，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由保險總監發展起來了，結果使保險客戶的大量金錢付給了大陸保險公司。可是，那些願意繼續他們在國際工人兄弟会的人寿和疾病保險的保險客戶（七万五千左右），他們的合同則由大陸保險公司根据同样的条件和利率繼續承擔起來。另外約有一万人願意退出，他們獲得了國際工人兄弟会的一部分資產。

司法部長布朗納尔对徹底摧毀了國際工人兄弟会还不感到滿足，一九五三年，他又在顛复活动管制委員會对國際工人兄弟会提出控訴，結果，便產生了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的缺席裁決：國際工人兄弟会——在它已經停止作为一个团体而存在之后——应当根据一九五〇年的麥卡倫國內安全法登記为“共產党陣綫”团体。这样就会使曾經参加过國際工人兄弟会的人（估計有五十万，他們的名字是有公开記錄的）被大批判处顛复和不忠罪，使他們受麥卡倫法的懲罰，而得不到陈述意見和辯护的机会。

有人为國際工人兄弟会的五个前負責人和兩個普通會員向哥倫比亞區的美國上訴法院提出了上訴。上訴法院一

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決定撤銷了登記令，並且訓令顛復活動管制委員會撤銷司法部長的請求。顛復活動管制委員會答應照辦。

國際工人兄弟會保險客戶保護委員會發表聲明說，這一決定是“前國際工人兄弟會的保險客戶和它的會員的一次辯白和勝利”。這個委員會代表着國際工人兄弟會的成員進行了反對取締國際工人兄弟會和爭取一項平等的再保險合同的鬥爭，也在顛復活動管制委員會進行了鬥爭。

國會中的各種政治迫害委員會

真納委員會 雖然由於麥卡錫的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不斷的大事宣揚而使其他委員會有些相形失色，可是，有兩個歷史較久的調查委員會卻從來沒有中斷過它們對男女工會會員、教育工作者、牧師、自由主義者團體和其他團體的迫害。

在第八十三屆國會期間，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曾舉行過許多次的聽證會，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麥卡錫分子、印第安納州共和黨人威廉·埃·真納。在這些聽證會中，使用了聯邦調查局雇用的許多告密者，這些人也曾經為麥卡錫效勞過，或者是在史密斯法審訊中充當過証人。一九五四年一月，參議院投票決定撥給真納委員會二十二萬八千美元的經費，支持它目前的政治迫害運動。

真納委員會的專長是反勞工活動，它列舉了七個工會作為調查的對象，但是，到現在為止，這個慌憚的計劃只實現了一小部分。它遇到了許多困難，因為學校教師、工會會員和其他的人根據防止自陷法網的憲法修正案第五條拒絕

回答有关他们的政治关系的问题。

真納委员会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向参议院提出的正式报告中，把它的“调查所得”以告密者伊丽薩白·本特來所講述的故事为基础。本特來在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向联邦调查局講述他的那些故事，一九五三年又在真納委员会加以重复。真納委员会的报告沒有提出一点证据來証明被指为“間諜”的人实际上从事过那些間諜活动。报告認為，任何人如果援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那就“証明”罪名是真的，虽然事实已經一再証明，那些被誣告的人完全有理由來援用这一宪法修正案。

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 众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非美委员会”，在第八十三届国会时期，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伊利諾斯州共和党人、众議員哈罗德·赫·伏尔第。这个委员会在一九五三年的政治迫害运动中花了三十万美元，一九五四年又被撥給了同等数目的錢。

过去兩年來，委员会在許多地区進行了毀謗运动，許多人在这一运动中失掉了职业。举例說，一九五四年四月在紐約州的阿尔巴尼举行的听証会上，委员会利用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和告密者約翰·巴特里克·查尔斯，指名阿尔巴尼、聖尼克塔廸、特洛伊和苏拉庫斯的一百二十一个人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期間曾經是共產黨員。这些人中有教員、工会工作者和其他职业的人，他們在一九五四年年的时候都还在这一地区工作，但是，由于委员会的傳訊的結果，他們大多数人失去了职业。

对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進攻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權利法案的一部分；這一條規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被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供詞。”這種不得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詞的特權在英美法律中有三百年的歷史，原來制定這一條是為了防止酷刑逼供，在中世紀時期，酷刑逼供是很平常的情形。

豁免法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日，制定了一項法律，這項法律改變了美國法典中的豁免規定。在司法部長布朗納爾的在美國建立一個警察國家的十點計劃中，這是重要的一項。新法律規定，當一個證人在大陪審團或者國會各委員會中根據憲法修正案第五條拒絕作證的時候，司法部長可以請求聯邦地方法院命令他提供證詞。同時，對證人提供的任何證詞，給他以“豁免起訴權”。

這種“豁免”是不是能夠保護證人免受起訴還是問題，但是，它一定不保護他免于奉命回答關於有關的人的詢問，而這一點他本來是可以拒絕指名的。而且，這也決不會保證某一個州不會根據證詞進行起訴。根據這項新的法律，繼續拒絕作證就足以蔑視法庭的罪名被起訴，以不尊重法官的罪名受到懲罰。

法學院院長的聲明 一九五四年二月五日，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埃爾溫·恩·葛里斯伍德在馬薩諸塞州律師協會發表了一篇演說，這篇演說回答了对憲法修正案第五條的進攻，它是在這方面的最重要的聲明之一。葛里斯伍德認為憲法修正案第五條是一項基本權利。

他說：“防止自陷法網的特權是人類在使自己成為文明的鬥爭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這一特權曾經是思想自由的保障，而且是任何想單單根據思想和見解來進行迫害

的政府的障礙。”(參看埃爾溫·恩·葛里斯伍德著“今日的憲法修正案第五條”，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另參看勞倫特·布·佛朗茲和諾曼·萊德里奇合著“緘默是犯罪嗎？”，載“民族”周刊，一九五三年六月六日。)

最高法院的辯護 在恩斯巴克案中，政府起訴的檢查官說，對憲法修正案第五條的任何援用都意味着犯罪。這種說法受到了最高法院法官的猛烈反駁，其中包括法官法蘭克福特和傑克遜。法蘭克福特說：“今天甚為流行的，就是這樣一種解釋。許許多多的人都認為應用憲法修正案第五條意味着犯罪，其中包括許多應該了解得較好的人。你們回司法部去告訴他們，憲法修正案第五條也是對無辜的人的一個保護。”

共產黨管制法

在八十三屆國會休會前的最後幾天，匆匆通過了一項叫做“一九五四年共產黨管制法”的立法，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漢弗萊—巴特勒法或者布朗納爾—巴特勒法。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艾森豪威爾總統簽署了這項法律。參議院里是一致通過的。在眾議院里，只有兩個眾議員投反對票，他們是紐約州的民主黨人阿布拉罕·穆爾特和北達科他州的共和黨人尤塞·布迪克。

這項法律採取了對一九五〇年的顛復活動管制法的修正案的形態，法律說，共產黨被剝奪“給予根據美國司法建立的法團的任何權利、特權和豁免權”。因此，共產黨被宣布“不受法律保護”。

這項法律又說，共產黨員應當受到根據一九五〇年的

國內安全法(麥卡倫法)為“共產主義行動”團體的成員規定的懲處。他們不能擔任聯邦職務,也不能在“防務”工廠擔任職務;他們不能獲得美國的護照。他們必須向司法部長登記,或者被處以五年徒刑和一萬美元的罰金。

在這項法律中,為了確定一個人是不是共產黨黨員,或者是否參加過共產黨,列舉了十四項要點,或者說是“定義”。這些標準是如此模糊而廣泛,以至任何人如果與任何進步團體和事業那怕是有一點點關係,都可能被大肆搜捕。這十四點是由眾議員馬丁·戴斯(得克薩斯州民主黨人)在大約十五年前、也就是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初期第一次制定的,當時戴斯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

同工會的關係 根據這項法律,工會或者事業團體如果發現受到“共產黨的滲入”,就要被剝奪掉在國家勞工關係局進行集體談判的合法地位。這方面將由顛復活動管制委員會根據美國司法部長的請求來確定。調查的結果由法院加以復審。

一個工會如果“基本上被一個人或者幾個人所指導、管轄或者控制”,而這些人據說現在或者在過去三年內,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工作,它就會被認為是受到了“共產黨的滲入”。

根據另一項規定,一個工會或者其他組織,如果正在或者曾經充當幫助共產主義運動的工具,或者是充當妨害美國的軍事力量或者妨害為它的武裝部隊提供需要物質的工業能力的工具,就會被認為受到了“共產黨的滲入”。根據這一條款,製造軍用品的工廠的任何罷工,都可能表示這個工會是“共產黨滲入”的工會。

法律的這一部分體現了以前的漢弗萊—巴特勒法,這

个法是由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議員胡伯特·赫·漢弗萊和馬里蘭州共和党参議員約翰·姆·巴特勒發起的，它受到了有組織的勞工的廣泛反对。根据這項法律，司法部長可以提出控訴，指責一个工会受到了“共產党滲入”。然后，顛复活动管制委員會即对這項指責举行听証会。如果它确定指責屬实，那末它就可以發出命令（要經過法院复審），这种命令事实上可以把工会摧毁。因此，顛复活动管制委員會被賦予了禁止一个工会利用國家勞工关系局的权利。

一个工会被剥夺了向國家勞工关系局上訴的权利后，它就既不能对雇主提出控訴，也不能在集体談判議訂合同选举中獲得投票权。一个工会如果不得到当权政党的認可、“批准”，它就不能够繼續存在。法律中这些反工会的条款，顯然是針對着一九四九年被开除出產联的独立進步的工会的。在爭取提高工資、改善劳动条件和保护會員权利的斗争中，这些工会是取得了最大成就的工会。

不僅是工会的刊物，而且全國的報紙都对這項法律是不是符合宪法提出怀疑。

对顛复活动管制委員會案件的影响 根据顛复活动管制委員會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日的裁決，共產党被命令根据一九五〇年的國內安全法（麥卡倫法）進行登記。一九五四年四月，这个案件向哥倫比亞区美國上訴法院提出了上訴，根据法院的要求，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重新進行了辯論。被告的律師認為，新的共產党管制法宣布共產党不受法律保护，因而使國內安全法成为無效。他們宣布，一个政党根据一項法律沒有合法地位，那末就不能根据另一項法律又要它登記。但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訴法院以二对一決定維持要共產党進行登記的顛复活动

管制法。

史密斯法的案件和審訊

司法部長布朗納爾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吹噓說，共產黨的八十一个領導人已經根据史密斯法被判罪。到一九五四年底為止，总共已經有一百一十五人根据这一法律被起訴。

这个在一九四〇年作为外國出生者登記法通过的法律，是由出名的南方反动分子、弗吉尼亞州民主党众議員霍華德·吳·史密斯提出的。它的思想管制条款使得“陰謀”教唆或者鼓吹以武力或暴力推翻政府、或者組織一个团体來進行这样的教唆都成为非法。

美國公民自由同盟南加利福尼亞支会的律師阿·勒·威林和紐約律師协会的賽姆·羅森溫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一期的“民族”周刊上發表文章論到这些案件的起訴時說：“沒有一个共產黨黨員或者負責人是因為犯了任何这些現行罪而被起訴的，相反地，整个陰謀法律却被援引來定罪(最高五年)，罪名只是被告非法同意在將來像共產黨那樣鼓吹和教唆、或者組織……。起訴是根据联邦調查局雇用的告密者和共產黨的脫黨分子的報告來進行的，由他們來指明被告是不是共產黨黨員和黨的負責人，而这些人是被在共產黨的各种集会上看到的。……陪審委員一直在根据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推論，來定被告的罪，如像記錄所表明的，这些人從來沒有說过他們什么时候是共產黨員，即使是共產黨員的話，他們也只不过說些許多公民在每天所說的話。”

共產黨的領導人被監禁起來了 首先被用这种方法審

訊和定罪，而且被判了刑的人，是共产党的十一个領導人，其中有九个人已經被关進了監獄（參看“美國勞工實況”第十一卷）。他們的刑期有七个人是五年，葛斯·霍尔是八年。后者現在被囚禁在堪薩斯州的利文渥斯，他在一九五一年在墨西哥作为一个政治逃亡者被捕，在紐約受審訊，以“蔑視法院”罪被加判了三年徒刑（總計八年）。罗勃特·格·湯普遜現在被囚禁在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城，他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在加利福尼亞州被作为一个政治逃犯逮捕，在紐約受審訊，除原來的三年徒刑外，又被以蔑視罪加判四年徒刑。

十三人案的上訴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四日，紐約地區的美國上訴法院維持根据史密斯法在紐約對另一批共產黨領導人的原判。後來這一案件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这十三个人和他們受到的判決如下：亞歷山大·畢特爾曼、伊麗沙白·葛萊·弗林、維克托·季洛姆、阿諾德·約翰遜、佩蒂斯·佩里、亞歷山大·特拉騰堡、路易·溫斯托克，各三年徒刑和六千美元罰金；喬治·布萊克·查尼、伯特·甘內特、艾伯特·弗·蘭農、雅各布·明德爾、威廉·溫斯東，各兩年徒刑和四千美元罰金；克羅迪亞·瓊斯，一年零一天的徒刑和兩千美元罰金。

律師瑪麗·考夫曼和哈里·沙契爾，在阿·勒·威林和前法官戴伯特·伊·麥茲格的協助下，根据許多理由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訴。他們據理力爭說，主審法官愛德華·杰·迪摩克曾經告訴陪審團說，他們可以把審訊時不在場的、而據說同被告有關的其他人的行動和言論，當作不利于被告的證據。律師們還指出，審訊時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被告對美國有“清楚而現實的危險”。上訴書還認為，陪審團的組成是

不適當的，而且受到了賄賂。上訴書還說，被告是在主要由美國政府自己製造的歇斯底里和威嚇氣氛下交付審訊的。

在這一上訴向最高法院提出期間，被告繼續付以高額的保釋金。原來的保釋金是每人一萬美元，而後來增加到二萬五千美元。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美國最高法院拒絕審理這一案件，十三個被告中有十二個人即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開始服刑。路易·溫斯托克在根據麥卡倫法下的一項罪名被審訊後，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被關進了監獄。

巴尔的摩六人案 在美國最高法院拒絕頒發巴尔的摩史密斯法案件的訴訟文件移送令(即准許上訴)後，這個案件中所有的六個被告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都被關進了監獄。這六個人和他們被判的徒刑如下：喬治·阿·邁耶斯，弗吉尼亞州彼得斯堡人，徒刑四年；羅伊·漢德·伍德，肯塔基州阿斯蘭德人，徒刑三年；莫里斯·布拉維爾曼，賓夕法尼亞州路易斯堡人，徒刑三年；道樂賽·羅斯·布魯堡，西弗吉尼亞州安德遜人，徒刑三年；菲力浦·法蘭菲爾德，佐治亞州亞特蘭大人，徒刑五年；法蘭菲爾德的妻子麗錦娜·法蘭菲爾德，西弗吉尼亞州安德遜人，徒刑兩年。她在一九五四年十月被釋放。

匹茲堡案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共產黨在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城的五個領導人被聯邦地方法院判決有罪，他們被法官拉貝·馬爾斯以“陰謀鼓吹暴力推翻政府”的罪名，各判處五年徒刑。

這五個人是：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共產黨前主席史迪夫·奈爾遜；黑人領袖彭加明·勞·卡里阿瑟斯；“工人日報”記者詹姆斯·赫·多爾遜；西弗吉尼亞州共產黨前主席

伊尔文·魏思曼；匹兹堡地区前劳工组织者威廉·艾尔伯逊。这几个人中除了卡里阿瑟斯外，其他所有人的保释金都提高了；多尔逊提高到三万美元，其他三人各提高到四万美元。卡里阿瑟斯因患严重的肺病，以两万美元的保释金获释。所有五个人的案件都向第三区的上诉法院提出了上诉。

魏思曼和艾尔伯逊因为在审讯时有三次拒绝指名别人是共产党员，被加判六十天的徒刑。患严重心脏病的安德鲁·翁达在这一案件中也被告，但是对他的审讯是同其他的人分开进行的。

洛杉矶十五人案 根据史密斯法的思想管制条款被控的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案原来的十五个人中，有十四个人在一九五二年八月被判罪。对第十五个被告马丽·伯那德特·道埃尔的审讯是分开进行的，因为她患有重病。十四个人各被判处五年徒刑和一万美元罚金。

这十四个人以高达两万美元的保释金获释，把他们的案件向第九上诉巡回法院提出了上诉。这十四个人是：加利福尼亚州共产党主席威廉·斯奈德曼、奥勒塔·奥康诺·叶芝夫人、弗兰克·斯派克特、弗兰克·卡尔逊、欧纳斯特·福克斯、露丝·契尔宁·库斯尼兹夫人、亚尔·瑞奇蒙、洛丽泰·斯代克夫人、卡尔·伦伯特、本·达布斯、亨利·史坦堡、桃尔赛·希莉·康纳莱夫人、菲列浦·康纳莱和亚尔培·杰·李马。叶芝夫人因为多次拒绝提供别人的情况，被以“蔑视”罪加判四年徒刑，她对这一点也提出了上诉。

夏威夷七人案 夏威夷檀香山的七个史密斯法受害者，全部被認為有“罪”。一九五三年七月三日，法官瓊·魏

格把其中六人各判处五年徒刑和五千元罰金。第七个被告爱琳·藤本夫人被判三年徒刑和兩千元罰金。

这六个人是：國際碼頭与倉庫工人工会的区域主任杰克·霍尔、查尔斯·藤本、“檀香山紀事”周刊編輯孝次·有吉、杰克·木元、德怀特·詹姆斯·弗里曼和約翰·恩斯特·里恩奈克博士。所有这些人在提出上訴期間都繳保釋金獲釋。

西雅圖案 西北部的四个男人和一个妇女被宣告有違反史密斯法的罪，并且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被法官威廉·林德堡判以最高的刑期五年徒刑。此外，有一个人被判处五千元罰金，其余的人各被判处一千元罰金。这些被控告的人中有一个是國際木材工人工会(屬產联)第二十三区分会前副主席卡萊·拉遜，他在承認他在一九四六年脫离了共产党后被开釋。尽管他被釋放了，工会却没有恢复他在工会的职务。

这些被告最后以总数十万零五千美元的保釋金獲釋，他們向第九上訴巡迴法院提出了上訴。这五个人是：亨利·普·哈夫、巴巴拉·哈特尔、約翰·达斯巴赫、黑人領袖保罗·米勒·鮑温和“人民世界报”西北部編輯台里·培塔斯。第六个被告威廉·杰·潘諾克在六个月的緊張審訊中中途死去。巴巴拉·哈特尔在審訊中变成了告密者，提供不利于別人的証詞。

除了西雅圖的这一主要案件外，約翰·达斯巴赫、台里·培塔斯和華盛頓大学前教授赫伯特·菲利浦斯因为拒絕對別人作証，被以“蔑視”罪各判处三年徒刑。

底特律六人案 密执安州底特律市的六个人，自一九五三年十月开始經過四个月的審訊后，被認為有違反史密

斯法的罪，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九日被法官弗蘭克·阿·皮卡德判處長期的徒刑和每人一萬美元罰金。

這六個人和他們被判的刑是：曾在汽車工人工會（屬產聯）第一五五地方分會當了十年業務代理人的納特·甘萊判以最高的刑期五年徒刑；海倫·溫特爾（史密斯法受害者卡爾·溫特爾的妻子）四年徒刑；“工人日報”記者威廉·艾蘭四年徒刑；小托馬斯·德·丹尼斯四年半徒刑；騷爾·韋爾曼四年八個月徒刑；菲利浦·沙茲四年四個月徒刑。他們都向上級法院提出了上訴。騷爾·韋爾曼和菲利浦·沙茲都因為在審訊時拒絕密告別人而被分別加判六十天和三十天的徒刑。

聖路易案 聖路易地區的五个史密斯法受害者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受審訊。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被宣布有罪，六月四日被法官羅伊·吳·哈波爾判處了長期徒刑。詹姆斯·弗·弗萊斯特、電氣工人工會前領導人威廉·森特納、羅勃特·曼尼威茲和黑人領袖馬克斯·阿·墨菲各被判處五年徒刑。桃樂賽·弗萊斯特夫人被判三年徒刑。

由於法官哈波爾拒絕保釋上訴，墨菲、曼尼威茲和弗萊斯特被監禁了三個 month，但是，最後所有的人都各以兩萬美元的保釋金獲釋，以待上訴。

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透露，在對聖路易案件中聯合電氣工人工會的國際事務代表威廉·森特納的史密斯法審訊中，司法部竟然使十一个受雇的告密者出庭，由於他們在這個和其他案件中的作証，他們共獲得七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元四角八分美元，旅費和其他開支還不在內。分肥最多的是職業証人約翰·勞特納，共一萬九千美元。奧巴代·瓊斯獲得一萬一千二百一十美元，保羅·克魯區九千六百

七十五美元，約瑟夫·斯科迈尔八千九百六十五美元。

俄亥俄州案 在这个案件中，有十个人在一九五三年十月被起訴，他們的審訊定于一九五五年举行。被告是：約瑟夫·布蘭特、罗伯特·甘貝尔、馬丁·坎西、盧塞尔·貝森考特、約瑟夫·姆·道夫尔、戴維德·卡茲、弗列达·卡茲、埃·克·格林菲尔德、安东尼·克馬雷克、乔治·華特和弗蘭克·哈斯馬尔，后者已經因为所謂違反摩托車登記法而被囚禁了好几个月（后来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起被宣誓釋放）。

其他起訴 在宾夕法尼亞州費拉特尔費亞，有九个人在經過將近五个月的審訊后，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三日被根据史密斯法宣布有罪。到一九五五年三月，法官还没有对要求進行重新審判的申請作出裁决。这九个人是：約瑟夫·庫茲馬、罗伯特·克隆斯基、約瑟夫·罗伯茲、本加明·魏斯、戴維德·戴維斯、托馬斯·納布雷德、伊尔文·卡茲、謝尔曼·拉波維茲和詩人、“工人日报”記者華尔特·洛温費尔斯。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康涅狄格州有七个共產党領導人被捕，在六月被联邦大陪審团根据史密斯法起訴。这七个人是：席德·泰勒·錫弗尔曼、阿弗雷德·馬德尔、塞得尼·萊斯尼克和約瑟夫·狄蒙，上述各人都是新哈文人；此外还有特倫布尔的杰克·高德林、哈弗特的杰姆斯·斯·泰德和旧塞布魯克的罗伯特·克·埃金斯。他們在被囚了好多个星期后，最后以高额保釋金獲釋。對他們的起訴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被法官罗伯特·安德遜取消，理由是陪審团選擇不当。但是，政府对这些人提出了新的起訴。

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和二日的科罗拉多州案中，美國司法部逮捕了七个共產黨領導人，他們是：阿瑟·巴里、安那·科里亞·巴里、哈罗德·謝別林、路易斯·約翰遜、巴特里夏·布勞、約瑟夫·威廉·謝勒和他的妻子梅亞·謝勒。所有這些人都被根據史密斯法起訴。起初，每個人被要求十萬美元的保釋金。最后有四个被告減少到了一萬五千元。但是，阿瑟·巴里、安那·科里亞·巴里和路易斯·約翰遜被囚禁了好幾個月，最后這三個人共以七萬美元的保釋金獲釋。審訊在一九五五年四月開始。

黨籍條款 史密斯法在第一條第二款下包括有一項大家都知道的“黨籍條款”，根據這一條，任何人如果“明知其目的，而仍然要成為這樣一種社團或者個人集會的成員，或者是從屬於它”，就是非法。這種社團和個人集會包括有那些“教唆、鼓吹或者鼓勵以武力或暴力推翻或者破壞美國的任何政府”的人。

司法部把這一條解釋為就是指的美國共產黨，因而它大肆逮捕共產黨領袖，其中包括剛服完五年徒刑中的三年半的伊爾文·鮑達希；芝加哥共產黨領導人克勞德·萊弗特；共產黨立法問題負責人艾伯特·勃魯堡；新澤西州共產黨領導人馬薩·斯東·阿塞爾；北卡羅來那州的尤尼亞斯·斯卡爾斯。鮑達希在一九五五年三月被放逐出境。

在這些初步被審訊的案件中，克勞德·萊弗特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芝加哥被陪審團以七票判決有罪。尤金·但尼斯、約翰·蓋茲、杰克·史塔徹爾、約翰·威廉遜和卡尔·溫特爾在服了三年半以上的徒刑后，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被釋放，只有根據黨籍條款才能够把他們再加逮捕。他們被允許保釋在外，等候根據第二個罪名審訊。

小本杰明·杰·戴維斯在从泰尔·豪特的联邦監獄獲釋后，又因为他拒絕指名其他的人是共產黨員，而被以蔑視法院的罪名送到匹茲堡服六十天的徒刑。

窩藏案 一九五三年八月，共產黨領導人、曾經得過勳章的戰時英雄羅勃特·格·湯普遜在加利福尼亞州被作為政治逃犯逮捕起來，同時，還有另外五個人被捕，罪名是他們“窩藏”了湯普遜。他們起初被要求付出巨額的保釋金，每人從兩萬美元到七萬五千美元。

這五個人是：塞德尼·史坦恩，他以前在紐約曾被根據史密斯法起訴；卡爾·羅斯、塞繆爾·科爾曼、洛杉磯的希萊·克里曼和科羅拉多州丹佛的巴特里夏·布勞。他們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二日在舊金山聯邦地方法院受審，法官是路易斯·埃·固德曼。審訊結果，巴特里夏·布勞獲釋。史坦恩和科爾曼各被判處三年徒刑，羅斯二年徒刑，希萊·克里曼一年徒刑。

各州的案件和審訊

奈爾遜案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否決了對匹茲堡勞工領袖、西班牙戰爭退伍軍人史迪夫·奈爾遜的二十年徒刑的判決。奈爾遜曾被以違反賓夕法尼亞州一九一九年的“叛亂法”的罪名，判處了徒刑和一萬美元的罰金，此外還加上這一陷害案中的全部法庭費用。高等法院以四對一票裁決，認為聯邦的史密斯法應當替代州的法律。法官查爾斯·阿·瓊斯書面寫出的多數法官的意見，反駁了提出奈爾遜原來的罪名的法官密契爾·穆斯曼諾的意見。瓊斯還批評了州的“叛亂法”的條款，這

項法律容許私人以個人身份提出罪名。

奈尔遜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同詹姆斯·赫·多尔遜和安德魯·翁达一起，在这个叛亂法案件中被提付審訊的，但是在他因為一次偶然事故而折斷腿後，他的案件便同其他人的案件分開進行了。儘管身體上遭到了這一巨大的不幸，從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審訊開始時起，到一九五二年七月判決時止，奈尔遜始終在為自己辯護。

多尔遜和翁达在經過八個月的審訊後，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在這一州的案件中被宣布有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日，六十八歲的多尔遜被法官亨利·奧布連判處二十年徒刑和一萬美元罰金。他在美國最壞的監獄之一、賓夕法尼亞州布勞諾克斯的阿列芬尼縣感化院服了將近五個月的徒刑後，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獲釋，以待提出上訴，保釋金是兩萬美元。

翁达因為患嚴重的心臟病而在紐約住院，他沒有被判刑。由於在匹茲堡被起訴的迫害，無疑他的心臟病是加重了。如上面所指出的，奈尔遜和多尔遜是根據史密斯法被判罪的匹茲堡共產黨五個領導人中的兩人。

馬薩諸塞州案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日，在馬薩諸塞州有七個人被根據一九一九年通過、並在一九五一年經過修正的該州防止騷亂法控以“陰謀推翻”馬薩諸塞州“政府”的罪名。馬薩諸塞州在一九五一年宣布共產黨為非法。

這七個人是：安·布拉克·丁普遜、奧蒂斯·阿契爾·胡德、艾地茲·阿伯爾、巴巴拉·羅森克朗茲、小弗蘭克林·普·柯里爾、赫伯特·伊·齊默曼、丹奈爾·勃恩·謝麥爾（他比其他的人晚被捕幾天）。

胡德在被捕的同時，他的珍貴的藏書也被沒收了，其中

有杰斐遜、林肯、羅斯福、威廉·茲·福斯特、列寧和馬克思的著作，有兒童文學、詩集和藝術品，還有各種期刊。胡德在這以前已被以一個“陰謀”罪名處以一萬美元保釋金。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羅克斯伯利地方法院檢查這些書的時候，地方檢查官說這些書應當作為“顛覆性”的東西燒掉或者毀掉。但是，一個黑人陪審員愛德華·歐·高爾丁裁決在胡德家里沒收書籍和期刊是不合法的，必須把它們歸還原主。

路易斯維爾陷害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一個異想天開的陷害案中，在路易斯維爾有五個人被根據肯塔基州一九二二年通過的陰謀串通犯罪法交付審訊。這五個人是：卡爾·布拉登；安尼·布拉登；七十九歲的退休的內河航船的船長伊·歐·福特；駕駛員工會（屬勞聯）會員弗爾農·包恩；電氣工人工會（屬產聯）會員路易斯·盧布卡。審訊時布拉登不在，他是路易斯維爾“快報”的編輯。

這五個人被控“陰謀”搗毀一對黑人青年夫婦安德魯·華德和卡洛特·華德的房子，他們的房子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被炸毀。布拉登在一個附近全是白人的地區購買了這所房子，把它轉讓給了華德夫婦。房屋是在一陣三K黨式的恐怖運動后被炸毀的，布拉登在房屋被炸毀后參加了抗議和要求警察實行保護並進行調查的運動。

調查變成了迫害，後來並繼之以對“騷亂”的起訴。州檢查官硬說爆炸是“共產黨”陰謀的一部分，這種陰謀是要“促成一次政治革命，製造、煽動種族不安和白人同黑人之間的仇恨”。一批名譽掃地的告密者，其中包括本杰明·基特勞、列納德·派特遜、馬休·斯維蒂克、莫里斯·馬爾金和曼寧·約翰遜，充當州的証人，可是，他們自己却不知道

被告是誰。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路易斯維爾刑事法庭陪審團判卡爾·布拉登鼓動“騷亂”罪。他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和五千元罰金。布拉登提出了上訴。伊·歐·福特和其他人的審訊延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以待高等法院對州的叛亂法作出決定。

一些蔑視案

关于憲法修正案第一條 新聞記者、“梅隆的百萬財產”、“古根海斯”和其他等書的作者哈維·奧康諾，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四日被傳到參議員麥卡錫的小組委員會去作証。他拒絕回答關於他的政治見解的問題，他所根據的理由是：“根據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我的寫作、我的著述和我的政治見解同這個委員會沒有法律關係。”

奧康諾並沒有要求憲法修正案第五條規定的防止自陷法網的特權。可是，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他被聯邦大陪審團告發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犯了蔑視美國參議院罪。奧康諾以前是石油工人工會（屬產聯）的宣傳事務負責人，他的態度受到了該工會的支持，工會保證全力支持他。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科利斯·拉蒙特被傳到了麥卡錫的委員會。他所著的“蘇聯各族人民”一書在一九四六年由哈考特—布拉斯公司出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軍事情報處曾在一本小冊子里把這本書列為它的材料來源之一（不是像麥卡錫所說的引用）。拉蒙特引用憲法修正案第一條關於對言論和出版自由的保護和美國政府的三權分立

制度为自己辩护。他对麥卡錫委员会是否有法律或者憲法权力來調查他的政治信仰或者个人事务表示怀疑。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四日，拉蒙特、艾伯特·沙多威茲和阿布拉罕·安格尔被联邦大陪審团控以蔑視參議院罪。他們中間沒有一个人在作可能使他們陷于法網的回答方面利用憲法修正案第五條的特權。沙多威茲是新澤西州的一个工程师，他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被傳到麥卡錫委员会作証时，曾經援用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拒絕回答一些問題。他說，艾伯特·愛因斯坦博士曾經勸他不要同这种國會調查合作。

阿布拉罕·安格尔是紐約的一个律師，他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被傳到麥卡錫委员会，他根据法律的和憲法的理由，同样拒絕回答这类問題。

厄姆斯派克案 尤利斯·厄姆斯派克是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独立工会)的財務主任，他在一九四九年拒絕回答众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的一个專人小組委员会向他提出的关于他个人的信仰和社会关系的問題，因此而被判有蔑視罪。他被判六个月的徒刑和五百美元罰金。

厄姆斯派克曾援用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和第五條拒絕回答这些問題。一九五四年一月，在美國最高法院辯論他的上訴时，他的律師曾經試圖以違反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和第五條为理由，推翻对他的判決。

这个案件是美國最高法院第一次審查的关于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在政治关系方面的权力的案件。最高法院被要求決定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是不是保护証人在國會各种委员会里的权利。一九五四年六月七日，最高法院把厄姆斯派克的上訴交回重議，但是案件被拖下來了。

威廉·勒·派特遜案 一九五四年，民权保障大会执行書記威廉·勒·派特遜在五個月內被兩次关進監獄，這是以同一个“罪名”進行双重迫害的前所未有的例子。他兩次都因為沒有提供他本來就沒有的那種記錄，而被控以蔑視法院罪。

从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起，派特遜在丹布利拘留所服刑九十天。在服刑期滿釋放的時候，向他提出了一個同過去向他提出的相同的要求，要他提供并不存在的記錄。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愛德華·溫菲爾德再判他徒刑九十天，并且被立即关進監獄。可是，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國上訴法院以二對一票推翻了這一判罪，派特遜在服了六十九天的刑后獲釋。

迈阿密的調查 一九五四年五月開始，在迈阿密發動了政治迫害運動，反犹太主义似乎要对这次政治迫害運動負主要責任。达德縣的大陪審團在“調查共產主义”中傳訊了二百多個人，其中有一百八十五個是犹太人。迫害的主要目标是迈阿密的犹太人文化中心。

三十一个人(除兩人外都是犹太人)因为拒絕回答有关他們的政治信仰的問題，而被判蔑視法院罪，并且每人處一年徒刑，关進达德縣的監獄。法官喬治·埃·霍爾特不准保釋，他像达德縣的州檢查官喬治·阿·布勞蒂安一樣的頑固而不講道理。后者在大陪審團里要求迫害任何匿名在当地的“每日新聞”上發表文章的人。这三十一个人中有七個是婦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对十四個案件作出了裁決，裁決認為，根据憲法修正案第五條，被告可以拒絕回答這類問題。这个裁決結果使三十一个人都獲得釋放。可是，尽管如此，恐怖和逮捕却在繼續

進行，他們許多人都又被逮捕起來了。

在新罕布什尔州 政府前經濟學家、哈佛—威廉斯學院的教員、現任“評論月刊”的兼任編輯保羅·斯威茲，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在一次秘密聽證會上第一次出現在新罕布什尔州首席檢查官路易斯·克·魏曼的面前。這是對違反該州“顛复活動管制法”進行的調查的一部分，這個法律是在一九五一年通過的。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以及後來的六月三日的同樣的聽證會上，斯威茲說明他從來不是共產黨人，也從來沒有鼓吹過暴力推翻政府；可是，他拒絕回答有關他的政治見解和關係的問題。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新罕布什尔州麥里馬克縣高等法院的聽證會上，斯威茲和新罕布什尔大學的英語副教授古恩尼·赫·達基特被命令回答問題，否則就要援用蔑視法。達基特被迫回答了。斯威茲拒絕回答，他被判定有蔑視法院罪，并被判決監禁，直到他洗清他的蔑視罪名為止。後來他以一千美元的保釋金獲釋，把他的案件向上級法院提出了上訴。

“蔑視”案中的律師 紐約的律師哈里·沙契爾和新澤西州紐瓦克的律師阿布拉罕·伊塞曼，在一九四九年在法官哈羅德·爾·麥迪納審訊共產黨十個領導人時因“蔑視法院”被定罪并且處了徒刑，因而被取消了律師資格。但是，在向美國最高法院的上訴中，兩個人都贏了。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最高法院以六對二推翻了永遠不准沙契爾在聯邦各法院當律師的決定。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四日，最高法院又以四對三推翻了它先前的不准伊塞曼在聯邦法院中任律師的決定。但是，它拒絕推翻它不准伊塞曼在新澤西州各法院中任律師的決定。

底特律的黑人律師小喬治·吳·克羅基特在一九四九年審訊共產黨十個領導人的案件中以蔑視法院罪名服了四個月刑，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又被密執安州巡迴法院的三個法官加以公開譴責。這些法官支持密執安州律師團的建議。

陷害羅森堡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朱利葉斯·羅森堡和伊斯爾·羅森堡在紐約州奧錫寧新監獄里被電刑處死。儘管全美國以及全世界各地都提出抗議，反對執行死刑，可是艾森豪威爾總統却充耳不聞。

新的証據表明，伊斯爾·羅森堡的兄弟大衛·格林格拉斯在對他倆的作証中作了偽証。但是，美國最高法院像它對以前的六次上訴所一再做的那樣，以各種借口拒絕重審這一案件。在執刑的前兩天，即六月十七日，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奧·道格拉斯發布了暫緩執刑令，以便審查和確定主審法官伊爾文·考夫曼是不是有權處死刑。法官道格拉斯指出，根據一九四六年的原子能法，地方法院沒有權力處死刑，除非陪審團作出這種建議。但是，道格拉斯的命令馬上就被首席法官文生的行動推翻了，文生為了這個目的，在六月十八日破例召開了最高法院的特別庭。第二天，死刑執行了。

最高法院法官雨果·勒·布萊克支持法官道格拉斯的暫緩執行的命令，後來法官費里克斯·法蘭克福特又表示支持道格拉斯和布萊克，他承認最高法院從來沒有被給予時間對羅森堡案進行適當的考慮。

在为挽救罗森堡夫妇的生命而發出呼吁的成千上万的人中，有著名的科学家。其中之一是原子科学家哈罗德·尤里博士。他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二日打电报給艾森豪威尔总统說，格林格拉斯对罗森堡夫妇的証詞是“明顯的伪証”。格林格拉斯承認他是一个特务，他提出了不利于罗森堡夫妇的主要証詞，可是却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來証实他的証詞。他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而始終堅持自己是清白的罗森堡夫妇，却被处了死刑。（參看威廉·阿·盧本著“原子間諜騙局”。）

在执刑前几天，美國監獄局總監詹姆斯·維·本奈特奉司法部長布朗納尔的命令，訪問了罗森堡夫妇，向他們提出，如果他們“招認”，就建議減刑。他們回答說：“即使在死亡的痛苦威脅下，我們也不會作伪証和对暴君放弃我們作为自由美國人的权利。”他們遺留下兩個幼兒，当时一个十一歲，一个九歲。

罗森堡夫妇是一九五〇年在紐約市被起訴，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被判处死刑。他們在新新監獄死囚牢房里被关了兩年多。他們的律師伊曼紐尔·赫·布洛克曾經花了三年的时间奔走营救他們，布洛克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因心臟病逝世，当时他五十二歲。

索貝尔案 同陷害罗森堡案密切相关的是摩爾頓·索貝尔案，他在一九五一年四月被判处三十年徒刑。他被关在加利福尼亞的阿尔卡特拉茲監獄，这是一个拘押殺人犯和重大刑事犯的監獄。爭取罗森堡案公正裁決全國委员会正在設法爭取重審索貝尔案。“哥倫比亞法律評論”（一九五四年二月号）在分析罗森堡案時說：“即使認為判決最后是有有效的，而像最高法院所表現的那樣如此匆匆地對他們

作出決定，這一點是否適當仍然是可疑的。”

著名科學家、一九三四年諾貝爾化學獎金得獎人哈羅德·尤里說，在他看來，羅森堡—索貝爾案的審訊是“美國司法的惡例，……證據是由公開承認的同謀者提供的。沒有一個法庭來檢查証人的可靠性的問題。”（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

對外國出生者的進攻

自從一九五二年以來，從美國司法部發出的反外國出生者的歇斯底里，其目的就是要加緊驅逐出境，剝奪國籍，和對一千一百万歸化入籍的美國公民和三百万非公民的權利，展開其他進攻。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司法部長宣布，司法部將援用一九五二年的華爾特—麥卡倫移民及國籍法的規定，根據政治上的理由，設法把一万二千個非公民驅逐出境，並且剝奪一万个公民的國籍。

為了替實行這個計劃奠定行政基礎而採取的一個步驟，就是把移民和歸化局的人員和機構軍事化。一九五四年五月，在美國陸軍里服了四十年役的退休了的約瑟夫·斯溫中將被任命為移民和歸化局局長。同年八月，弗蘭克·巴特里奇少將被任命為斯溫的助理。十二月，斯溫宣布按照近乎軍事的方針把移民和歸化局加以徹底改組，同時加強該局人員在國內各地的調動。

企圖替大批驅逐出境和剝奪國籍建立政治基礎的另一個行動，是司法部長在一九五三年四月向顛復活動管制委員會提出的請求書，他要求顛復活動管制委員會命令美國

保护外國出生者委员会，根据麥卡倫法登記为“共產党陣綫”組織，从而使这个組織不受法律保护。二十三年來，这个組織一直为保护外國出生的美國人的民主权利而奋斗。

華尔特—麥卡倫法是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效的。在不断發生的公开要求取消或者修改这个法律的活动，出現了一个有極重大意义的發展。成百的团体和成千的个人都表示反对这个法律。由于公众的这种情緒，結果在一九五三年八月有三十二个國會議員提出了勒曼—塞勒法案，主張取消这个法律。可是，國會中的反动派联合阻撓了在一九五四年对这个法案采取行动。

陰謀 華尔特—麥卡倫法的最危險的預謀，是关于非公民如果未能履行這項法律的模稜兩可而且顯然無害的条款，就要被認為犯了違反這項法律的“罪”，而处以罰金和徒刑的規定。这些可能招致犯罪的行动中包括在十天內未向有关方面报告住址的改变，在每年一月份未向司法部長报告自己的住址，或者未能隨身携帶外國出生者登記証。

威斯康星州苏必利尔地方的克納特·海基南，因为在下令把他驅逐到芬蘭后沒有去申請簽證，經過審訊后在一九五四年四月被判处十年的監禁。海基南已經六十四歲，十年的監禁实际上等于处以死刑。費拉特尔費亞的米基·盖茲，因为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一月沒有向司法部長报告住址，被判六个月的徒刑。這兩個案件的上訴都还懸而未决。

驅逐出境 根据華尔特—麥卡倫法的以政治原因進行驅逐出境的办法，已經有三百四十多个非公民被捕。他們中間有很多人都在六十五歲以上，一生中大半的時間是住在美國的，在其他地方也沒有親戚。他們大多數人都一直

在積極參加勞工和進步運動，因此而現在面臨着被驅逐出境，不得不同他們的家人和朋友分開。

過去兩年來，在美國歷史上最廣泛而危險的大批驅逐出境運動中，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被驅逐到了墨西哥。這些被驅逐出境的人（實際上是被帶到邊境然後推到墨西哥境內去）在美國國內對墨西哥共產黨人進行的大批搜捕中，曾經被逮捕過，逮捕的時候並沒有拘票。他們被剝奪了保釋的權利、申訴的權利和延聘律師的權利。

剝奪國籍 過去兩年來，司法部建議取消六十多個歸化的美國人的公民身份。按照華爾特—麥卡倫法，只要根據一種極其微不足道的理由，就可以取消一個人的公民身份，而不管他變成公民已經多長時間。舉例說，曾經在紐約當過教員的伊塞多爾·比干，在一九二四年成了美國公民，已經有三十年以上的時間，可是，他却面臨着被剝奪國籍的危險。在這方面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案件是在一九五四年開始的國際碼頭與倉庫工人工會主席哈里·布里治的案件，二十年來，司法部一直在設法以某種借口來陷害他。

殺害和陷害黑人

在全國各地，警察和其他的人隨便槍擊和屠殺黑人工人的情況繼續着。這種對黑人的屠殺從技術意義上來說並不被認為是“私刑”。一九五三年底，亞拉巴馬州的塔斯奇基學會在作連續兩年的第二年的報告中報道“美國沒有發生私刑”。可是，這個學會指出，其他“諸如投擲炸彈、放火、威脅和恫嚇”等超出法律範圍的行動發展了。“私刑”是用槍和炸彈進行而不是用繩子了。

亞拉巴馬州的奴隸制 在毗鄰密士失必州的亞拉巴馬州波埃茲地方的迪亞爾農場里，有四個黑人被劫持作奴隸，其中有一個人在一九五三年五月被打死。一九五三年九月九日，聯邦大陪審團以綁架和劫持黑人作奴隸為罪名，對七個白人進行起訴，其中有六個是迪亞爾家族的人。

赫伯特·湯普遜是設法從迪亞爾農場逃出來的黑人之一，他被鞭打得如此厲害，以致兩天后就死了。對迪亞爾家族的起訴是，控告他們付出對黑人囚犯的罰金，然后又強迫這些黑人在田間工作把錢賺回來。一九五四年五月，聯邦法院判處弗烈德和奧斯卡·迪亞爾有罪，罪名是把黑人工人置於“非自願的奴役和勞力償債制”的狀態。在亞拉巴馬州的歷史上，這樣的定罪是第一次。

陷害黑人工人 在美國南部，每年都發生許多迫害黑人的事件，如像陷害性的審訊、“強奸”案件和處死黑人工人等。這是對美國黑人的壓迫的一部分。在美國其他各地，也有黑人成了陰謀陷害的受難者，或者是因為他們並沒有犯的“罪行”而被處死。

刺里的五十一歲的黑人斯派勒，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刺里中央監獄的毒氣室里被處死。他在一九四七年被一個全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判決犯有“強奸”一個白人婦女罪。在北卡羅來納州，從來沒有一個白人因為強奸罪被處死過。斯派勒一直堅持他是清白無罪的，他花了六年時間設法使上級法院重審他的案件。一九五三年四月，美國最高法院以七對二票（法官道格拉斯和布萊克不同意）裁決斯派勒會受到公正的審訊。二十二歲的黑人克萊德·布朗，也是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這同一天，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毒氣室里被處死，罪名也是“強奸”

一个白人妇女。

費拉特尔費亞皮毛工会的會員、二十七歲的黑人弗萊契尔·米尔斯，被引渡到亞拉巴馬州的杜斯卡洛薩，并且在一九五三年十月被判处十年徒刑，原因是他曾对一个白人進行自衛。这个案件要追溯到一九四五年四月，那时米尔斯是亞拉巴馬州的一个分益農，由于一个白人的牲口踩了他的庄稼，他表示不滿，于是这个白人就毆打他，还揚言要用槍打死他，但是，米尔斯逃走了，跑到了北方。他在費拉特尔費亞被联邦調查局的特务逮捕，但是，在民权保障大会的帮助下，他進行了斗争，官司打了九个州的和联邦的法院，并且兩次打到美國最高法院。

二十歲的黑人本尼和二十一歲的黑人劳埃德·拉伊·丹尼尔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在北卡罗來納州刺里地方的州毒气室里被处死。他們是表兄弟。这兩人的罪名是在一九四九年搶劫和殺死一个出租汽車的白人司机，他們是受一个白人陪審团審訊的。他們在監獄的死囚牢房里呆了五年，在这期間，他們的上訴一次又一次地不是因技術原因受到阻撓，就是被駁回。他們是被根据打字机所打的“供詞”定罪的，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們都是文盲。这种供詞包括在他們在法庭上曾經加以否認的声明里。

二十六歲的華尔特·李·欧文，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挽救他的生命的上訴中失敗了，佛罗里达州的寬赦局拒絕推翻他的死刑。他是“佛罗里达州的李特尔·斯卡茲包罗案”中最后幸存的被告。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裁決維持在格罗夫蘭“强奸”陰謀案中对他的第二次定罪和死刑。欧文是一九四九年被控攻击一个白人妇女的四个黑人中的一个。兩個和他一起被控訴的

被告厄納斯特·托馬斯和薩繆爾·謝菲德，在前往法庭的途中被警察打死了。

威斯萊·羅伯特·威爾斯案 加利福尼亞州聖魁丁監獄的囚犯、四十四歲的黑人威斯萊·羅伯特·威爾斯，因為用一個痰盂投擊一個監獄看守，被判決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在州的毒氣室裡處死。這個監獄看守後來好了。威爾斯在死囚牢房渡過六年以後，他的死刑被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院根據州長古德溫·奈特（共和黨人）的建議，改為無期徒刑，不得假釋。其所以如此，是由於民權保障大會發動加利福尼亞成千的工會、牧師和其他的人提出了抗議。威爾斯因為少年的過失已經服了二十五年徒刑。

迫害教員

三年以來，由於各種政治迫害委員會的活動和忠誠調查，在許多州里，有三百個以上的教員失掉了職業。現在，至少有二十六個州要求忠誠宣誓。

在紐約 單是在紐約市，就有二百多個公立學校的教員以及學院和大學的教授，因為拒絕回答有關他們的政治信仰的問題，而被趕出了校門。他們不是被停職，就是被解聘，有些人為了免受訊問，寧願辭職或者退休。

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被指責利用教室來進行思想灌輸，而只有一個人（一九五〇年）被指責是共產黨員。他們中間沒有人看到過控告他們的人，也沒有向他們提出過行為不軌的證據。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紐約市教育局解聘了十五個公立學校教員，這十五個人已經很好地共教了三百二十

七年書。教育局的這一行動是根據審判檢查官（現在是紐約州的檢查官）阿瑟·列維特的報告採取的，這個報告一方面建議解聘他們，同時又承認他們過去有優異的教學成績。一九五四年六月，又有兩人被解聘，其中一個是因為所謂在他一九四一年是不是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盟員問題上撒謊，那時候他是十八歲。

在最近的這些解聘教員之前，還有十六次另外的審訊，這些審訊中牽涉到的人也都被解聘了。亨特學院的三個教授，曾經承認過去是共產黨員，他們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二日被高等教育局停職，原因是他們拒絕指出別人。在這個案件以及其他許多案件中，教員被要求成為告密者，否則就失去職業。一九五四年年底，紐約市各學院的其他許多教職員也受到“調查”。

由於國會調查的結果，在紐約市共有三十二個教員和教授被解聘，既沒有向他們說明罪名，也沒有給他們陳述意見的機會。紐約市教員工會（獨立工會）曾經為所有這些人進行辯護。

在西部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在洛杉磯市，有五個公立學校教員被召到市教育局，他們由於拒絕回答有關他們的政治信仰的問題，後來被停了職。另外還有兩個教員被解聘。在聖地亞哥市，哈里·斯坦麥茲博士被州立聖地亞哥學院解聘了。根據加利福尼亞州新的“狄爾渥茲忠誠法”，凡是在各種調查委員會里拒絕回答問題的政府雇員，都要被解雇。一九五三年三、四月間，這些教員和其他的人都曾被傳出席過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洛杉磯舉行的聽証會。奧倫治海岸初級大學的講師克林頓·聖約翰，因為拒絕回答一個專門的學院“忠誠”委員會向他提出的問題，

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被停职。

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教員希都尔·休弗斯夫人在一九五三年八月曾經被市学务委员会訊問。她以她二十七年的良好教學成績來拒絕回答問題，但是，委员会以多数決定解聘她。

在其他地区 在馬薩諸塞州，威蘭德地方的教員安尼·普·哈尔和昆西地方的查尔斯·蔡思，在被馬薩諸塞州共產主义調查委员会傳訊后，在一九五四年五月被停职。

在費拉特尔費亞，由于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的政治迫害，四个公立学校教員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三日被学校教育局解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这个教育局曾停了二十六个公立学校教員的职。到一九五四年六月底，所有这些人 都被解聘了，尽管这种行动曾經遭到教育局兩三个委员的反对。費拉特尔費亞田普勒大学前哲学系主任巴罗斯·鄧罕博士，因为在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里拒絕回答問題，起初被停职，后来又在一九五三年九月被解聘。

在密执安州，密执安大学的三个教授赫·詹德勒·戴維斯博士、克里門特·勒·馬卡特博士和馬克·尼克尔遜博士，在一九五四年五月被該大学的校長哈蘭·哈特契尔停止了教职。这件事是在他們在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進行的調查中拒絕回答有关他們政治信仰的問題之后立即發生的。

在底特律，市立韋恩大学的兩個教授吉拉德·哈里遜博士和伊尔文·斯坦因博士，因为在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在底特律举行的听証会中拒絕同它“合作”，在一九五四年五月被停职。底特律公立学校的几个教員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停职，并且不支給薪水。

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有九个教員被根据州長丹·索尔頓(共和党人)的命令解聘，既沒有提出正式的罪名，也沒有讓他們陈述意見。科罗拉多州教員联合会(屬勞联)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宣布，这九个人中，它爭取到了讓五个人陈述意見。

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员会主席、印第安納州共和党人、參議員威廉·埃·真納，一九五三年六月在芝加哥举行了听証会。芝加哥大学的一个講師西德尼·杰·索科拉尔和兩個研究生本杰明·索洛蒙、伊尔文·伊森堡，被召到了听証会上，他們都援用憲法修正案第五条拒絕回答有关他們的政治信仰的問題。在同一个听証会上，堪薩斯城大学經濟学副教授霍拉斯·戴維斯，和这个大学的拉尔夫·斯皮塞尔博士，也根据同样的理由拒絕回答这类問題。戴維斯被停止了教职，后來又被学校当局違約解聘。斯皮塞尔在听証会后辞职了。

一九五三年五月，堪薩斯州立教育学院的吳·勞·坦第教授被解聘，原因只是因为他参加了向前總統杜魯門的公开請願，要求赦免被作为政治犯关在監獄里的共产党領袖。

第四章 美國的工会

美國工会目前号称拥有會員約一千七百万人，差不多等于全部非農業工人的人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个总数当中，据报告美國劳工联合会有一千零三十万人，產業工会联合会有四百万至五百万人。各独立工会差不多有二百万人，其中約五十万人(在后面要談到)是在不屬於劳联的各鐵路工会里；此外还有約六十万人在联合礦工工会；其余的人則在其他的独立工会中。

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美國劳工联合会和產業工会联合会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灘城簽訂了合并协定，这使得二十年來处于分裂状态的这两个工会联合会的約一千五百万工会會員結合在一起。独立的工会沒有包括在內。

这两个工会組織同意通过合并在美國建立一个“將保存每一个附屬的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工会的完整性”的統一的工会中心。参加合并的有一百四十五个以上的工会。美國劳工联合会主席乔治·米尼將領導这个目前还没有正式命名的新的工会联合会。但是目前屬於產業工会联合会的三十四個工会却作为一个特殊的部分参加合并，称为產業工会理事会。

一九五三年美國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五日，美國劳工联合

会第七十二届代表大会在圣路易举行。参加这届大会的有七百一十三名代表，代表着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为止已经交纳会费的八百六十五万四千九百二十一名会员。大会对艾森豪威尔政府表示激烈的反对，主要的原因是白宫拒绝履行关于修改塔夫脱—哈特莱法的协议。劳联同时也激烈反对大赠送计划，反对削减社会保险、劳工、住宅建筑、卫生和福利计划。

劳联执行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说：“目前有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政府的基本政策正在进行修改，以投合大企业的愿望。……第八十三届国会第一期会议所采取的行动充分证实了这样一个结论。”

同产联络结的协定 劳联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同产联络结的互不侵犯协定，可是，这个协定对任何一个没有在协定上签字的工会并没有约束力。“纽约时报”在报道大会的一条消息中说，这个协定“对劳联和产联说来都被认为是走向有机的统一的第一个必要步骤”。长期谈判的结果，在协定里规定：属于任何一个工会联合会的工会都不得试图组织或者代表这样一些雇工，即只要“这些雇工已有着一种谈判关系存在于”他们的雇主和属于两个工会联合会之一的工会之间。这个互不侵犯协定在一九五四年六月正式被批准。

开除国际码头工人协会 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劳联代表大会通过了开除拥有六万会员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的决定，并且公布了一个新的章程，主张建立“一个码头工人的组织，建立这个组织的条件和规则应该保证这个组织在它的适当的管辖权范围内由码头的守法分子控制和支配，以免发生行骗、为非作歹、犯罪和贪污的事情”。在开除

以前，國際碼頭工人協會主席約瑟夫·瑞安對大會所作的最后一次呼喚中自稱他是無罪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曾是反對共產黨的。

塔夫脫—哈特萊法和尼克松 艾森豪威爾總統寫了一封信給大會，副總統尼克松還在會上宣讀了這封信，但是由於他們對塔夫脫—哈特萊法採取的立場，他們都遭到大會的敵視。在大會舉行以前，擔任勞工部長的鉛管工人工會主席馬丁·普·德爾金辭去了內閣的職務，因為白宮撕毀了關於把他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同意下所擬訂的十九項塔夫脫—哈特萊法修正案送交國會的協議。

尼克松的演說所博得的是沉寂、嘲笑和喝倒采。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勞聯代表大會對尼克松的反應明白無疑地是敵視的。”

沒有新的血液 勞聯的原有負責人在代表大會上都重新當選了。在討論副主席的提名時，旅館及餐館工人工會主席雨果·恩斯特在大會上說，勞聯正在犯一個嚴重錯誤，因為它沒有給予黑人和婦女以他們應有的領導地位。他說，“我認為，為了促進我們的工人運動的利益，我們必須灌輸一些新的血液，……真的，在數十萬屬於各個不同組織的婦女會員當中，必然有一些婦女有資格代表我們的工業或者我們的工人運動的某一個特定的部分”，而參加執行委員會的工作。他說，同樣地，這一點也適用於黑人的領導問題，除非由少數民族擔任一些負責的職位，否則勞聯將會遭到損失。但是在這屆大會上結果還是沒有一個黑人和婦女被提名。出席大會的只有二十一名婦女代表（其中九名來自屬於勞聯的全國性工會，其餘來自每個單位別有一張選票的地方組織）。黑人代表也只有七名，其中三名來自臥車

侍者工会。

冷战政策 劳联代表大会一般支持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冷战政策，但是对纵容法西斯独裁者和对西德阿登纳政府却比以前更激烈地表示反对，特别是因为后者干涉西德的工人运动。

代表大会表示反对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任何的外交承认或者经济援助，并且把这一点记录在案。大会另一方面则主张美国同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和南朝鲜的李承晚政府缔结条约。

一九五四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到二十七日，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七十三届代表大会在洛杉矶举行。参加这届代表大会的约有七百五十名代表，代表着九十九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工会、四个部门、四十二个州分会、一百四十六个地方的中央组织、四十四地方行业联合工会。此外，还有两名兄弟会的代表参加。据说出席这届大会的所有工会拥有的会员总数为一千零二十万人。以会员纳会费的平均数目来算，劳联最大的工会是驾驶员工会（这个工会在过去一年变得更大），其次就是木匠工会和机器工人工会。

产联的祝贺 会上宣读了产联一封致兄弟般的祝愿的贺信。在劳联的代表大会上宣读产联的贺信，自一九三五年产联从劳联分裂出去以后这还是第一次。产联主席路德在他的信中赞扬一九五四年六月生效的劳联—产联互不侵犯协定，说这是一个“消除美国工人运动内部的磨擦的令人鼓舞的趋势”。大会通过的决议说：“由于互不侵犯协定所产

生的更为和平的气氛，將使得关于統一的談判能迅速獲得進展。”

管轄权的爭执 劳联这届代表大会在劳联的歷史上第一次通过了一个和平解决内部的管轄权爭执的主導計劃。这个計劃的適用範圍是：关系到侵犯的爭执；由于一个工会設法为它的會員覓取正在由另一个工会的會員担任或者指定由另一个工会的會員担任的工作所引起的爭执；关于哪一个工会有权担任那些还没有指定由任何一个特定工会担任的工作的爭执；以及关于哪一个工会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工厂或者工業里組織还没有組織的工人的爭执。計劃規定：当發生糾紛的有关工会不能达成共同協議来解决爭端的时候，双方同意由一个仲裁人來調解，仲裁人拥有最后的裁决权。

經濟綱領 代表大会通过了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一个綱領，要求建筑大批学校、医院和公路；拟訂長期的公共住宅建筑計劃；減輕收入低的家庭的賦稅；提高最低工資額；加强失業津貼制度；鼓勵進行集体談判。此外，綱領还提出一个增加農民收入的長远計劃。

艾森豪威尔的演說 艾森豪威尔是一九三〇年赫伯特·胡佛总统以后第一个在劳联的代表大会上發表演說的美國总统。艾森豪威尔說：劳联“絕對反对各种形式的、不論以什么方式進行威脅的共產主义的歷史，对我說來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們是一致的，我十分相信我們之間不可能有分歧”。艾森豪威尔还吹嘘了一番，說目前正在采用“新立法”和旧立法“根除这一个可怕的陰謀的任何可能的痕迹”。

在艾森豪威尔訪問代表大会以前，正如“紐約时报”（一

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的阿·赫·萊斯金所說的,大會已經“對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施政紀錄作了一次嚴峻的抨擊”,指責艾森豪威爾政府建立了一個為“大企業所有、所治和所享的政府”。

執行委員會的報告說,艾森豪威爾政府和國會都從來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提高廣大的消費者群眾的購買力。“事態的發展已經證明了我們在一年前的警告:大企業已經在華盛頓取得了領導權,……艾森豪威爾政府和它在國會的多數在賦稅方面給公司和投資人以極大的好處。它們把美國沿海的石油資源贈送出去。它們把發展用原子能發電的事業交給私人企業經營。另一方面,在競選時對工人和農民提出的諾言則被無耻地拋棄。”

外交政策 大會根據執行委員會向大會提出的報告通過的關於外交政策的決議,是繼續奉行勞聯反對社會主義的傳統方針。決議就它所說的“莫斯科—北京的‘共處’陰謀”以及“蘇聯的顛復活動和統治”提出警告。決議要求“把同蘇聯勢力範圍的貿易減到最低限度”,並且對“共產黨欺騙性的和平運動”提出警告。大會重申它反對讓它所說的“由外國強加的毛澤東政權”進入聯合國,並且批評英國工黨領袖最近的蘇聯和中國之行。

譴責麥卡錫 大會通過了關於參議員麥卡錫的一項決議,譴責麥卡錫的行為“是對美國傳統的污辱”。決議說,自從一九四六年麥卡錫第一次當選以來,他“在每一個重大的問題上都一直投票反對勞動男女的利益,包括最低工資、社會保險、公共住宅、塔夫脫—哈特萊法、通貨膨脹管制、教育、賦稅和公民權利等等問題”。

一九五三年產業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二十日，產業工会联合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五百六十一名代表，其中黑人代表不到八名。占產联會員人数一半以上的汽車工人工会和鋼鐵工人工会沒有派黑人代表参加大会。

組織報告 產联主席華尔特·路德報告說，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的財政年度，產联参加了二千一百四十一一次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有資格投票的雇工为四十六万四千四百五十一名。產联的工会在其中贏得了一千一百一十四次选举，二十一万七千一百六十五名工人。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產联拥有的會員总数約增加四十五万人。

互不侵犯协定 代表大会通过了同勞联簽訂的互不侵犯协定。在这以前，產联主席路德指出，在兩年的期間内，勞联和產联的工会之間發生了一千二百四十五次侵犯事件，这还不包括它們的任何一方对各独立工会的侵犯。勞联的駕駛員工会被指責比勞联其他任何一个工会進行了更多的侵犯，勞联的机器工人工会也被指責進行很多的侵犯。

大会通过了一項支持新的互不侵犯协定的決議。決議中說：“我們認為，工会之間的互相侵犯不但危害工人的福利，而且也危害公众利益。大多数的侵犯都失敗了，它只造成有关工人之間的不安、不滿和不團結的后果。”

对塔夫脫—哈特萊法的态度 尽管勞工部長詹姆斯·普·密契尔在一个呼吁中为塔夫脫—哈特萊法捧場，并且

敦促產聯对这个法律采取“现实态度”，產聯代表大会还是宣布，它“保證尽它的全部能力和方法来爭取廢除这个不公平的和合理的塔夫脫—哈特萊法”。大会認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政府目前并没有履行他对美国人民所作的庄严保證：修改塔夫脫—哈特萊法，使它成为一个公平合理和不偏不倚的法律”。

立法綱領 大会宣布，在國會下一期會議中，它將提出下列要求：積極地擬訂一个促進日益發展的經濟的經濟計劃；改善公平劳动标准法，包括規定每小时的工資最低为一元二角五分美元；改善关于社会保險的法律和提高失業津貼；擬訂全國保健計劃；統一工礦衛生、安全与工人補貼的标准与規則；擬訂巨大的住宅建筑計劃；修改稅收制度并且反对任何形式的銷售稅；实施一項包括合理的价格支持、農業貸款和土壤保持的農業計劃；重建貸款機構以幫助小企業；把農村电气化管理局的撥款被削減的部分恢复；加强保护公民自由以及廢除華尔特—麥卡倫移民及國籍法等等。

政治問題 美國勞工部的“勞工評論”月刊（一九五四年一月号）关于大会的報告說：“政治問題加上对联邦政府的批評似乎是（大会）最关心的事情。”不滿的情緒不但“表現在主席路德的報告和在会上提出的許多決議中……而且也表現在許多發言中。关于政治行动的決議列举了產聯对联邦政府和第八十三屆國會的批評，有十一篇發言支持這項決議，比其他任何決議獲得的支持都要多”。大会通过決議，決定收集產聯每一个會員每年自願捐募一美元的捐款。

公民自由和國內安全 像往常一样，关于這個問題的

決議長篇大論地論到“俄國的侵略”和“共產主義威脅”，但是決議接着說，麥卡錫、麥卡倫和真納“正在有意識地和別有用心地設法利用對蘇聯侵略的恐懼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他們的武器是半真半假的东西和弥天大謊”。

決議關於政府的安全和忠誠調查的部分認為：“數以千計的聯邦調查局的特務繼續在浪費時間。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一個間諜案或者不正當地利用政府文件的案件被這些忠誠和安全調查發現。”

決議要求國會檢查和修改史密斯法和顛復活動管制法，並且表示“繼續反對國會各種委員會任何限制思想自由、出版自由、集會或結社自由的法律或活動……”。

一九五四年產業工會聯合會代表大會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六日到十日，產業工會聯合會第十六屆代表大會在洛杉磯舉行，參加這屆大會的有五百多名代表，代表着約四百六十萬會員。產聯主席路德報告說，在這一年中有一個新的工會加入了產聯，這個工會就是擁有五萬二千會員的機器教育協會。

路德報告說，在到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的一年內，產聯的工會參加了有關二十七萬九千八百三十七名工人的一千四百五十五次集體談判選舉，產聯在其中的七百四十五次選舉中獲得了勝利。

路德報告說，在產聯比較大的工會中，汽車工人工會目前擁有一百四十萬納會費的會員；鋼鐵工人工會擁有一百一十五萬七千六百五十八名會員（這些會員是由二千零三十家同工會簽訂了合同的公司雇用的）；紡織工人工會去年

在八十四家工厂赢得了选举，取得一万工人的代表权；成衣工人工会的“穩步增長和發展”仍然在繼續着。

同劳联的合并 代表大会責成產联負責人尽快爭取同劳联合并。关于合并运动，大会指出，在去年簽訂的互不侵犯协定是劳联和產联这两个工会联合会的各工会都打算合并的一个标志。当时在產联的三十三个工会中已經有三十个工会簽訂了这个协定，劳联一百一十一个工会中也有七十五个工会簽訂了这个协定。

產联的負責人被責成拟訂一个“以自由民主的工会运动原則为基礎”的合并計劃。路德在他向大会作的报告中說，產联是在“謀求建立那种將會促進成長而不是引起停滯的合并。我們是在設法促進而不是放棄產联賴以建立和成長的那些原則”。

政治行动 產联的政治行动委員會的报告說，在一九五四年的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員會“同劳联和其他良好的政治組織進行了很好的合作”。同时，在許多地区，政治行动委員會“目前被認為是自由派候选人所得到的支持的主要來源之一，它的各項建議獲得了那些不是工会會員但是却支持自由派候选人的选民的重視”。

运输工人工会主席密歇尔·杰·奎尔指責說，產联已經变成了民主党的騙子的尾巴，他敦促考慮首先在一个州再而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一个“產联的真正独立的政党”。產联主席路德虽然曾經一度是建立一个劳工政党的强有力的鼓吹者，他这次却反对这个建議，硬說过去組織第三党的企圖“都遭到可悲的失敗”。他認為，这样一个党在美國是不需要的，因为在美国並沒有像在歐洲存在的那种“高度固定的和階級的社会”。

經濟政策 关于經濟政策的決議要求：提高工資（包括在可以实行的地方实行每年有保証的工資）；通过一些关于賦稅的立法來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联邦所得稅法关于个人免稅額最后应提高到收入一千美元免稅所得稅）；把联邦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額提高到每小时一元二角五分美元；加强社会保險法；建立全國健康保險的制度；增加失業津貼的數目和延長領津貼的期限；在今后二十年內每年至少建筑兩百万所住宅，以消除貧民窟和不够标准的房屋以及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加强包括价格支持制度在內的農業計劃；采取放寬信用的政策，特别是用这个办法來鼓勵小企業；实行全國性的充分就業計劃，同时对陷入長期困难的地区（例如宾夕法尼亞州的無烟煤礦地区，新英格蘭的紡織業老城鎮和伊利諾斯州南部的采礦業城鎮）給予特別的援助。

決議还要求实行一个“廣泛的公共工程計劃”，包括建筑大批学校、医院、公路、飛機場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設備。

关于对工厂工人的政治迫害 產联主席路德在他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年度报告中說，政府工作人員和生產軍火的工厂中的工人的处境“在过去十二个月中已經進一步惡化”。在提到共和党所謂在政府雇員中已經發現有七千名“危險分子”的指責的时候，路德报告說：“在这七千名所謂危險分子当中，沒有一個人被發現是共產党黨員。”他指出，防务工厂的工人目前必須填寫和簽署一份調查表，說明他是不是曾經屬於目前列在司法部長“顛复”組織名單上的二百四十個組織中的任何一个組織，或者是否同屬於其中任何一个組織的人有关系；如果情况不符則要受“偽証罪”的处分。路德表示担心調查表提供的情况將會落入雇主之

手，因为“雇主可能利用他們獲得的‘对別人有害’的情报來迫害战斗性强的工会人員”。

公民自由 代表大会宣称：“目前已經是在公民自由的战綫上進行反攻的时候了。”大会建議國會指定一个兩院联合委員會“來調查各地發生的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大会要求这个委員會“重新檢查四十年來國會关于处理共產党問題的全部立法”。檢查的目的之一是从法典上廢除“所有限制人民의思想和言論的联邦立法”。

大会說，一九五四年共產党管制法中关于要求“确定和打击‘共產党滲入’的工会的部分，是走向國家控制所有工会的危險的第一个步驟”。

福利和养老基金 大会通过了道德行为委員會的一个报告，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利用福利基金的营私舞弊行为。报告要求拟訂管理福利基金的标准，“如果証明有必要的話”，还應該通过一些規則來保証对这些基金的管理公正無私。大会在这方面要求進行的改革包括：基金的審核至少半年進行一次；在工会領薪金的基金保管委員或者管理人員不得領津貼；对于那些不起服务作用的保險商人不給費用。

國際碼頭与倉庫工人工会

國際碼頭与倉庫工人工会报告說，它始終是一个强大的和起作用的工会，虽然它已經被產联开除了五年，虽然美國当局二十年來一直企圖把它的主席哈里·布里治驅逐出境，虽然在塔夫脫—哈特萊法的官司中它耗費了將近八百万美元，虽然其他工会（特别是劳联的駕駛員工会）对它進

行了無数次侵犯。

这个工会的报告說，西海岸的碼頭工人目前的工資平均每小时为二元八角五分美元，每周的工資在一百美元以上，每年工資在五千美元以上。工人們每年可以休假三个星期。工人和他的家屬享有廣泛的医药照顧。在最近，根据一个試驗性的計劃，工人子女在十五歲以前还可以享有牙医的統籌待遇。工人在年老时每月預期可以領到一百美元养老金，此外还有社会保險，并且終身享受医療照顧。目前領养老金的人有一千七百多名，占工作人数百分之十以上。

夏威夷的碼頭工人在过去兩年爭取到一个使他們可以早日达到同他們的西海岸兄弟工資平等的目标的合同；他們贏得了一个廣泛的医療計劃和养老金計劃，这些計劃規定他們除了社会保險以外每月还可以領到七十五美元。工人們，特別是那些菲律賓籍工人，如果希望終久返回祖國，他們还可以整批地拿到他們不斷積累起來的养老津貼。

这个工会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举行了第十屆兩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宣布一九五三年为“倉庫年”的決定。旧金山的倉庫工人又贏得了工資的提高和一項福利計劃。奧克蘭的終点站工人也贏得了一个每月一百美元的养老金計劃。

代表大会就战争經濟通过的決議要求“發展一些补充計劃”，包括同中國和其他國家進行大規模的貿易，增加用在建筑住宅、医院、学校和电力工程方面的开支。另一項決議抨击麥卡錫分子，指出他們的开黑名單、訛詐和偷听電話的办法“甚至使他們的參議員和众議員同僚也变成了驚弓之鳥”。

國際碼頭与倉庫工人工会的國際执行委員會在一九五

四年二月的會議上号召各地方分会努力爭取取消對中國的禁運和擴大國際貿易，並且尽可能地同其他工會和企業家合作以達到這個目的。

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五四年九月的會議上斥責布朗納爾—巴特勒法，指出這個法律企圖剝奪工會會員主持工會的權力。委員會說：“我們堅決要動員我們擁有的每一種力量來反對任何阻止這個工會繼續根據它的會員的決定來擬訂自己的政策的企圖。”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美國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於哈里·布里治以及他的同事羅伯遜和史密特的第二個判決。這就結束了第四次陷害布里治的案件。在四天以後，國際碼頭與倉庫工人工會夏威夷的區域主任傑克·霍爾被判有違反史密斯法罪。夏威夷的兩萬四千工人罷工抗議這個判決。

一九五三年七月，出現了再次陷害布里治的第一個威脅。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司法部刑事司司長華倫·奧爾尼第三宣布，他打算再次控訴布里治。而要剝奪布里治在一九四五年最高法院第一次作出有利於他的判決以後所取得的美國公民籍乃是一個民事案件。如果美國政府的做法得逞的話，那末它可以採取行政步驟把布里治驅逐出境。

國際碼頭與倉庫工人工會的碼頭部同東海岸的碼頭在各種問題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國際碼頭與倉庫工人工會認識到紐約—新澤西碼頭委員會對西海岸的工人雇用站的潛在威脅，並且設法同東海岸訂出一個共同的合同期滿的日期。在一九五四年春季紐約碼頭工人舉行罷工的時候，獨立的國際碼頭工人協會的布魯克林地方分會派了一個代表團來訪問西海岸，並且在地方分會的集會上發表演

說。國際碼頭與倉庫工人工会的各地方分会捐了一万多美元來援助正在罢工的紐約碼頭工人。

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美國众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到西海岸進行檢查。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碼頭工人在旧金山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罢工來迎接这个委员会，國際碼頭與倉庫工人工会并且在委员会举行听証会的市政廳前举行了群众大会。

國際开采冶煉工人工会

尽管在过去兩年中遭到了雇主、政府机构以及進行侵犯的工会的一連串攻击，國際开采冶煉工人工会还是为它的会员爭取到許多利益。它在爭取大大提高工資和福利津貼方面贏得了勝利，并且同这个行業的其他工会在工作上建立了更密切的团結，此外还在洛磯山地区选出自由派國會議員的选举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國際开采冶煉工人工会还帮忙拍攝以它的一部分会员的生活为主题的得獎电影“社会中坚”，并且通过建立加拿大开采冶煉工人委员会和把更多的少数民族的代表选進國際执行委员会的措施加强了它的内部結構。

在过去兩年(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通过集体談判而贏得的勝利是每小时的工資提高了八分美元。在一九五四年针对肯納各特銅公司和安納康达銅礦公司的以公司為范圍的罢工中，工会除了爭取到提高工資以外，还从這兩家大公司爭取到数目可觀的福利津貼。

肯納各特銅公司的工人在罢工兩個星期以后贏得了一個具有独特的“巨大醫療福利津貼”条款的新的保險計劃。

除了尺度比較寬的通常的福利津貼以外，这个計劃还規定在工人一旦患重病时，超过“通常福利津貼”的一切費用的百分之九十由公司負擔，數目不得超过五千美元。工人的家屬也包括在这个計劃的適用範圍內（这是第一次这样規定的）。按照这个計劃，除了雇員所納款項——單身漢每月一美元，有家屬的雇員每月三元五角美元——以外，公司負擔一切費用。

安納康達銅礦公司工人為時九個星期的罷工使得以前實行的養老金計劃大大修正。修正後的計劃規定，除了社會保險福利金以外，工人每任職一年每月的福利金提高一元七角五分美元，期限是三十年。以前，計劃只硬性規定一個最低數目——往往也是最高的數目，就是說，每月包括社會保險在內只有一百美元的保證。除此以外，工人獲得的另一好處是：“永久殘廢”的福利金提高到每月至少有七十美元。

侵犯 國際開采冶煉工人工會在過去兩年中遭到四十多次侵犯，其中三十五次的結果造成了舉行國家勞工關係局所主持的選舉。在它的基本管轄權範圍的選舉中，約有一萬七千五百工人的集體談判代表權仍然歸于國際開采冶煉工人工會，但是它却喪失了二千三百名工人的集體談判代表權。侵犯國際開采冶煉工人工會的至少有十四個不同的工會；進行侵犯最多的是產聯的鋼鐵工人工會和聯合汽車工人工會。

鋼鐵工人工會企圖奪去國際開采冶煉工人工會在安納康達銅礦公司的兩個重要的地方分會（蒙大拿州的彪特礦工工會和安納康達冶煉工人工會），但是這個企圖遭到了失敗。鋼鐵工人工會最初曾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去了這

两个分会差不多全部(只差一个)职位的职位,但是,最后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的会员团结起来支持他们的工会。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举行的这两个地方工会的联合机构的选举中,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以二比一的多数击败了钢铁工人工会。

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举行的另一次安纳康达铜矿公司的选举中——这次选举涉及安纳康达铜矿公司的子公司美国铜矿公司在康涅狄格州陶陵顿的工厂——钢铁工人工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都展开了竞选。最后的选举结果是: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得四百三十五票,钢铁工人工会得一百八十八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得一百七十七票。在一年以前,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在美国铜矿公司陶陵顿厂和安桑尼亚厂的选举中也同样地遭到失败。

政府的攻击 在最近几年,政府机构一直在表明它打算瘫痪或者破坏这个有六十二年历史的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的意图。凡是麦卡伦委员会在一九五二年七月的听证会来不及管的地方,司法部和国家劳工关系局都插手来管。在一九五四年国会选举举行前五天,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的财务主任莫里斯·埃·特拉维斯以六条罪名被控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所谓不根据事实填写塔夫脱—哈特莱法所规定的宣誓书。特拉维斯在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填写这种宣誓书,以后还填写过六次这样的宣誓书。

在提出这个控诉前几个月,显然是滥用职权的国家劳工关系局曾经发表了一个审讯调查人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一个毫不足信的调查结果,硬说特拉维斯在一九四九年没有忠实填写宣誓书,并且硬说工会会员是知道这件事的。

这个报告实际上是認為國際开采冶煉工人工会每一个會員都參加这样的陰謀——对工会必須遵守塔夫脫—哈特萊法的規定陽奉陰違。这个报告据說是根据國家勞工关系局的听証会而提出的，在举行听証会以前曾經有过另一份審訊調查人的报告，这个报告認為在这个案件涉及的一家公司（精密科学公司）曾經犯有采取不公平的劳工措施的罪行，因为它拒絕同拥有正式代表权資格的國際开采冶煉工人工会進行談判。但是，國家勞工关系局並沒有根据这个調查而采取行动，相反地，它只是把調查的程序变成政治迫害的手段。

在一九五五年二月，特拉維斯辞去了他的工会职务。在这以前，國家勞工关系局曾宣布取消这个工会的代表資格。但是后来，國家勞工关系局被迫同意撤銷这道命令，因为美國上訴法院作出了一个一致同意的裁决（上訴法院曾經以同样理由拒絕了國家勞工关系局宣布取消独立的國際毛皮工人工会的代表資格的命令）。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訴法院在國際开采冶煉工人工会的案件中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命令國家勞工关系局以充分遵守塔夫脫—哈特萊法为条件恢复这个工会的权利。

國際开采冶煉工人工会同时也在保衛克林頓·埃·詹克斯。詹克斯被判罪的罪名是，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不根据事实填寫宣誓書。在一九五〇年，詹克斯是新墨西哥州貝亞德第八九〇地方分会的主席。在他的領導下，这个地方分会曾經采取許多行动進行斗争，反对对墨西哥籍的美國工人采取歧視待遇，其中包括举行了一次反对新澤西鋅公司的为期十五个月的罢工。“社会中坚”这个电影的情節就是描寫这个罢工的事件的。在詹克斯填寫了宣誓書以后，

把他同所謂“共產黨”活動聯繫起來的唯一証詞是由哈維·馬圖索提供的。馬圖索是一個職業的政府証人，他後來承認他那時是在說謊。

勞工團結 國際開采冶煉工人工會一九五三年在聖路易舉行了代表大會。代表大會採取行動號召會員們在那些國際開采冶煉工人工會喪失了集體談判代表權的企業中加入目前擁有代表權的任何工會，以便加強反對雇主的共同鬥爭。

在集體談判和政治行動方面，這個工會也成功地同其他工會作了協力工作的安排。它幫助建立了“安納康達銅礦公司各企業工會代表全國會議”。在過去兩年中，勞聯、聯合電氣工人工會和國際開采冶煉工人工會的一萬八千名工人的代表曾經通過這個會議，擬訂出共同的要求并在同公司進行一切談判時互相配合。

國際開采冶煉工人工會也在較小的規模上在肯納各特銅公司的各企業中同勞聯的工會作出了同樣的安排。

美國電訊工人工會

美國電訊工人工會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到十三日在大西洋城舉行了兩年一次的第十二屆代表大會。這個工會的負責人在大會上發表的報告把過去兩年獲得的關於提高工資的成就描述為“遠遠超過了這個國家各個主要工業部門所樹立的榜樣”，並且為美國任何一個地方的國內和國際電訊工人獲得了最高的工資率。

單單在一九五四年，這個工會就為西方聯合公司的工人爭取到每小時的工資提高五分美元到四角二分美元，此

外还建立了一个工资定期地充分自动向上調整的提高工資的制度，消滅了自从一九五一年以來为害工人的重大的工資不平等的現象，增加了遣散費的数目，提高了养老金的最低标准，爭取到养老金計劃的其他改善以及增加了其他福利待遇。

据报告說，美國电訊工人工会同美國無綫电公司簽訂的合同所規定的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条件是整個电訊業中最好的。这个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談判簽訂的合同規定直接的現金福利金平均每小时为二角美元，送信員也可以領到福利津貼，确定了由于一旦合并而引起解雇时的特別遣散費的标准，以及增加額外的补貼。

在一九五三年，这个工会同西方联合海底电綫公司簽訂了合同。合同規定每小时的工資提高八分美元到一角四分美元，增加夜班补貼費和擴大补貼范圍。它同时改善了本來已經是全国最好之一的养老金計劃。根据在一九五四年四月簽訂的为期兩年的合同，西方联合海底电綫公司的那些提高工資还没有到最高限額的工人在一九五四年每小时的工資提高一角二分美元，在一九五五年每小时工資也提高一角二分美元。那些本來工資已經提高到了最高限額的工人每小时的工資在一九五四年則增加九分美元，一九五五年增加六分美元。此外，現行的合同擴大了付給加班工資的范圍，進一步改善了养老金計劃，并且規定了在这个工業一旦發生合并时保證所有雇員的工作和工資率的办法。在美國电訊工人工会的合同下，其他公司的雇員的工資和工作条件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指出，在过去兩年的时期內，这个工会成功地發動了一个重大的运动，阻止了國際無綫电

与电报工业中会引起失业的合并；参加了挫折西方联合公司整批关闭分公司和办事处的计划的大规模运动；同时，工会还争取得到法院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保护一切工会不受大陪审团的迫害性“控诉”，此外还争取得到另一个法院决定，这个决定阻止了国家劳工关系局用要求工会填写一些不在现行法律范围内的宣誓书的办法来骚扰工会。此外，工会还成功地对国会各种委员会污蔑工会的企图进行了反击。

一九五四年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要求国会调查被控告破坏公众利益而促进唯利是图的公司利益的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废除布朗纳尔—巴特勒法、塔夫脱—哈特莱法、麦卡伦的国内安全法和移民法；并且指责政府目前对基本宪法权利的侵犯。

美国联合电气、无线电与机器工人工会

在一九五四年，美国联合电气、无线电与机器工人工会（简称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在电气、无线电与农业机械工业中代表着约三十万工人。这个工会在集体谈判和政治行动的战略上继续执行它的战斗纲领。在一九五四年，这个工会发动的主要运动之一是反对用来进行侵害劳工权利的布朗纳尔—巴特勒法。

在一九五四年，联合电气工人工会也领导了一个反对迁移工厂的运动，并且要求国会进行全国性的对迁移工厂的调查，因为迁移工厂“不但威胁我们的工业和许多其他工业中的工人，而且也威胁由于雇主迁移工厂而陷于荒蕪的一个又一个城镇里的工人”。反对迁移工厂的斗争的一个高潮，是纽约布鲁克林美国保险刀公司一千四百工人发

动的反对雇主把工厂迁到沒有工会的南方的运动。美國保險刀公司的工人發动了一个全國性的“不買美國保險刀公司的產品”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迫使公司至少也要对那些由于迁移工厂而生活沒有着落的工人付贍养老金和遣散費。

尽管在电气工業中劳工运动陷于嚴重分裂的状态,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在集体談判中还是獲得了勝利,使工人每小时的工資平均增加五分美元,并且还獲得其他一些好处。同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西万尼亞电气公司以及通用電纜公司締結的全國性合同都是在一九五四年簽訂的。

由于塔夫脫—哈特萊法使工会的組織活动陷于癱瘓,联合电气工人工会遭到了其他工会的許多次侵犯。一九五四年,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在通用电气公司、英格索尔—蘭德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渥新頓抽水机公司、愛迪生公司、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布勞—克諾克斯公司、阿·斯·坎貝爾与費尔班克斯公司以及摩爾斯公司的許多工厂中都击退了其他工会的侵犯。但是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在斯契奈克塔迪的通用电气公司工厂的代表权却丧失了,因为它的地方分会領袖被麥卡錫和非美活动調查委員會嚇倒,加入了進行政治迫害的產联的工会。

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繼續不断地为爭取公平就業措施而努力。在今天,这个工会同資方簽訂的合同有百分之八十七載有不准歧視的条款,反对对不同种族、信仰、膚色或者國籍的工人進行歧視。在通用电气公司、愛迪生公司、柏克爾X光公司、主人电气公司和其他許多公司的工厂里,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在把女工工資提高到一般工人的水平方面獲

得許多重大勝利。

联合电气工人工会曾經召开了兩次重大的全國性會議，討論女工的問題。在一九五四年举行的有五百多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全國性會議上，主要的議題是妇女有必要更多地参加反对削減工資、赶快制度、迁移工厂和迫害性的立法的政治行动。

國際毛皮工人工会

國際毛皮工人工会在一九五五年二月結束的一次全体會員特別投票以后，不顧劳联的上層領導分子的反对，准备同劳联的混合切肉工人工会合并。國際毛皮工人工会在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在大西洋城举行了一次特別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將近一致的贊成票批准了一項合并协定，規定它的七万名會員將構成混合切肉工人工会的一个自治部門，其中包括混合切肉工人工会已經在制革業工作的六千名會員。协定还規定所有國際毛皮工人工会各个地方分会的財政和自治权在合并后的工会中將得到保护；新的部門在工会的執行委員會中將有充分的代表权，國際毛皮工人工会的外勤人員將繼續为毛皮工人服务。

关于合并的談判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就开始了。混合切肉工人工会在遭到了一連串的失敗，不能够在那些同國際毛皮工人工会簽訂了合同的制革厂內所举行的國家劳工关系局主持的选举中取得勝利以后，就主动要求举行談判。在举行这次合并談判以前，國際毛皮工人工会在許多罢工中取得了勝利，并且在一些选举中击败了產联和劳联的工会的侵犯。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國際毛皮工人工

会爭取到工人每小时的工資平均增加七分美元。目前國際毛皮工人工会的制革厂工人平均每小时的工資为一元九角美元，而在一九三九年國際毛皮工人工会成立以前，制革厂工人的工資每小时平均只有六角三分美元。尽管毛業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蕭条以及雇主要求削減工資，紐約的大制造中心的毛皮業工人平均每小时的工資仍然維持在三元五角美元的水平上。

國際毛皮工人工会報告說，这些勝利都是在敌对的工会和政府机构对工会進行一連串攻击的不利情況下取得的。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國際毛皮工人工会主席本·高尔德被判有在一九五〇年簽署塔夫脫—哈特萊法的宣誓書時發表假声明的罪以后，这种攻击一直在不断加强。國家勞工关系局的官員曾經以高尔德有罪为借口企圖宣布國際毛皮工人工会沒有代表工人的資格。但是这个企圖沒有成功，因为工会爭取到联邦法院采取行动，宣布國家勞工关系局沒有权力剝奪工会的权利。

鐵路工人工会

一九五四年美國鐵路業的就業人数平均約为一百〇六万二千人，比一九五三年約少十四万四千人。自从战时年份一九四五年鐵路業就業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以來，約有三十五万八千人——即是那时在鐵路業工作的人数四分之一以上——从鐵路業中被开除出來，就業人数的趋势是在不断下降的。（見美國勞工研究协会的月刊“鐵路札記”。）

大多数鐵路工人不是屬於独立的鐵路工人兄弟会，就是屬於工場技工工会，后者大多屬於勞联。四个独立的鐵

路工人兄弟会所擁有的會員人數是这样的：火車司機工会有六万會員；機車加煤工人与机械工人工会有九万八千會員；鐵路管理員工会有三万八千會員；鐵路列車服務員工会有二十一万五千會員。因此，“四大”兄弟会一共拥有四十多万會員。屬於勞聯的最大的鐵路工会是拥有三十万會員的鐵路職員工会；拥有十八万五千會員的鐵路運貨工人工会以及拥有十八万三千會員的养路工人工会。

鐵路業中的黑人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太平洋鐵路公司成了在美國簽訂要实行公平就業措施合同的第一家大鐵路公司。華盛頓州反对歧視委员会主席乔治·赫·萊弗利認為，这个事情是任何一个州反对歧視的組織都從來沒有贏得过的最重大的一次勝利。这家大鐵路公司保證說，它將不会因为种族、膚色或者信仰不同的原故而拒絕雇用或者提拔工人。

佐治亞中央鐵路公司一百多名黑种工人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也贏得了另一个关于公平就業措施問題的重大勝利。这些黑种工人作証說，当他們要受一些訓練并爭取做一些完全由白种工人做的工作的时候，公司和鐵路列車服務員工会拒絕考慮他們根据工龄應該享有的权利。亞拉巴馬州北明翰的联邦法院命令鐵路公司停止一切歧視，公司和工会被責成付給黑种鐵路工人一筆款項，数目相当于他們所拿的工資和他們如果享有平等权利时他們可能獲得的收入之間的差額，这筆差額应以他們提出控告前的一年計算。

在一九五四年的选举以前不久，全國有色人种协進会就开始向華盛頓当局提出了受到种族迫害的黑种工会會員的抗議和关于种族歧視的案件。由于这个緣故，所有鐵路公司为了取得運載美國郵件和貨物的資格而准备簽訂的政

府合同里都列入了下述特别条款：“为了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工作，合同签订人同意不因种族、宗教、肤色或者国籍不同的缘故而歧视任何雇员或者申请工作的人。”

全国黑人劳工理事会在一九五四年发动了一个目的在于扫除铁路工人兄弟会和铁路工业中对黑种工人的广泛歧视的特别运动。它发表了一本有价值的小册子，题目是“让自由在铁路上奔驰”。

反对工会工厂制 在一九五四年，一些铁路公司就工会工厂制提出了控诉。一般说来，这些控诉案都是攻击铁路劳工法的工会工厂制修正案的有效性，硬说执行这个修正案是在州际贸易中使用国会立法权的违宪行为，州的“工作权利”法是禁止签订工会工厂制的协定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都作出了一些决定，这些决定有的是赞成工会工厂制，有的则表示反对。劳联铁路工人部在一九五四年九月报告说，把其中一些案件提交美国最高法院处理可能是必要的。

社会保险的改变 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生效的关于铁路员工退休法的修正案规定：目前已故工人的寡妇到六十岁时就可以领到遗族福利金（以前是六十五岁）；对于工人的不能工作的残废儿女目前不分年龄一律可以领到津贴。

新的修正案把工资的基数从每月三百美元增加到三百五十美元，铁路工人和公司根据这个基数每月各纳百分之六点二五的税。工资基数的提高使得将来的退休福利金和遗族福利金稍为提高，但这一点只适用于目前每月赚三百美元以上的工人，人数只占现在在职工人的约三分之一。一个退休的铁路工人目前每月最多可赚一百美元，而不致

影响他的退休福利金，在以前，他每月最多只能赚七十五美元。

铁路失业保险法所规定的每天津贴也从以前最多的七元五角美元提高到最多八元五角美元。工人在失业或者生病时领到的津贴将不少于他在上一年担任最后的一个铁路业职务时的日常收入的二分之一，数目每星期不超过四十二元五角美元。但是这个新的措施并没有延长以前规定的十八个星期(一百三十天)的领津贴期限。

每小时工资和每周工资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代表约九十万“非业务”铁路工人的十四个工会争取到一个广泛的保健和福利津贴制度，七天工资照付的假日，以及工作十五年后可以享受一星期的三分之一的休假。这个协定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生效，就是在谈判开始后的十八个月生效。

铁路列车服务员工会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也争取到每小时工资提高五分美元，此外，工资的基数还自动调整提高了一角三分美元，并且有一星期的三分之一的休假。这些规定后来都一直成为美国总统的紧急委员会在处理铁路工人案件时作为调解办法而提出的“榜样”。

铁路工人在一九五四年九月每周的工资平均为八十元三角二分美元，在劳工统计局关于三百多个工业部门的生工人平均每周工资的表格中列在第一百零二位。以每小时的工资来计算，铁路工人的收入等级更低，每小时的工资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平均为一元九角四分美元，在企业部门中列于第一百二十五位。比铁路工人收入多的部门的工人是：钢铁工人，平均每小时工资为二元二角七分美元；汽车工人，二元二角四分美元；五金开采工人，二元零八分美元

等等。

工会福利基金

由于一九五四年初的集体谈判的结果，美国至少有一千一百二十九万工人享有某种形式的保健、保险或者养老金计划待遇。这个数目比一九五〇年年中增加了三百六十多万人。在总人数当中，约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工人属于劳联，将近百分之四十三的工人属于产联，其余部分都是一些独立工会的会员。这个总数并不包括“非业务”行业工人中的九十万名铁路工人，这一部分工人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同公司达成协议，赢得了一个捐助性的保健计划。

劳工部调查的工人中大多数人所获得的福利费用完全是由雇主负担的。这包括养老金计划下将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工人和享有保健与保险津贴待遇的百分之六十二的工人。雇主负担的工会福利计划的费用，如果国内税务局同意的话，是作为企业开支而扣除的。在这些计划当中有一些计划规定，雇主在工资项下多拨百分之三，捐作企业福利基金。

在产联一九五四年的代表大会上，一份关于保健、福利和退休的计划表明，由产联谈判的人寿保险计划包括四百五十四万九千工人；意外死亡福利金包括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工人；疾病和事故津贴包括四百四十九万五千工人；医疗待遇包括四百六十二万三千工人。据报告说，在外科手术费方面获得优待的有二百八十五万一千工人，医药费方面获得优待的有二百二十二万一千工人，享有养老金待遇的有三百二十八万三千工人。

在劳联一九五四年的代表大会上，它的报告說：“由于国会和政府并没有采取建設性的行动來帮助工人和他們的家屬以低廉費用享受良好的医療照顧，这就意味着工人必須繼續主要依靠通过集体談判而建立的保健和福利計劃。”

拥有比較有名的保健津貼計劃的工会有：產联的成衣工人工会，劳联的妇女服裝工人工会，西海岸的國際碼頭与倉庫工人工会以及独立的联合礦工工会等。联合礦工工会在医藥和医院計劃方面的福利基金开支在一九五三年差不多有五千六百五十万美元，照顧的病人有二十五万名，其中包括二万五千名嬰孩的母親。社会保險管理局的一个調查报告說明，联合礦工工会把它为医藥和医院費用津貼而設立的基金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一都是用在給工会會員和他們的家屬的实际津貼上的。

在紐約地区，州保險基金会在一九五四年曾經調查了一百三十五个工会的福利基金的情况，調查發現有二十个工会的福利基金“处理得十分坏”，四十一个工会的福利基金的处理“要受到嚴厉的批評”，七十三个工会的福利基金的处理“真正良好”。这个調查的結論說，大多数工会負責人在处理福利基金时都采取負責态度，但有少数人却不是这样。

在这个調查以后，產联采取了激烈的步驟，停止了零售、批發与百貨公司工人工会五个地方分会的工作。一个違抗命令的地方分会由于不同意指定一个管理員給它，結果被零售、批發与百貨公司工人工会开除。產联道德行为委员会表达了劳工运动的普遍意見，它說：“我們从一开始就抱着这样的决心，就是福利基金的管理應該符合处理信托基金的最高的道德准则。”

第五章 勞資關係和罷工

一九五三年的罷工

美國勞工部報告，一九五三年發生了五千零九十一一次罷工和資方為抵制罷工而實行的停工關廠，影響所及的工人約有二百四十萬人。在一九五二年，罷工一共有五千一百一十七次，影響所及的工人約有三百五十四萬人。

一九五三年因罷工和停工關廠而荒廢的工作日一共有二千八百三十萬個，不到一九五二年所荒廢的五千九百一十萬個工作日的一半。一九五三年的總數所以比較少，反映了這一年沒有發生過任何大規模的和拖延甚久的某一個工業部門或者全國性的罷工，例如一九五二年的鋼鐵工人大罷工。

在一九五三年，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罷工主要是由於工資和工作時間的糾紛而引起的，百分之二十二以上則是由於其他的工作條件，包括車間條件和政策、職業保險和工作量等糾紛而引起的。

一九五三年，只有一次罷工“荒廢”的工作日超過一百萬個，這就是加利福尼亞州建築工人的罷工。而在一九五二年則發生過六次這樣的罷工。但是，在一九五三年，有二十八次罷工每一次參加的工人都在一萬人或者一萬人以上，除了加利福尼亞州建築工人的罷工以外，還有六次大罷工延續了一個多月以上。

在一九五三年一、二月間，產聯的聯合汽車工人工會在底特律的布里格斯製造廠舉行了三次時間很短的罷工，抗議工作量過多，參加罷工的工人有一萬六千人；底特律的赫德遜汽車公司一萬一千五百名工人也舉行罷工，抗議解僱工會會員；在南本德則舉行了有一萬七千名工人參加的爭取其他方面利益的罷工。同一個工會還在一次時間較長的罷工（十月到十二月）中取得了勝利，這就是三萬二千工人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和佛列斯諾以及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斯舉行的反對北美航空公司的罷工。

產聯的橡膠工人工會的約三萬六千名會員在一九五三年四月間在十個州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反對美國橡膠公司的罷工，並且贏得了勝利。法斯通車胎及橡膠公司各工廠的二萬五千名工人八月間在七個州舉行的罷工也贏得了同樣的勝利——提高了工資和改善了福利待遇。

建築工人的長期罷工 勞聯三個建築業工會從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一日開始在堪薩斯城（密蘇里州和堪薩斯州）舉行了七十一天的罷工，這是一九五三年發生的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參加這次罷工的二萬二千五百名工人贏得的勝利是：油漆工人每小時工資增加七分五厘美元到一角二分五厘美元。此外，他們還迫使雇主多拿出一點錢用在工人的人壽保險和醫療基金上。

勞聯的磚瓦搬運工人工會的會員從一九五三年六月三日開始在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和中部舉行罷工，這次罷工延續了四十一天。美國總承包商聯合會在這個地區用停工以及停止一切建築工程的辦法來對付罷工，因此，罷工或者被迫停工的工人達到六萬名左右。罷工的結果是工人每小時的工資提高了一角五分美元。在猶他州，勞聯六個工會約

一万建筑工人从一九五三年六月二日到二十九日举行了罢工。他们获得的胜利是：每小时的工资立即提高五分美元到一角五分美元，并且从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开始每小时的工资还再略予增加。

建筑工人的其他一些罢工有底特律劳联两个建筑业工会约三万工人从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到六月中旬的罢工，有些工人的罢工时间还拖得长一些。罢工使木工每小时的工资增加了一角二分美元，油漆工人每小时工资增加一角二分五厘美元；同时，资方用在工人人寿保险基金和医疗福利津贴方面的钱也增加了一些。

纽约报业工人的罢工 劳联的照片制版工人工会的照片制版工人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对纽约六家报馆举行罢工，以支持他们关于每周工资增加十五美元的要求；引起罢工的其他纠纷是工作时间、假日、养老金和福利等问题。印刷业地方工会和产联的报业协会的会员拒绝越过罢工工人的纠察线。在罢工的第三天，“纽约先驱论坛报”停止了出版，因为这家报馆的工人拒绝处理一些发生罢工的报馆作为广告向“纽约先驱论坛报”提供的消息。

由于工会初步接受了关于工资提高三元七角五分美元以及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考虑工人其他要求的建议，罢工在十二月九日宣告结束。报纸发行人同意对报业其他性质的工会也作出同样的让步，并且同所有工会签订了从复工那一天生效的为期一年的新合同。过了若干星期以后，调查委员会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决定提高工资的最高限额为三元七角五分美元。劳联主席乔治·米尼表示不同意，要求把工资提得更高一些和减少工作时间。照片制版工人工会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同六家报馆签订了合同，

合同規定每周的工資增加三元七角五分美元，工作时间为每周三十六小时零十五分鐘。

制罐工人的罢工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日，產联的鋼鐵工人工会約三万三千名會員在七十多个容器工厂（其中有五个在加拿大）罢工，这使得全國大約有一半的罐和容器的生產停止了。美國制罐公司和大陸制罐公司都卷入了这次罢工中。罢工工人要求取消工資差异的現象：在同类工作中女工工資比男工低，南方各工厂的工資比其他地方的低。工人还要求提高新工人的工資。經過了一个多月的罢工，这两家公司答应工人每小时的工資普遍增加八分五厘美元，女工和南方工人的工資另外增加三分美元，以縮小工資差額。

制帽工人的罢工 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勞联的制帽工人工会在康涅狄格州諾瓦克的一千五百名會員对美國制帽公司开始举行罢工，抗議資方把公司的一部分从諾瓦克搬到其他地区的計劃。工会要求为每一个可能因公司某一部門的关闭而遭受損失的工人制訂一項保障三年職業的条款。

諾瓦克厂在十二月重新开工，但是，因为罢工仍然在繼續，生產量很有限。一九五四年二月，勞联主席乔治·米尼說，勞联执行委员会將支持制帽工人，作为全國性的反对迁移工厂的斗争的一个部分。公司方面則說，它打算繼續經營諾瓦克厂，作为公司的生產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个为期甚久的罢工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底結束，双方就公司和工会簽訂为期三年的合同达成了協議。合同規定“在原則上”工人的养老金由公司負担（具体办法留待以后拟訂），增加工資照付的假日的数目以及对任何一个被解雇的工人都要發

遣散費。公司方面撤銷了要求工會賠償損失的控訴，取消了頒布禁止罷工令的要求，並且同意全體工人必須參加工會。

一九五四年的罷工

美國勞工部的初步報告估計，在一九五四年內開始的罷工有三千四百五十次，直接波及的工人約有一百五十萬人，荒廢的工作時只有二千二百萬個左右。一九五四年的罷工次數比一九五三年少三分之一，波及的工人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任何一年都要少。

一九五四年的罷工大多數都是由於工資和同工資有關的糾紛引起的，但是也有一些罷工是由於其他工作條件引起的，這包括職業保險、工作量以及抗議政府的行動等等。

雖然在一九五四年發生的大罷工比以前兩年任何一年都要少，但是仍然發生了十八次有一萬或者一萬以上工人參加的大罷工。勞聯的工會舉行了九次這樣的大罷工；產聯的工會舉行了六次；獨立的工會四次。至於西海岸六萬木材工人的罷工，勞聯和產聯的工會都參加了。

建築工人的罷工 從一九五四年一月中旬到二月中旬，勞聯的七千名木工、水車工和打樁工人在美國西部的愛達荷州北部和華盛頓州東部舉行了一個月的罷工，以支持提高工資的要求。他們贏得的勝利是：每小時的工資從一月一日起增加五分美元，另外從七月十五日開始再增加一角美元。這些工人的新工資從後一個日期起算每小時為二元七角五分美元。在華盛頓州西部，一萬七千名木工爭取到了新的保健和福利計劃，雖然工資沒有提高。

在一九五四年五月，費拉特爾費亞的兩萬建築業工人

由于管轄权的糾紛而举行了二十五天的罢工。密执安州西南部一万九千名木工和裝修木工在五月間也举行了十七天的罢工，这次罢工赢得了每小时工資增加一角二分五厘美元，星期六、星期日和假日工作的工資加倍。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地区一万五千名建筑業工人在五月間罢工八天以后也赢得了每小时工資提高一角二分五厘美元的勝利。在七月，劳联的三万名木工和裝修木工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罢工三天，結果每小时工資增加了七分五厘美元，另外資方还增加对工会的保健和福利基金的捐助。堪薩斯城地区一万二千名鉛管工人和管道鋪設工人从九月七日开始举行了歷时九十一天的罢工，最后的解决办法規定鉛管工人每小时的工資增加一角五分美元，管道鋪設工人每小时的工資增加一角二分五厘美元。

碼頭工人的罢工 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独立的國際碼頭工人协会的約兩万五千名會員在紐約—新澤西地区举行罢工，要求承認工会和重訂合同。这次罢工是在不顧联邦政府宣布了不准罢工的禁令的情况下举行的。

虽然國際碼頭工人协会和八个地方分会以及三个地方分会的負責人員都被控民事和刑事的蔑視罪，但是港口的工作实际上是停頓了。由于联邦政府后來再發出另一道禁令，工人們才被迫在三月三十日复工。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經過了同新成立的劳联碼頭工人工会的一年的激烈斗争以后，國家勞工关系局批准了國際碼頭工人协会作为紐約港兩万五千名碼頭工人的集体合同談判代理人。在十月五日到六日，独立的國際碼頭工人协会約兩万會員再次举行兩天的罢工，并且赢得了每小时工資增加八分美元。

木材工人的罢工 六月二十一日，西北部的木材工人开始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有產联的國際木材工人工会的三个地方分会，地点是俄勒岡州罗森伯、欧給尼和威尔拉姆明納的工厂。在規定的罢工开始時間以前，許多工人就已經离开工作了。工会要求每小时的工資提高一角二分五厘美元，在工作五年后休假三周以及改善其他工作条件。到了六月二十一日，產联和劳联六万多工人在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和內華达州举行罢工。

產联的國際木材工人工会和劳联的伐木鋸木工人工会过去十七年都是分別同資方談判，現在它們保證在罢工一旦發生时互相支援。劳联—產联的若干联合委员会進行了一些帮助从其他工会和福利机构取得罢工救济的工作。經過了八十四天的罢工，劳联和產联的工人在九月間投票贊成接受每小时工資提高二分五厘美元的解决办法。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州長指定的一个小組委员会，曾經建議整个西北部木材業工人每小时工資增加七分五厘美元，但是到一九五五年一月，这个建議还没有得到雇主的同意。

橡膠工人的罢工 一九五四年七月八日，產联的橡膠工人工会約兩万三千名會員在固特异車胎及橡膠公司分布在九个州的十家工厂里举行罢工，要求把每小时的工資提高得比資方所建議的五分美元更高些。在五十一天以后，劳資双方簽訂了每小时工資平均增加六分五厘美元的协定。从八月十三日开始，法斯通車胎及橡膠公司約兩万一千名橡膠工人也举行了二十三天的罢工，并且贏得了同样数目的增加工資。在其他的大橡膠公司，由于資方同意進行談判而避免了罢工，这些公司的劳資双方后来也簽訂了同样的协定。

D 廣場公司的罢工 从六月十五日到九月二十九日，独立的电气工人工会的約一千二百名會員在底特律的D廣場公司举行罢工。工人們贏得的勝利是：每小时工資增加四分美元，福利津貼增加一分二厘美元，第七天的假日工資照付以及增加假日津貼。工会方面接受了一个規定不罢工的条款，但是这个条款并没有規定工会举行任何停工都要被处罰。在被公司开除的二十七名罢工工人中，除了兩名以外，都被公司重新雇用，并且补發了他們的工資。

D 廣場公司曾經企圖用宣布工会是“共產党”組織的办法來破坏罢工，巡迴法院法官法蘭克·福格遜也企圖用禁令來制止罢工糾察。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產联的联合汽車工人工会的會員和这个工会的一些職員加入糾察隊，并且对罢工工人的救济基金進行捐助。联合汽車工人工会的工具与鑄模委員會曾經警告它的會員：任何一个工人如果越过糾察綫的話，他的會員証將会被吊銷。產联和劳联的其他一些地方工会也捐助罢工基金。

銅礦工人的罢工 八月十六日，由独立的國際开采冶煉工人工会領導的約一万工人在犹他州、內華达州、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对肯納各特銅公司举行罢工。在一个星期之內罢工就擴大了，蒙大拿州、亞利桑那州、爱达荷州的安納康达銅礦公司雇用的約兩万工人和康涅狄格州、紐約州的安納康达銅礦公司的子公司美國銅礦公司雇用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

肯納各特銅公司的罢工工人在九月一日复工，他們贏得的勝利是：总共每小时的收入提高八分多美元，其中工資提高五分美元，公司对保健和福利費多支出三分六厘美元，此外班次工資差額也稍微提高了一些。美國鑄煉公司工人

接着举行的为时很短的罢工也仿效了这个解决办法，工人獲得了同样的收穫。在菲尔布斯·道奇公司的艾尔·柏索熔煉厂，当公司沒有答应对所有工厂的工人作出同样的待遇改善以前，工人也举行了六天的罢工。在十月十二日，安納康达銅礦公司的罢工也以同样的条件解决。

原子能工厂工人的罢工 一九五四年七月，田納西州橡樹嶺原子能工厂的工人（屬產联）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資。工人在罢工四天后复工，并沒有爭取到他們的要求。談判虽然在后来还是繼續举行，但并沒有成功。在八月十二日，產联的煤气、焦煤和化学工人工会再組織一次罢工，以支持他們关于把每小时工資提高一角五分到一角九分美元的要求。但是美國地方法官立即發出一道塔夫脫-哈特萊法的禁令，禁止肯塔基州巴丢卡或者橡樹嶺的工厂的工人進行罢工。卷入罢工的約有四千五百名生產工人，罢工針对着替原子能委员会經營工厂的联合碳素及碳化物公司。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說，原子能計劃的工作的任何停頓都是不能容忍的。

代表兩家原子能研究工厂里的四千五百名工人的劳联的原子能業和劳工委员会在这个时候通过一次投票同意每小时工資增加六分美元，从四月十五日起算。產联的工人的工資接着也得到同样的提高。

紐約貨車司机的罢工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劳联的駕駛員工会紐約十二个地方分会的約三万名貨車司机举行罢工，反对粮食零售店和粮食載运公司。貨車司机要求每小时工資提高二角五分美元，但是大多数雇主只建議提高一角。沒有受到罢工影响的約有四百三十四名小雇主，他們同意按照貨車司机的要求提高工資。

在兩天之后，三家公司（承接格里斯特迪百貨公司生意的大西洋及太平洋茶葉公司、赫·克·布哈克公司、糧食運輸公司）同工會簽訂了合同，規定從八月三十一日起算每小時工資總共提高二角五分美元。接着，五千名罷工工人就在十月十八日復工。在紐約的各大載運公司最後作出讓步，答應每小時工資同樣增加二角五分美元以後，罷工就在十月二十一日結束。

屠宰工人的罷工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七日，馬薩諸塞州波士頓三家屠宰公司七百五十名屬於產聯屠宰工人工會的會員舉行罷工。工人們的要求包括：每小時工資增加五分美元，女工工資另加一分五厘美元，做工二十五年后休假四周。其中兩家公司在十二月同意了這些要求，從而使它們的工廠達到了同這個行業的大公司相同的水平。但是殖民食品公司却激烈地同工會鬥爭，它雇用了罷工破壞者，並且拒絕解決糾紛。

百貨公司的罷工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匹茲堡屬於勞聯駕駛員工會的八百名貨車駕駛員和駕駛員助手開始舉行長時期的罷工，抗議五家大百貨公司的資方建議在新合同中刪去舊合同中的兩個重要條款。屬於其他十個工會的約六千名雇員後來也參加了貨車司機的罷工。

罷工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獲得了解決，貨車司機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滿足。雖然協議規定貨車司機不得因百貨公司採用郵購辦法而被解雇，但結果還是有約二百名貨車司機助手被解雇，每人得到三百美元到一千五百美元不等的遣散費。關於工資問題的解決辦法是：每小時的工資立即增加五分美元，從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開始再提高三分五厘美元。

一九五四年年底还没有解决的罢工 在一九五四年开始、但是到年底还没有结束的重要罢工有：在得克萨斯州的阿瑟港，零售和批发商店的工人不顾州长谢弗尔斯的政治迫害，举行了十三个月以上的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在纽约布鲁克林，属于独立的电气工人工会的美国保险刀公司工厂的工人从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开始举行静坐罢工，反对公司把工厂搬到弗吉尼亚州。静坐罢工在十月十三日结束了，但是罢工仍然继续。在威斯康星州的科赫莱尔，产联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会员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在科赫莱尔公司的工厂举行罢工，抗议公司拒绝集体谈判。公司解雇了罢工工人，并且继续拒绝谈判。国家劳工关系局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提出了控诉，指责公司方面采取不公平的劳工措施。

塔夫脱—哈特莱法

在一九四七年不顾总统的否决而制订的塔夫脱—哈特莱法，被公认为是无耻地反工会的法律。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竞选时曾经作出诺言，保证对这项法律提出有利于劳工的修正，但这项法律目前实际上是原封不动。它目前继续妨碍着组织工人的工作，特别是在南方那些日益发展的工业部门，并且大大打开了政府站在雇主一方干涉劳资纠纷的大门。在共和党统治两年后这项法律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反映了雇主和政府的集团结合成了联合阵线，同时也是对劳工在产业和政治方面陷于分裂状态的一个批评。

修改的试图 在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认为塔夫脱—哈特莱法有必要修改以后，国会在一九五三年年初

就开始举行听証会了。美國商会的發言人譴責“劳工独裁”，譴責整个行業範圍的集体談判和各种形式的工会安全，提出了二十三項使這項法律更为嚴厉的修正。工会代表一般都主張修改塔夫脫—哈特萊法。印刷工会主席倫道夫，西海岸的國際碼頭与倉庫工人工会主席布里治以及联合礦工工会主席刘易斯都要求完全廢除這項法律。

在八月間，艾森豪威尔向一些重要的國會議員透露了他的“草案”，這項草案載有十九項关于修改塔夫脫—哈特萊法的建議。这些建議对于使这个法律成为一个公平合理的法律是很起碼的，但是仍然遭到雇主們和头腦傾向資方的政府官員的激烈反对，以致草案本身从沒有送到國會去。九月十日，馬丁·普·德尔金宣布艾森豪威尔沒有履行他关于設法修改塔夫脫—哈特萊法的協議，并且辞去了劳工部長的职务，重新担任劳联鉛管工人工会主席，億万富翁內閣的劳工裝飾品从此就被取消了。

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國會复会前不久，全國制造商协会曾經要求“加强”塔夫脫—哈特萊法，并且提出了一个八点計劃，其中包括雇主更“自由地發言”，禁止要求承認工会的罢工，以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來反对共產主义和共產党控制的工会”。

一月十一日，艾森豪威尔在一項特別咨文中提出了十六項修改。正如“華尔街日报”所說的，这些修改“有兩点对資方說來是高兴的意外，而对工会說來則一点也沒有”。这两个高兴的意外是，其中一些建議規定給予州当局更大的权力來制止被認為造成“地方緊急状态”的罢工，并且規定在任何罢工举行以前，或者举行不久以后，必須由政府監督進行秘密的关于罢工的投票。艾森豪威尔的修正案明顯地

沒有提到一九五三年的一項建議，這項建議規定在處理影響州際貿易的勞工案件時，聯邦法律超乎州的法律。由於國會在八月休會，這些修正案都沒有通過。

在總統一九五五年一月六日致第八十四屆國會的咨文中，再次要求通過他以前曾經提出過的兩項修正案——允許要求提高工資的罷工工人在選舉工會代表機構時投票，以及規定僱主和工人都要提出不屬於共產黨的聲明書。咨文沒有提到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目前所要求的壓倒其他各項的一個修正案：廢除塔夫脫—哈特萊法第十四條乙項，這一項規定州的針對工會安全的法律比聯邦法律更為有效，如果州的法律更具有限制性的話。

國家勞工關係局 負責實施塔夫脫—哈特萊法的國家勞工關係局是由五個人組成的，目前由被指定的三個共和黨人占多數。這三個人是：主席蓋·法摩爾，他以前是華盛頓州檢察官，曾在勞資關係案件中代表僱主；由參議員塔夫脫選拔的菲力普·雷·羅格斯；阿爾伯特·西·比生。比生的委任曾經因為參議院辯論他是否和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公司完全脫離關係而推遲。他在那家公司曾擔任負責勞工關係的副總經理。在這些人的管理下，勞工關係局對塔夫脫—哈特萊法作了一系列的新解釋，這些新解釋幾乎全都是不利於工人的。

一種解釋是：對於經營州際貿易一定數量（從每年五萬美元的工廠到每年三百萬美元的電力、煤氣、自來水以及公用運輸業）以下的公司，勞工關係局對於勞工案件不予依法處理（布里丁運輸公司和其他案件）。受到影響的其他企業有零售商店、餐館、報館、電台和電視播送台以及辦公大樓保養業。這一行動使得成千的案件轉到州里處理，在那些

地方，僱主可以更加直接地施加影響，而“工作權利”的法律和其他的鎮壓條例的流行更危害着工會的安全。亞利桑那州共和黨人巴雷·戈德華特一九五四年曾經在參議院提出一個建議，建議各州自由處理一切勞工問題，但是這個建議未獲通過。他現在誇口說，勞工關係局里的共和黨多數給了僱主們在國會中所不能得到的利益。

根據新的決定，一個僱主在公司房屋里和公司工作時間內召集工人們聽他發表反對組織工會的講話，在多數情況下不再需要給工會以同樣的時間作答復。現在，如果他的講話是在距代表權的選舉二十四小時以內發表的，或者他是在即使在非工作時間內也禁止工會招收會員的房屋里講話，他才需要這樣做（皮爾萊斯·普里伍德公司案）。

公司子工會在選舉中得勝時發表工廠遷移的聲明在以前被認為是非法的，現在却得到了國家勞工關係局的認可（齊克皮製造公司案）。因此，目前還有這種威脅：即使工會被選出了，公司將不予以承認（全國家具製造公司案）。

從制定國家勞工關係法的那一天起，勞工關係局就規定了資方無權過問工人們的工會會員籍問題。這種保護性的規定也被新的國家勞工關係局取消了（藍快車有限公司案）。從前工會在設法取得承認時，只要出示多數會員証便可以得到承認。但是目前的解釋却是：僱主可以暫緩承認工會，一直等到舉行正式的選舉后才承認，儘管他知道這個工會的多數的地位是毫無問題的（瓦爾馬克公司案）。

若干年來，國家勞工關係局一直允許小的集體談判的單位和根據一座工廠或者一個公司建立的單位分開。這種政策愈來愈有利于勞聯的行業工會，而不利于產聯的產業工會。在舉行了勞聯、產聯、商會和全國製造商協會參加的

一次听証会之后，國家勞工关系局表示，它將繼續执行、甚至擴大这种按行業划分的“自由”政策（美國鉀碱及化学公司案）。

國家勞工关系局的另一个規定禁止在所有工会合同生效期間举行罢工，除非这些合同包括一項重新开始談判的条款（獅牌石油公司案）。对糾察綫的互相尊重被國家勞工关系局破坏了，因为它規定，如果一个糾察綫不屬於这个法律的准許部分，別的工会的不願穿过这条綫的工人就要被解雇（太平洋電話公司案）。

現行勞工法並沒有把拒絕加班工作、怠工或者未經宣布的“迅速”罢工，当作工会在沒有簽訂合同的情况下的不公平的勞工措施。但是，当一个工会在經過許許多个月談判沒有成功而使用这些办法强使資本家簽訂合同时，这个新的國家勞工关系局就認定这种办法是非法的（个人產品公司案）。國家勞工关系局的一項全新的政策規定：一旦罢工被認為是非法时，某一工会的全体会員，甚至那些生病、請假或者並沒有參加罢工的人，都可以受到解雇（馬拉松电气公司案）。

一个雇主协会的所有会員對他們的雇員都可以实行停工关厂政策，如果他們之中一些人的雇員進行罢工的話（美國总承包商联合会案）。一个雇主在对非工会工人在工会实行罢工期間所遭受的时间損失付予代价方面受到支持（華格納电气公司案）。

產联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份出版的“經濟展望”中，就共和党主管下的國家勞工关系局的这样一些和其他一些規定，作了專門的研究，并且得出結論說：“今天美國工人們所面臨的限制比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选举新政府的时候在塔夫

脫一哈特萊法下所遭受的限制還要嚴厲。”而所有這些都是通過國家勞工關係局的政策改變來進行的，“法律本身則只字未變”。結論又說：“在共和黨主管下的國家勞工關係局的記錄現在驚人地表明，那些‘解釋’法令的人不是國會，實際上是那些制訂法律的人。”

非共宣誓 塔夫脫一哈特萊法規定：如果工會的負責人沒有在有效的表明自己不是共產黨員的宣誓書上簽字，這個工會將不能成為集體談判的機構，或者這個工會可能被取消承認。國家勞工關係局曾經企圖宣布獨立的電氣工人工會、美國電訊工人工會和國際毛皮工人工會不服從命令，因為它們的十二個負責人拒絕答复紐約大陪審團提出的關於他們不是共產黨員的宣誓是否真實的問題，或者拒絕填寫國家勞工關係局所提出的再肯定這種宣誓的問題表格。國家勞工關係局的這一行動受到了哥倫比亞區法院一道限制性法令的制止。這個法令說，國家勞工關係局無權過問宣誓書確實性的問題。

此外，從國際毛皮工人工會開始，國家勞工關係局宣布了一種拖延承認工會的 policy，如果這個工會的任何一個負責人被控填寫的所謂宣誓書不真實的話。哥倫比亞區上訴法院駁回了國家勞工關係局的這種要求，並宣稱：“懲罰眾多的無辜會員，就像為了制止一人的偷竊而往人群里放槍一樣的魯莽。”

國家勞工關係局曾將這兩次決定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二日拒絕推翻這些決定（美國聯合電氣、無線電與機器工人工會；國際毛皮工人工會案）。

國家勞工關係局目前主張：如果工會的一個負責人的

宣誓書通过他在工会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而大概被大家知道是假的话，这个工会即被認為不是由“清白的會員”組成的，而且这个工会也是不合規定的（國際开采冶煉工人工会案）。

最高法院在一九五〇年支持关于工会負責人需要進行表明自己不是共產黨員的宣誓这一規定时，曾在这种規定方面提出了許多保證，其中主要的是：这个宣誓不是指任何过去的行为，也不是指現在的任何行为，而只是指共產党的党籍，或者对于一个主張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組織的支持。在从那时以來的几年中，司法部一直認為，它不能按照最高法院的規定提出起訴，因为它沒有証据能証明，有問題的工会領袖們在他們簽了字之后是共產黨員。在司法部長布朗納尔的領導下，这种限制被廢除了，結果对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工作者的起訴和判罪的事越來越多。判決的最高的刑罰是根据起訴狀中三条告發条項中的每一条处以五年徒刑和一万美元的罰金。

对工会工作者的迫害 在宣誓自己不是共產黨員的規定下受到迫害的一些工会工作者有：

安东尼·凡倫丁諾，他是因違犯宣誓条款被判罪（一九五二年）的第一位工会領袖，在一九五三年重新当选为新澤西州坎姆登的联合屠宰工人工会（屬產联）第八〇A地方工会的業務代理人。后来他辞去职务，在產联的支持下就他的案件提起上訴。

西海岸独立的全國海員廚師侍者工会的休·布萊遜是第一个按照新政策被起訴的全國性工会的主席。起訴是正当这个工会击退劳联的一次有力的侵犯和太平洋沿岸船主們的進攻的时候提出的。这个案件直到一九五四年底仍旧

懸而未決。

米尔文·胡普曼是独立的电气工人工会弗里吉台尔第八〇四地方工会的前任領導人。他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在辛辛那提被判处五年徒刑和五千美元罰金。

独立的國際毛皮工人工会主席本·高尔德曾經在一九五〇年为了在非共宣誓書上簽字，公开宣布退出共產党。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他因假宣誓的罪名而被判了罪。由于沒有証据証实他在簽字的当时或簽字以后是共產黨員，对他的起訴是根据这样的事实：他在以前曾經招認是共產黨員，参加过“五一”節的游行，并且参加过要求对史密斯法的被告進行公正的審判。高尔德被判了三年徒刑，可是他提出了上訴。由于他被判了罪，工会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被取消了作为集体談判代理者的資格(參看第四章)。

阿瓦洛·阿·費希尔——產联的木材工人工会第二三——九三地方分会的車間代表和華盛頓州產联委員會的前任執行書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因假簽字的罪名在華盛頓州的斯塔圖普被捕。虽然对費希尔的控告的最近日期是一九五三年，可是直到一年半之后，在他的分会举行了一次木材工人的罢工之后，他才被捕。他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西雅圖被判了五年徒刑，但是后来獲釋以待上訴。

國際开采冶煉工人工会全國財務主任莫里斯·埃·特拉維斯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丹佛被控告。特拉維斯的案件是司法部曾經設法証明公开退出共產党不足以說明和共產党不發生关系的第二个案件(本·高尔德案件是第一个)(參看第四章)。

最高法院的決定 美國最高法院在一九五三年的兩個決定中維護國家勞工关系局早些时候作出的裁決，这些裁

决支持那些被反工会分子斥責为“鴨絨被”的措施。一个案件是关于印刷工人工会(屬勞联)案件的裁決。裁決規定在拆版时,也應該付給印刷工人工資(美國報紙發行人协会案)。另一个有关的案件是:音乐师工会(屬勞联)坚持:当剧院雇用一個外地“有名望”的乐隊时,剧院必須还要雇用当地的乐隊在開幕和休息时演奏。在这两个案件上,法院都支持國家勞工关系局的意見,認為工人既做了工,就應該給予他們工資,这不是塔夫脫—哈特萊法所說的一种不公平的勞工措施。

有一項工会協定規定:追加工資和休假福利只給工会會員,未獲准參加工会的工人不得享有。但是法院認為:即使工会不招收會員,工会會員不能比非工会會員受到优待(盖諾新聞公司案)。

关于國家勞工关系局和州機構之間的权力冲突方面,最高法院作出的兩項決定,使得情况很混乱。它在一九五三年決定,对勞联的駕駛員工会進行糾察來迫使雇主要工人加入工会的控告,可以向國家勞工关系局提出。因此,宾夕法尼亞州的法院無权發出禁令(加尔尼尔公司案)。第二年,最高法院又贊成弗吉尼亞州的法院的一項判決,判決联合礦工工会給資方十二万九千美元,作为償付由于工人進行糾察而遭受的所謂損失,理由是這個訟訴不是为的禁令,而是为的損失(拉伯納姆建筑公司案)。

一家廣播电台因为一些工人在一个爭端中散發傳單,攻击电台的節目和总的方針,就以“不忠實”的罪名开除了他們。最高法院支持这个公司的決定(國際电气工人兄弟会案)。

按照一九五三年的另一決定,一个雇主可以因为某个

工会的工人拒絕越过别的工会的糾察綫而开除他，如果他的合同里包含一条不罢工条款的話（洛开威新聞供应公司案）。

根据工会的要求，一个工会会员如果他不理会工会的航行規則而直接找公司办事，汽輪公司就不得讓他就業。國家劳工关系局認為不讓就業是違反劳工法，因为这会鼓励工人加入工会。最高法院支持國家劳工关系局（無綫电职工工会案）。

为了破坏独立的國際碼頭与倉庫工人工会，下級法院曾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九日下令凍結工会在銀行的存款和其他資產。这个命令是准备收集一九四九年尤尼奧·斯普魯斯公司所得的依法判处的七十五万美元和訴訟費十万美元的步驟，而且在第二年，这个命令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由于利息的累積，这笔款項达一百零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按塔夫脫—哈特萊法所科的最高罰款。

禁令 一九五三年十月頒布了一个八十天的禁令來打斷独立的國際碼頭工人协会在从緬因州到弗吉尼亞州的东海岸港口举行的罢工。

对塔夫脫—哈特萊法規定不准罢工条款的第一次有力的考驗并没有得到結果。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杜魯門總統取得八十天权限，禁止產联的鋼鐵工人工会在紐約州敦刻尔克美國火車機車公司的一家工厂里举行罢工。工会認為这个法律在它授予地方法院的禁止罢工权力上是不符合宪法的，即使符合宪法，它也不适用于个别的工厂。工会曾經設法尽可能决地使这个案件通过兩個下級法院得到处理，可是对它所作的第二个决定到实施禁令的最后一天也

沒有作出。因此，最高法院對這兩個問題都沒有作出裁決。由於法律上准許推延作決定，因而，這種案件就永遠不可能在八十天期滿前提交最高法院。

州的反勞工法

一九五三年在亞拉巴馬州，一九五四年在路易斯安那州、密士失必州以及南卡羅來納州，一九五五年初在猶他州都制訂了關於“工作權”的法律。這樣就使有這項立法的州達到十八個，其中包括全國工資最低的南方各州。除了上述的五個州以外，有這樣法律的州是：亞利桑那州、阿肯色州、佛羅里達州、佐治亞州、衣阿華州、內布拉斯加州、內華達州、北卡羅來納州、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田納西州、得克薩斯州和弗吉尼亞州。商人們用錢進行活動（在某些情況下用費達二十五萬多美元），以便為在加利福尼亞州、堪薩斯州、馬里蘭州、密蘇里州、俄克拉何馬州以及其他的州一九五五年召開的立法會議來擴大這種法律進行準備。

依照原來的佛羅里達州一九四四年的憲法修正案而擬訂的法規，一般地禁止非工會會員不得受雇制度以及任何其他關於工會安全合同的規定。其中許多法規還限制工人們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地點組織糾察甚至完全禁止糾察，禁止其他各種形式的工會活動。這些法規的目的以及產生的後果使它們得到了“破壞權”法的稱號。

如果國會採取行動，不僅使有害工會安全的州法律而且使有關勞工的所有州法律（這些法律比聯邦立法的壓制性更厲害）優先於聯邦法律，關於工會的州立法的有害影響將會增加。在一九五四年，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人霍華

德·吳·史密斯在众議院提出了这种法案，印第安納州的共和党人威廉·埃·真納在参議院提出了这种法案。这些法案沒有獲得通过，但是大概有人是会在新的國會里再作努力的。这方面的另一个行动是國家劳工关系局采取的一种新政策：把过去归它处理的成千个案件交給各州去处理。

劳联、產联和一些独立的工会在有“工作权”法的州里進行了有力的运动，以爭取廢除这种法律并且防止这种法律擴展到别的州里。劳联主席乔治·米尼說：“全体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都受到这条法律的惡劣影响。”產联主席華尔特·路德說：“这种法律宣布任何形式的工会安全为非法，其目的只是阻难劳工，惡毒地耗損掉我們工会的基本力量。”联合礦工工会主席約翰·勒·刘易斯警告說：“大企業的这种运动是要把有組織的劳工分裂成四十八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由一个打击工会的州法律束縛起來。”劳工部長密契尔在產联一九五四年代表大会上發表演說，曾給工会运动增加了力量，他希望訂有这种法律的那些州取消这种法律，并且譴責雇主集团想把这种法律推及全國的行动。密契尔的談話立即遭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不同意。艾森豪威尔說，密契尔只是代表他个人說話，并不代表政府。

第六章 農業實況和趨勢

過去四年來，農民收入繼續不斷地表現下降趨勢。一九五四年在市場上出售的農產品的總值比一九五三年減少了百分之四；而一九五三年又比一九五二年減少了百分之四。農民實得的淨收入從一九五一年的一百四十五億美元下降到一九五二年的一百三十六億美元、一九五三年的一百三十三億美元和一九五四年的一百二十億美元。自從一九四七年以來，農民的淨收入已經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

除了最大的和最高度資本主義化的農場單位以外，所有的農民收入都趨向下降到蕭條的水平，因此，戰時和戰後年代的繁榮已經讓位給慢性危機了。

甚至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他的一九五五年一月的國情咨文中也承認，“在我們的農業經營者家庭中，有百分之二十八一年所得的現金淨收入都在一千美元以下。”美國國情普查局在一九五四年發表的報告說，在一九五二年，美國鄉村地區的農民家庭的中間家庭收入只有二千二百二十六美元（這自然是指貨幣收入，而不包括農民以他們在農場上所生產的和消費的糧食的形式來計算的收入在內），而城市家庭的中間家庭收入是四千二百四十九美元。如在第二章里所指出的，黑人農民家庭，包括那些在南方的黑人農民家庭，收入更低。

農業今天正在發展的方向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情況

相似。实际上，在这个世紀，農業所享有的僅有的幾次繁榮都和兩次世界大戰有直接關係。有意義的是，在朝鮮進行的重大軍事努力並沒有為農民帶來紅運，農民的收入經過稍微的上升之後又下降了。未來的可能的軍事行動也將不會帶來新的農業繁榮的指望。世界局勢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過去的戰爭給美國的農產品开辟了（即使是暫時的）廣大的新市場，但是，一次新的世界戰爭將會完全封閉目前已經是有限的世界市場的很大部分。

就是沒有戰爭情況，美國政府的現行政策也實際上切斷了和大約占世界九億人口的工農業產品的潛在市場的貿易。

農民得到的消費者的美元更少了 近年來，在消費者購買食物所付的每塊美元中，農民得到的份額一直在下降，在一九四五年，農民平均得到五角四分，但是到一九五四年年底，下降到四角三分，這個數字是自從一九四〇年以來的任何時期的最低點。

眾議院農業委員會在它最近的關於“農產品價格和食物費用”的報告中得出結論說：“到現在為止，農民從一九五一年以來所接受的較低的价格幾乎完全沒有以較低的零售價格的形式轉移到消費者身上。”

這個報告繼續說：“今天，城市主婦在麵包類食品和谷物上正在付出破紀錄的价格，但是，小麥的价格却又跌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水平。”報告說，比如以麵包為例，“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小麥的价格達到每蒲式耳兩元八角一分美元的高峰，而一磅麵包的平均价格是一角三分八厘美元。今天，小麥价格已經跌到每蒲式耳一元九角一分美元，但是一磅麵包的平均价格却已經漲到一角七分美元。因此，與小麥

价格下跌百分之三十二的同时，面包的价格却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三”。

委员会对于在目前的制度下，给予农民较低的价格而结果就会使消费者得到较低的价格这一点表示怀疑。委员会指出，例如，一件棉布襯衣的零售价格是三元九角五分美元，而它所用的棉花“大约只值三角美元”，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任何进一步削减农民所得到的份额就会降低零售价格。

比价和布莱南计划

由于这种收入不断下降的趋势，以及农民所得到的消费者的美元的份额愈来愈低，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比价价格的要求的日益增长。受公司影响的农业出版物、美国农村联合会和全国农会的大多数上层领袖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官员和政客们的一切毁谤性的努力，都没有把这种要求压制下来。

由于比价已经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个要求，并且影响选举，甚至还使极端保守的美国农村联合会趋于分裂，因此，了解到底比价是什么以及它不是什么就是重要的事情了。比价比率是政府用来衡量农业商品的购买力的，这种比价比率是指在任何一定时期内的农业商品的购买力和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的基期内的农业商品的购买力的比较，或者是和一个“现代化的”基期的农业商品的购买力的比较。例如，假如小麦的比价比率下跌到八十五，这就是说农民用一蒲式耳小麦购买他们在生产上需要用的货物比之在基期内一蒲式耳小麦所能购买的货物要少百分之十五。

比价并不是要求一种和消費者費用不相干的更高的農產品價格。在這一點上，農民面臨着和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時候所面臨的相同的被人歪曲的情況。這就是，每當鋼鐵工人獲得了一次工資增加，鋼鐵公司總要宣布一次提高它們的每噸鋼鐵的價格。儘管這種漲價同工資的增加遠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却把漲價歸咎於勞工。”同樣地，農民要求比价價格，和大食品公司所訂的過分高的價格簡直沒有關係。

有許多建議都是冒充“比价”的名義的，只有一個計劃算是接近符合一般農民的真正需要。這就是短命的布萊南計劃，這個計劃是杜魯門政府的農業部長布萊南建議的，但是它遭到國會的迅速的拒絕，以後又被它自己的起草人埋葬了。但是這個建議的規定並沒有為農民們所忘記。它的實質的內容有：（一）將允許農產品價格在市場上取得它們自然的價格水平；（二）當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如果付給農民的价格下跌到比价水平以下，政府將直接付款給生產者，以維持他們的比价收入；（三）將擴大津貼的範圍，從所謂不易腐壞的基本商品，如小麥、玉蜀黍和棉花，擴大到包括奶類、家畜和家禽產品；（四）將限制那些可以得到政府付款的每個生產者的生產量，这样就排除了大農場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艾森豪威爾的農業部長本遜認為給生產者直接付款的原則只應用在一種農產品——羊毛上面是適宜的，而羊毛是他的出生地——猶他州的重要商品。同樣有意義的是，美國農村聯合會中反對聯合會全國領導機構所主張的“伸縮性的”（即向下遞減的）比价而要求固定的比价的一派，是南方派。

看來對於三種主要的南方農作物——棉花、大米和花

生的价格支持计划是为南方民主党人所热烈拥护的，他们并不谈什么诽谤性的所谓“社会主义”。其余的南方主要农作物烟草和食糖有它们特有的、为政府所发起的维持价格的计划。

政府拥有的农产品 对于政府援助农民的计划的主要攻击，集中在联邦政府握有大量的农产品这一事实上。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政府的商品信贷公司握有的这种农产品的价值达到七十亿美元以上。在一九五四年十月，贮藏的主要的农产品有：小麦，存货量为七亿七千万蒲式耳，贷款抵押给政府的数量（大多数还是堆放在农民的仓库里）为三亿一千六百万蒲式耳；棉花，存货量为一百八十万包，贷款抵押给政府的数量为五百五十万包；玉蜀黍，存货量为四亿六千万蒲式耳，贷款抵押给政府的数量为二亿六千三百万蒲式耳；黄油，存货量为五亿零六百万磅；烟草，贷款抵押给政府的数量为五亿八千一百万磅。

这些贮藏的农产品的保管费用以及损耗是惊人的，据估计，一个小时达到三万美元。全国农民联盟谷物储藏协会的一个发言人承认这一事实，并且说：“基本防御计划正使政府每小时要花费三百六十万美元。”

布莱南计划的倡议者强调说，依照这个计划的规定政府并不需要为维持市场价格的水平而去购买和贮藏农产品。政府握有的农产品可以限制在为预防灾祸所必要的农产品储存的范围以内。

东西方贸易

从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一九五四

年，美國農產品的輸出減少了十億美元以上，即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多。在這期間，小麥輸出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五，棉花輸出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三。美國農業部曾經誇口說，在本財政年度里會有較多的農產品出口，但是在頭五個月，也就是從一九五四年的七月到十一月，這種增加總共只有百分之六點五，而且這主要還是推行贈送計劃的結果。

在面臨着日益下降的價格水平和日益上升的政府貯藏量的情況下，政府再不能漠視東西方貿易問題了。在一九五四年年初，本遜部長不准許一億五千多万磅美國黃油，以當時的大約六角一磅的世界市場價格出售給蘇聯。到了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商品信貸公司所擁有的黃油數量就增加了一倍。面對着堆積如山的“不能出售的”逐漸發臭的黃油，這位部長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紐約市舉行的美國農村聯合會的全國年會上推翻了自己的決定並且對記者說：“我想我們應當願意和鐵幕國家做生意，只要這種生意對於我們有利，不管是做黃油生意或者任何其他生意。”

對於這種由美國發起的抵制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澳大利亞發出了諷刺性的反應，澳大利亞是羊毛和其他農產品的重要輸出國。在美國國務院的壓力之下，澳大利亞切斷了和中國的貿易。現在，澳大利亞的報紙說，精明的美國佬貿易商正在打算把國務院迫使澳大利亞政府放棄的那個市場攬為己有。

熱望同蘇聯做農產品生意的力量已經從美國農村聯合會新任主席在一九五五年二月舉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反映出來，當時他要求終止禁止向蘇聯出售貨物的經濟戰爭。

農業人口的趨勢

每五年舉行一次的農業普查一直都表明了農民被迫離開土地的情況。一九三五年的農業普查報告說，共有六百八十八萬個農場，但是一九五〇年的農業普查却發現還不到五百四十萬個，即減少了一百四十多萬個農場。在一九五〇年，美國的農業人口估計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六點六，到了一九五四年，却只占百分之十三點五。

不僅是農場和農民的數目日益減少。而且那種一年內至少在農場外工作一百天的農民的數目也大大增加。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〇年這一期間，這種農民的數目大約增加了五十萬人。在一九五〇年，這種部分時間是農民部分時間是工人的人達一百二十萬以上。這就是說，在一九五〇年，農業經營者中有百分之二十四是工作部分時間的，而在一九三五年只有百分之十一點五是工作部分時間的。在工業化的各州里面，工作部分時間的農民占的百分比最高的州有：馬薩諸塞州，占百分之四十一；賓夕法尼亞州，占百分之三十八；俄亥俄州，占百分之三十三；密執安州，占百分之三十三；加利福尼亞州，占百分之三十三；紐約州，占百分之三十一。

同工作部分時間的農場相對的另一極端是非常大的大農場，這種農場在數目上和重要性上也日見增長。在一九五〇年，這種農場只占美國農場總數的百分之一點三，而它們所經營的土地，却占美國所有農場的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三。擁有一千英畝或者一千英畝以上的農場的土地，從一九二〇年的二億二千萬英畝增加到一九五〇年的四億九千

四百万英畝以上。虽然这些有一千英畝或者一千英畝以上的農場只占農場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三，但是它們却占有所有小麥收穫量的百分之三十，所有蔬菜的百分之二十六，所有棉花的百分之十四和所有出賣的活牛和小牛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于在这一章中所涉及的各种問題的細節，請參閱紐約市第七区科特蘭特街三十九号農業研究所出版的“農民向導”）。

農民債務增加了

農民債務总数已經从一九四六年的八十億美元的低点增加到一九五五年一月的一百七十二億美元。農民債務总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九四〇年是一百億美元，在一九四六年減少到八十億美元，后來，又上升到一九五〇年的一百二十五億美元，一九五三年的一百六十億美元，而到一九五五年，再增加了十二億美元，使总数达到一百七十二億美元。

直到最近几年为止，農民債務的主要項目还是抵押土地的債務，也就是農民不動產債務。但是現在，各种其他形式的債務差不多占了整个農民債務的一半。这种情况反映了現代化農場在煤氣、修理、肥料、雜交种子和类似項目的开支方面需要更多的資本支出。这种情况就常常使他們需要每年取得生產貸款資金。

尽管面臨着農民債務的日益增加的情況，但是在法律中却沒有全國性的農民債務的法律。第八十三屆國會沒有能够恢复農民債務延期償付的立法。在一九五三年，美國參議院曾經通过一个法案，这个法案为个别的緊急情況規

定了一項無定期的、但是并不能按比例减少的延期偿付的办法。可是這項法案被众議院的一个小組委员会給擱下了，一直擱到國會休会。

有限制的農作物保險

自一九四八年以來，在几个州的数目有限的一些縣提出了联邦作物保險的办法。去年大約有三十五万个農場，即大約每十六个農場中有一个農場得到某种形式的联邦保險的保护。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这种联邦保險只包括一种單一作物，比如南方的棉花或者出產春小麥和冬小麥地帶的小麥。但是在全國範圍內，提出包括一个農場中的各种產品的多种作物保險的，还不到一百五十个縣。这类保險有助于承担農業經營中的某些風險，因而在少数的实行着这种保險的地区里受到欢迎。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之下，農作物保險正在被縮減。估計在一九五五年財政年度的联邦預算里，用于農作物保險的支出只有一千二百万美元，而在一九五六年財政年度里只有三百万美元。

削減農業服务計劃

艾森豪威尔的一九五六年財政年度預算（已經在第一章里討論过）建議把大多数的農業計劃加以進一步削減。例如，商品信貸公司的价格支持和貸金收購計劃的淨支出將限制在九億六千八百万美元以內，而在上一財政年度里是十九億三千四百万美元。撥作救災的貸款和緊急糧食救济

的基金將被削減到八千八百万美元，而在一九五五年財政年度是一億零一百万美元，再前一年的支出是二億二千五百万美元。早已大大減少了的撥給農民戶口管理局（這個組織接替過去的農業安全管理局）的費用，在新的縮減中將從一億七千八百万美元減到一億七千二百万美元，並且農民住房貸款將完全取消。可以吸收大量剩餘糧食的學校午餐計劃，也將從八千四百万美元減少到六千八百万美元。

由於參加全國農村電力合作社協會的農民進行鬥爭的結果，艾森豪威爾才覺得把過去對農村電氣計劃的削減有作某些恢復的必要。這個農村電氣計劃對於鄉村中五十多萬個還沒有電氣的農場以及大多數還沒有電話設備的農場特別有關係。

新的風沙區

科羅拉多州、堪薩斯州、俄克拉何馬州和得克薩斯州的部分的半乾燥土地的繼續不斷地出現，已經在大平原的歷史上第二次造成了一個風沙區。這個風沙區危及的面積相當於俄亥俄州一個廣大地區。自從一九五一年以來，和大風相伴而來的持久不變的乾旱，結果在一九五四年春天形成一次可怕的沙暴，這次沙暴把一千七百萬英畝的區域的上層土壤都刮跑了。一九五五年二月，土壤保持局提出警告說，有二千六百萬英畝的土地都“非常乾燥”而且“上層土壤有被刮跑的危險”。

連年不斷的乾旱和沒有採取大規模的土壤保持措施，將會擴大風沙地區。假如不採取有效的步驟，這些已經受到影響的區域就有比目前的巨大的面積擴大三倍的危險。

干旱、沙暴、蝗灾和水灾是相互关連的灾禍，它們可以用采取協調行动的办法加以控制。土壤保持局局長唐納德·阿·威廉姆斯說：“我們并用不着要有这种循环再發的風沙区。”但是所有开垦、植樹、固定土壤、防止山坡冲刷的隔条种植法以及河道管理計劃——这些計劃組成若干保持上層土壤的方法——仍然还只是停留在紙面上。

農民的行动和工農关系

由于干旱、輸出市場的喪失和价格不断下降所造成的日益增長的困难，已經引起農民和農民与劳工团体共同采取了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行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隊养牛的農民从受到干旱侵害的西南部到了華盛頓，他們要求百分之一百的比价來支持生牛的价格。他們会見了農業部長本遜，只帶回一些关于緩和干草供应困难的諾言。他們并且也使这个灾区的不断的需要成为全國注意的中心。全國農民联盟會員所組成的去華盛頓的春季請願代表团已經成为每一年爭取比价的一个特色。

在一九五三年，众議院農業委员会曾經在全國各農業中心举行了意見听取会。其中一些意見听取会，特別是在得梅因和明尼阿波利斯，被農民和工会代表們利用來作为提出强有力的証据的場合。在得梅因，由屠宰工人工会、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和汽車工人工会的工人組成的一支示威游行隊伍和衣阿華州農民联盟的會員們一起，曾經通过大街挺進到意見听取会的會場。

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農民—劳工委员会主席唐·哈里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向众議院農業委员会提出的全面的証

詞，對於農民和勞工的關係作了精辟的說明。

他說，聯合電氣工人工會在這方面具有特殊的利害關係，這不僅是由于它在農具工廠方面所具有的權限，而且也由于它發現正有越來越多的農民成為這個工會的會員，“因為他們為了補充他們的收入必須在工廠中工作”（可同時參閱聯合電氣工人工會出版的小冊子：“農民勞工合作”）。

他說明了農具公司如何“掠奪農民”，並且指出生產中的工資支出只占農業裝備的銷售價格的很少的一部分。根據一九五〇年的關於製造品的普查資料，那一年生產中的工資支出只占農業裝備的整個價格的百分之十四。因此，假定利潤率不改變，那末工資要增加百分之七才會使價格上漲百分之一。

國際收割機公司說，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三年之間工資率提高了百分之六十。這就是說，國際收割機公司只把農業裝備的價格提高百分之八點五，就可以收回全部成本。但是，國際收割機公司的數字說明，在這六年期間，農業機器的價格卻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七，貨車的價格提高了百分之十八。

生產牛奶的農民中間的不穩情緒，已經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紐約的牛奶場中舉行的許多大規模集會上反映出來。在西拉克斯鎮舉行的一个集會差不多有五千人參加，出席集會的農民提出一項強烈的抗議，反對用於製造奶類產品的三級牛奶的價格繼續不斷下跌。一个農民發言人斥責那些牛奶合作組織的領導人一直只是關心一級牛奶或者鮮牛奶，而紐約大部分的牛奶却是用來作三級用途的。

在一九五四年，雞蛋價格跌到生產成本以下。全國家禽業農民協會派出代表團前往華盛頓，要求以低價把剩餘

谷物出售給合作社家禽飼養工廠，同時要求把政府貯藏的一百萬箱雞蛋撥交給聯邦學校午餐計劃之用。一九五五年一月，有二十五个屬于东部農民聯盟的飼養家禽的農民前往華盛頓，在農業部布置了糾察綫。

在否定的一面，是勞聯主席喬治·米尼對於司法部圍捕數以萬計的墨西哥籍農業工人事件採取縱容的態度。司法部長布朗納爾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宣布有十五萬个墨西哥工人已經被驅逐出境（根據其他方面的估計，這個總數還要高得多）。當地的報紙報道了這些工人如何被迫要交付他們自己被驅逐出境的運輸費用，他們經常被送到距離最接近他們家庭的邊界地點幾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公認的事實是：農業經營者付給這些“非法的勞工”的工資是每小時一角五分美元，而當時一般的工資是六角美元或者更多。米尼不為所有的農業工人（包括流動工人和季節性的工人在內，美國大約有四百萬農業工人）要求較高的工資，反而在給農業部長本遜的一封信中攻擊這些工人進入美國。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司法部長布朗納爾收到一份起訴書說，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批三千名草莓種植者（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他們已經加入屬于勞聯的全國農業工人工會），在為自己的產品尋找市場而進行集體談判的努力中構成了壟斷行為。這些農民每人只種植大約三英畝的土地，而在一九五一年，他們從這些土地上的所得還不到四百美元。一九五四年四月，聯邦法官克利斯登伯雷竟支持布朗納爾提出的指責違反了反托辣斯法的控告，他除了給工會本身處以罰金之外，還對六個工會會員科以罰金和判處緩期執行的徒刑。

第七章 政治趋势

第八十三届国会的纪录

第八十三届国会从一九五三年一月三日到八月三日举行了第一期会议；从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到八月二十日举行了第二期会议，并且从十一月八日到十二月二日举行了特别会议，讨论弹劾参议员麦卡锡的问题。

为共和党所控制的这一届国会几乎没有制订对美国人民群众有价值的立法。它却帮助了共和党政府的大赠送计划。虽然在一九五二年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和那些共和党人曾经保证要通过关于禁止私刑、禁止人头税和禁止针对少数民族的在劳工方面的不公平措施的立法，但是，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做。恰恰相反，国会却让它的各种委员会削减公民和非公民的权利，让华尔特—麦卡伦法原封不动，而随后在一种反共歇斯底里的狂热中——包括通过了共产党“不受法律保护”和给予政府以掌握工会生死大权的法律——结束了它的会议。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四日巴尔的摩“美国非洲人报”曾经指出，国会除了撕毁了关于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人头税和反私刑法的诺言外，“残酷的和丑恶的事实是：共和党所控制的这一届国会比过去二十五年任何一届国会对公民权利的问题和立法都箝制得更紧。”

全国农民联盟主席詹姆士·乔·帕顿曾经集中地抨击公共动力问题，他说：“本届国会和政府扼杀了我们的公共

动力计划。……国会堵住了公共动力计划的道路，并且背弃了人民。它依从了私人动力集团，这个集团正在公共的水槽里满处滚，而水槽里充满了大赠送、津贴和免税计划。”（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劳工日报”。）

劳联执行委员会说国会第一期会议“几乎完全没有积极的成就”，而第二期会议则“博得了美国人民的弹劾票”。

产联的立法部列举了本届国会由于“不履行它对美国人民的責任”而犯的十大罪状。它说，国会的纪录“都是违反公众的利益的”。

主要的立法 可是，共和党却对曾经帮助艾森豪威尔当选的得克萨斯州和其他地方的石油富豪们履行了诺言。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签署的海滩土地法，把估计值五百亿到三千亿美元的石油资产给予了沿海的四个州，以便让大石油公司进行开采（最高法院曾经三次认为这些石油产地属于美国全民所有，而不属于沿海各州）。

国会对电力公司非常仁慈。一九五三年八月三日“纽约时报”在国会第一期会议结束后报道说，国会“大大地限制了联邦发展水力发电的拨款，特别是发展输电线路的拨款”。而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出版的“商业周刊”承认：“新的公共电力工程都没有得到批准，而已经获得批准的工程也很难获得拨款继续进行下去。”

在第二期会议中又对私人大公司作了另一次大赠送，在这一期会议上，修改了一九四六年的原子能法，以便第一次让原子能委员会能够许可私人公司建立原子反应堆或者原子炉，并且允许它们归私人所有和由私人经营。由于这个法案最后被通过，据参议员韋恩·勒·莫尔斯估计，它给予少数私人垄断资本以拥有约值四十二万亿美元的巨大的

原子动力设备的利益。美國政府已經花費了人民的約一百二十億美元來增殖这些資產。这个法案被斥为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盜窃，它完全背弃了自罗斯福总统的政府以來發展了的联邦动力政策。

像全國農民聯盟和消費者的团体一样，劳工也指出了共和党政府和國會使田納西工程管理局和農村电力合作社协会这些公共动力机构陷于癱瘓。產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一九五四年的“手册”譴責政府在慢慢地扼殺農村电力合作社协会。國會要給予農村电力合作社协会以適量的貸款的企圖，也被共和党的投票击败了。

在一九五四年的住宅建筑法問題上，國會只投票决定为下一財政年度建造三万五千所租金低廉的公共住宅，而否决了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在四年期間建造十四万所的提案。法律的規定和限制是这样多，甚至紐約的共和党参議員欧文·艾夫斯都說，它“簡直像是在为联邦公共住宅建筑敲丧鐘”。在参院表决(五十九票对二十一票)以后，全國住宅建筑會議指出：“世界上最大的立法机构”已經把“租金低廉的公共住宅建筑計劃置之于死地”。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簽署这个法案使它成为法律时，仍然把它說成是“滿足美國住宅建筑需要方面的一个重要的進展”。

第八十三屆國會的“点滴下流”的稅收措施已經在第一章里談過了。这些措施(通过減稅的办法)給予公司和有錢的富人以額外的好处。

虽然國會擴大了社会保險範圍，而且擴大了失業津貼，使得受補助的达三百多万工人(像第二章里所指出的)，但是它既沒有提高失業保險的标准，也沒有把联邦最低工資需要提高，使之超过目前的每小时七角五分美元的規定，而

且又沒有把計時工資法的保护作用擴大，使現在還沒有蒙受保护的千百万工人都受到保护。在关于保健的立法方面，國會甚至連要求設立兩千五百万美元联邦再保險基金的無关大体的艾森豪威尔計劃都沒有通过，而这筆基金主要是援助私人保險公司的。國會拒絕批准学校建筑計劃。

國會通过了一項援外法案，这个法案要求二十八億美元的新撥款，并且授权在先前的剩余撥款中开支大約二十五億美元。援外總額中約四十四億美元是軍事援助。甚至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的“華尔街日报”都說，对这种援助的重新估价“老早就該作了”。它又說：“很清楚，总是有某种危机可以用來替無限期的对外援助辯解。”法西斯西班牙是現在接受“共同安全”計劃援助的“自由世界”的國家之一。

主張实行伸縮性的“价格支持”的法案，背弃了总統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在明尼苏达州的卡松發表的競选演說中所作的“百分之百的比价”的諾言。一九五四年新農業法規定了五种“基本”農作物百分之八十二点五到百分之九十的比价支付，而不是先前的百分之九十的比价支付計劃。这个法案也是只利于一部分的人，例如养羊剪毛的人，而对另一些人則不利，例如經營牛奶業的農民、經營牧畜業的人、水果和蔬菜的种植者等。

有組織的劳工指出，第八十三屆國會不履行競选的諾言去修改塔夫脫—哈特萊法，使它对劳工公平，却反而像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六日的“產联新聞”所說，“企圖通过一項計劃，使这个反劳工法更有害于劳工。”

第一期會議給國防部的撥款有三百四十四億美元。第二期會議決定撥款二百八十八億美元，再加上上年度的轉賬五百五十億美元，使一九五五年財政年度用于陸軍、海

軍、空軍以及与此有关的用途的款項为八百三十八億美元。

一九五三年的选举

在紐約市，塔馬尼派^①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的选举中再一次完全控制了市政廳。小罗伯特·弗·華格納（民主党人）以一百零二万一千四百八十八票当选为市長，而哈罗德·雷格曼（共和党人）獲得了六十六万一千四百一十票，魯道尔夫·哈利（無党派自由主义者）獲得了四十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二票。克里弗德·特·麥克阿沃（美國劳工党）獲得了五万四千三百七十二票。赫蘭·埃·杰克（民主党人）成为曼哈頓市歷史上第一任黑人市議會主席。華格納在民主党的預选会中击败了受到反动的法尔利分子支持的文森特·里·英佩利特里。在选举中，華格納受到了產联和劳联的中央機構的支持。

紐約縣的共產党人、史密斯法的被告乔治·布萊克·查尼，因独立的选民——人民权利党——九千三百人請求而被提名为紐約縣地方檢察官候选人，獲得了四千九百七十五票。競选同一职位的美國劳工党候选人伊拉·哥洛宾獲得了九千四百八十六票。

在新澤西州，民主党人罗伯特·布·麥納击败了共和党人保罗·李·特罗斯特而当选为州長，打破了十年來共和党对这个州的控制。競选中主要的問題是共和党控制的各縣中的贪污和犯罪以及一九五一年共和党候选人要求对已經被判刑的劳工把头約瑟夫·斯·法伊予以寬大。艾森

^① 即一七八九年以紐約市市政廳为根据地組成的民主党的一派，現指紐約市民主党。——譯者

豪威尔总统是支持这个共和党人的，而这个候选人被麥納击败就使得受到產联支持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控制了这个州的政权机构。

在若干个市的选举中，民主党也獲得了重大的勝利：俄亥俄州的阿克倫和哥倫布斯，康涅狄格州的新哈文和哈特福德，紐約州的布法罗，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尔和衣阿華州的达文波特。

在这些选举之后，参議員麥卡錫指責共和党領導机构“規避問題”，說它沒有攻击民主党同“共產党人、老朋友和貪污”的密切的关系。因此政府在十一月十日加利福尼亞的另一次特別投票之前，采取了人們所熟知的麥卡錫分子的策略。司法部長布朗納尔在十一月六日攻击前总统杜魯門任命他明知道是“間諜”的一个人担任要职。布朗納尔攻击已經死去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他以前是財政部官員，从來沒有什么事情証明他除了是一个積極的新政派人物而外，还有什么別的身分。他在一九四六年被杜魯門任命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執行董事。杜魯門否認了这种指責，說共和党人“为了达到他們的目的，不管是撒謊还是甚么，全干得出來”。他又說：“現在已經明白，为了政治上的便利，現政府已經完全接受了麥卡錫主义。”

一九五四年的选举

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日的期中选举中，民主党人由于得到工会的实际上是一致的支持，以微弱多数取得了对第八十四届國会的控制。民主党人还增加了八个州長。这次选举充滿了激烈的拉鋸式的競爭，而且一般地被說成是

共和党人的一次挫败，但是又絕不能說是民主党人大獲全勝。这是美國有史以來競爭最激烈的选举之一。众議院議席的选票总数約为四千二百五十万，其中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多得了二百四十八万二千票，即獲得选票总数百分之五十二以上，而一九五二年只獲得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在南方以外的各州中，民主党人獲得了百分之四十九的选票，而一九五二年獲得了百分之四十五的选票。

众議院和参議院的变化 在众議院中，共和党人在选举前有二百一十九席（包括一个空缺），选举后有二百零三席。民主党人在选举前有二百一十五席（包括三个空缺），选举后有二百三十二席。因此，民主党人以二十九席的多数重新取得了对众議院的控制。

在参議院中，有九十六个議席（有三十五个議席在一九五四年改选），共和党人从四十九席减为四十七席，民主党人从四十六席增加到四十八席，俄勒岡州無党派参議員韋恩·勒·莫尔斯还不算在內，他已經表示在新國會中和民主党人一起投票。

美國参議員 在一九五四年参議院参議員競选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勝利是民主党人俄勒岡州州参議員理查德·勒·諾伯格的勝利，他以二千一百六十六票击败了一个共和党的反动分子、現任参議員盖伊·康登。諾伯格是四十年來由这个州选入美國参議院的第一个民主党人。他把他的当选归因于“許多人对于在水电基地、國有森林和海灘油田方面究竟做了些什么表示不信任”。他在競选中几乎遭到所有报纸的反对，只有三个小报支持他，但是他得到了工会的一致支持。

伊利諾斯州的民主党人保罗·道格拉斯以大約三十万

票勝過約瑟夫·特·米克——米克說他自己是“百分之一千地支持麥卡錫”——而重新當選。米克是一個靠反共吃飯的人，他把他的失敗歸咎于“巨大的產聯和大工會的投票”。

勞聯所屬底特律管道鋪設工人工會的合同執行人和長期不領薪金的工會負責人帕特里克·維·麥克納馬拉，在密執安州的競選中以近四萬五千票擊敗了主要的共和黨的麥卡錫分子、參議員霍默·福格遜。汽車工廠中的失業和經營牛奶業的農民對於政府價格政策的不滿幫助了民主黨人。促成福格遜失敗的另一個因素，是密執安州工人對於國防部長、前通用汽車公司總經理、大富翁查爾斯·厄文·威爾遜的言論的反應，他在十月十一日在底特律的一次政治演說中談到失業工人的時候說：“我總是比較喜歡野狗，而不喜歡家狗，你們知道，出去尋找食物要比坐着不動和獵狗而吠好。”產聯主席華爾特·路德對這些話給以反擊說：“威爾遜先生用如此野蠻的字眼談到的那些失業工人之所以沒有職業，主要是因為威爾遜在通用汽車公司和其他大汽車公司里的同事們不負責任。”

由於勞工支持而獲勝的其他民主黨人有：艾爾本·吳·巴克萊（肯塔基州）；約瑟夫·克·奧馬洪尼（懷俄明州）；馬修·姆·尼萊（西弗吉尼亞州）；胡伯特·赫·漢弗萊（明尼蘇達州）；詹姆斯·埃·墨萊（蒙大拿州）；埃斯蒂斯·克弗維爾（田納西州）。在俄亥俄州，托馬斯·阿·伯克以相差很少的票數被共和黨人喬治·赫·班德擊敗了。

在新澤西州，唯一遭到麥卡錫特別反對的共和黨候選人克里弗德·普·凱斯以約三千票的微弱多數擊敗了民主黨自由派的查爾斯·里·豪威爾。凱斯是一個溫和的進步分子，他設法使自己同那個對兩個候選人都支持的美國人

民主行动协会不發生关系。

麥卡錫分子被击败 競选众議院席位的若干麥卡錫分子候选人在競选中被击败了。在劳工和公民权利的臭名昭著的敌人中，被击败的有伊利諾斯州共和党众議員弗雷德·埃·巴斯貝。在那个击败他的民主党人背后有一种極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受到產联其他工会和劳联各工会支援的產联的联合鋼鐵工人工会。

劳工以及各社会团体的廣泛的联盟取得的另一次勝利是：在伊利諾斯州，民主党自由派众議員巴拉特·奧哈拉击败了前众議員、前联邦調查局特务理查德·瓦伊尔。这个共和党候选人用主張“保持白种鄰居”这种三K党式的呼吁來使他的競选运动成为种族主义的宣傳。

被民主党人亨利·斯·勞斯击败的一个主要的麥卡錫分子，是密尔窩基第十四选区的在职的共和党众議員查尔斯·杰·柯斯坦。柯斯坦是麥卡錫政治上的密友，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劳工迫害者。众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員會重要的委員、以密执安州的“小麥卡錫”見称的众議員基特·克拉迪，也被密执安州立学院教授唐納德·海沃斯击败了，海沃斯是美國人民民主行动会执行委員會的委員。

另一个瘋狂的反共十字軍斗士、芝加哥共和党众議員埃德加·阿·乔納斯，被查尔斯·阿·波伊尔击败，后者競选时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并且反对“以大規模报复作为我國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針。”

州的爭夺 在三十四個州長职位的競爭中，民主党人夺得了十九个州長职位（六个在成为民主党地盤的南方），共和党得了十五个州長职位。共和党人失去的八个州長职位轉到了民主党人的手中，这就是亞利桑那州、科罗拉多

州、康涅狄格州、緬因州(九月举行的选举中)、明尼苏达州、新墨西哥州、紐約州和宾夕法尼亞州。結果当选的有二十七個民主黨州長，二十一個共和黨州長。這是一九五一年以後民主黨人第一次取得多數，在一九五一年，民主黨人占有三十個州長職位。

激烈的競爭之一是在紐約州。在那里，民主黨人吳·阿弗里爾·哈里曼得到自由黨以及工會運動一切分支機構的支持，以僅僅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票的多數擊敗了州長托馬斯·埃·杜威所選擇的候選人伊爾文·姆·艾夫斯，結束了共和黨人十二年來的統治(哈里曼得到自由黨方面二十六萬四千零九十三票)。在爭奪州的檢察長的競選中，共和黨眾議員雅各布·克·杰維茨以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票擊敗了眾議員小弗蘭克林·德·羅斯福。勞工贊成提名羅斯福為州長，但是他遭到民主黨親麥卡錫、法爾利分子的反對。

在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人二十年來第一次當選為州長。受到勞工支持的喬治·姆·里德爾以將近二十八萬票取得勝利。鋼鐵、煤炭和其他工業中的失業，農民的經濟貧困和銷售稅都促成了共和黨人的失敗。里德爾作為州參議員曾經投票反對控制着賓夕法尼亞的共和黨機構的石油、電力、鐵路和製造業大亨們提出的州的“忠誠宣誓”和其他的立法。

在緬因州九月十三日舉行的投票中，二十年來第一次選出了一個民主黨的州長。獲勝者埃德蒙德·斯·穆斯基主要強調了當地的問題，包括該州工業地區失業的問題。在康涅狄格州，民主黨眾議員亞伯拉罕·阿·李比科夫以超過在職的約翰·戴·洛奇大約三千票而獲勝，他得到了

工業城市的大量的選票。

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態度 在一九五四年選舉中，某些地區競爭激烈的原因之一是：共和黨人，特別是在競選的最後階段，以“和平的政黨”自居，而艾森豪威爾在最後幾個星期中為候選人竭力進行活動時，甚至談到在朝鮮的“無用”的傷亡。民主黨人由於他們的冷戰方針，自然無法向“有職業而無戰爭”這種迷惑人的口號挑戰。這種煽惑性的口號，艾森豪威爾在一九五二年的競選運動中也曾經有效地使用過，當時他答應去朝鮮並且結束那裡的戰爭。

共和黨人通過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和一批麥卡錫型的誹謗專家，使用了慣用的反共歇斯底里和“顛復活動”的恫嚇。在西部和極西部地區更是如此，在那裡，雖然民主黨人有那樣瘋狂的反共方針，他們卻被指責為“二十年的賣國”和“姑息共產主義”。

雖然受到共和黨的競選人扣紅帽子和中傷，民主黨人在他們官方的一九五四年“民主黨實況手冊”中還是吹噓說，“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已經被消滅掉——被民主黨政府控告和監禁起來了”，而且還吹噓說：“民主黨上台後，聯邦調查局的經費增加到三十倍，人員增加到十八倍。”它還詳細地談到民主黨怎樣“擊潰”美國的共產黨人，又怎樣領導蓄意破壞進步工會的立法的策劃工作。

民主黨自由派在社會福利問題上採取了比較進步的立場，但是他們不承認內政問題和外交政策有聯繫。他們贊成擴張經濟和充分就業，但是並不強調這個事實：這些東西可以通過擴大東西方貿易和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來達到。

像共和黨人一樣，民主黨人，甚至自稱為“新政派”的人士，一般都認為世界緊張局勢將繼續下去，而且認為由於世

界緊張局勢而引起的軍費開支是美國經濟的支柱。

在選舉中團結一致的勞工

在一九五四年的選舉中有組織的勞工比在近年來任何“期中選舉”中更加活躍和更加團結一致。這種團結一致的結果和對於麵包牛油問題的強調在民主黨在賓夕法尼亞州、密執安州、伊利諾斯州、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亞州的勝利中是最明顯的，這幾個主要的工礦州中失業問題最為嚴重。

選舉後，產聯政治行動委員會說，全部新獲勝的民主黨人都曾得到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它一共支持二百五十六人競選眾議院議席，其中有一百二十六人當選；它所支持的二十個參議院議員候選人中，有十六人當選。

選舉後，產聯有些領袖對於選舉結果不大熱心，但是他們也承認趨勢是朝着正確的方向。其他一些人批評民主黨的領袖們在和平問題上沒有採取更堅決的立場。屠宰工人工會主席拉爾夫·赫爾斯坦警告民主黨領袖們說：“他們最好想辦法使美國人民十分清楚他們不是‘戰爭黨’。根據實際的投票，絲毫也不能衡量艾森豪威爾總統強調他作為‘和平締造者’的成績有多大的效果。但是，我的確認為它是共和黨的一筆最大的政治資本。”

勞工政治教育同盟（勞聯的政治助手）在選舉後報告說，它所支持的三十個參議院議員候選人中，有十八人當選。這是說有七個受到勞工支持的新參議員當選，而有三個議席失掉，這就造成了勞工政治教育同盟所說的“四個新的自由派人士的純收益”。

在眾議院中，四百三十五個席位進行了改選，勞工政治

教育同盟报道說，有一百五十四個當選的眾議員曾經得到它的地方組織的支持。此外，據說有二十九個國會議員“沒有尋求我們的同盟的地方組織的支持，但是他們在過去的國會會議中曾經支持社會立法和勞工立法。這使我們可以認為第八十四屆國會中總共有一百八十三個議員是贊成勞工立法的”（見十一月十九日勞工政治教育同盟的“政治備忘錄”）。這個數字比第八十三屆國會（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中贊助勞工方面的議員和第八十二屆國會（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中這類議員的人數多二十個。

進 步 黨

進步黨全國委員會書記克·布·鮑德溫在一九五四年一月致進步黨全國委員會的報告中分析進步黨的任务時說，自從進步黨組成六年以來，它所“遭受的嚴重的損失”主要是由於這樣的事實：“我們是處在由恐懼和報復二者造成的國際和國內的非常緊張的局勢中。”

進步黨在那時同意它在一九五四年國會選舉中的任务將是用它的財力和精力來實現政治上的重新整隊，同時承認進步黨本身並不一定要成為將產生一個新的和有力的第三黨的政治工具。正如進步黨的書記鮑德溫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十個州的五十三位代表參加的選舉後的會議上作的報告中所說的：“當時我們同意，我們對於政治上的重新整隊的最有效的貢獻將是迫使兩個老牌政黨的候選人，特別是民主黨的候選人，在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上採取毫不含糊的立場。我們也承認，在某些情況下，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提出我們自己的候選人參加競選。”

在一九五四年的競选运动中，進步党在紐約州（見下述美國勞工党）、加利福尼亞州、宾夕法尼亞州和馬里蘭州都提出了候選人。在加利福尼亞州，國務卿候選人何雷士·亞歷山大作為獨立進步党的候選人參加競选，据官方数字，得票总数是七万二千一百一十五票，离有資格繼續參加競选所需的票数約差十二万三千票。

在选举后的會議上规划了一个特别的运动來支持对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的彈劾，并且敦促地方团体迫使采取國會行动，維護和平共处，采取公平就業的措施，廢除布朗納尔—巴特勒法、華尔特—麥卡倫法和其他鎮压性的法律；重新实施農業救濟和为了消費者而管制物价和房租的布萊南計劃；制止放棄國家的資源和公共企業；实施豁免收入在一千美元以內的人的个人所得稅的反蕭条計劃，实施每小时最低工資一元二角五分，实施一項公共工程計劃，增加失業者的津貼，進行东西方貿易。

美國勞工党 進步党紐約州支部就是美國勞工党。它由于隊伍內部的政策分歧而被削弱，而且一九五三年競选紐約市市長的候選人得票很少，它在一九五四年还是为独立的选民提出了一个候選人名單，名單內包括：紐約“國民前衛報”總經理約翰·特·麥克曼努斯，競选州長；女演員卡倫·摩萊，競选副州長；黑人檢察官拉尔夫·鮑威，競选檢察官（是在任何一个候選人名單上競选州的官職的唯一的黑人）；布魯克林的檢察官乔治·費許，競选首席檢察官。在全州範圍內，美國勞工党得票总数是四万六千八百八十票，比有資格繼續參加未來的选举所需要的五万票要少。美國勞工党控訴說，有一种“处心積慮的和預先計議好了的努力”要剝奪它的組織參加选举的資格。

馬肯托尼奧的逝世 前众議員維托·馬肯托尼奧担任紐約市第十八选区的國會議員已經有十四年之久，他的議席在一九五〇年被那个受到大資本家的慷慨捐獻支持的民主—自由—共和党联盟夺去了。他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宣布說，他將作为無党派人士参加國會选举的競选。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的选举后，他退出了他担任主席的美國劳工党。美國劳工党宣布，它將不提出候选人來同馬肯托尼奧競选，而且將热烈地支持馬肯托尼奧去努力击败反动的在职众議員詹姆斯·格·杜諾万。馬肯托尼奧說，他將在八月十六日开始到各处訪問，請求人們投他的票。八月九日，他在去工作的途中由于患心臟病而逝世了。許多國會議員都对他表示哀悼，其中有紐約州众議員塞勒、克林和穆尔特，明尼苏达州的麥卡錫，紐約州的克奧，明尼苏达州的布拉特尼克，甚至有密执安州的反动分子克萊尔·霍夫曼。众議員克林在馬肯托尼奧死后第二天說：“我知道，众議院的每一个議員，凡是認識他的都尊敬他和喜欢他，虽然我認為不会有許多人会站起來这么說。”

共產党一九五四年的綱領

在一九五四年競选运动中，共產党的主張在名为“美國走向就業、和平、平等和民主的道路”的文件中已經作了基本的說明，這項文件是經過一九五四年八月七日至八日在紐約市举行的共產党全國选举會議批准的，参加会议的有共產党二十四個州組織的代表一百五十人。这个綱領大約發行了七十五万份，它闡述了共產党人的目标——他們長远的和短期的主張和策略方針。

五點綱領要求：（一）提高人民的購買力和限制托辣斯的權力和利潤；（二）把錢用來造福人類，不要用於戰爭，“用來修建住宅和學校”，不要用來製造炸彈和戰艦；（三）結束“冷戰”，促進友誼與貿易；（四）保衛並加強民主；（五）為黑人爭取平等權利，使他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上完全平等。

綱領特別注意勞工運動的團結，敦促“支持勞聯和產聯的反蕭條要求，支持全國農民聯盟關於進步的農業的要求，支持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民主要求，支持能夠使我國人民免受經濟崩潰、法西斯主義和戰爭威脅的每一個建議，每一個行動。”

很清楚，綱領所建議的“並不能解除資本主義的無計劃性和循環性的危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做到這一點。但是，這個綱領可以有助於延緩經濟蕭條的爆發和減輕它對於人民的打擊。這個綱領可以使美國擺脫目前明顯的麥卡錫主義的危險——可以制止戰爭和法西斯主義，保證美國的生活水平和維護民主”。

綱領說：“共產黨主張和平地走到社會主義去。它認為，說共產黨無論是在追求它的目前的目标還是長遠的目标的時候都主張使用武力和暴力的這種指責是一種謊言。正是壟斷資本家們才主張而且使用武力和暴力來長久保持他們的統治，來阻擋絕大多數人所要求的社會變革。共產黨宣布，只有當絕大多數美國人民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的時候，社會主義才會在美國實現。……我們民族的需要不能為任何黨派和陰謀服務。因為任何進步，不論是最低限度的還是影響深遠的進步，都不能不通過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民的意願和行動來實現。”

綱領又說：“美國共產黨人認為保衛他們的國家、人民

和國上是必要的。我們不認為蘇聯、人民中國或者由勞動人民領導和統治的任何國家威脅着我們的國家，或者可能威脅我們的國家。……說共產黨人是‘外國的代理人’或‘間諜’這種捏造的和卑鄙的攻擊，是來自壟斷資本家們的。他們企圖借此來掩蓋他們自己對美國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的背叛。”

綱領還說，共產黨“宣布它不想搜尋它同任何教會、同任何美國人的宗教信仰的分歧。恰恰相反，我們向為了和平、民主和一切人的安全我們這個共同目標而共同奮鬥的一切人們伸出我們的友誼的手，而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

最後，它說：“我們準備同所有的美國人一道去制止戰爭和法西斯主義，挽救美國的生活水平，恢復思想的自由交流和對於本民族面臨的重大問題的討論，而不管我們過去的關係如何或者是現在可能有什么分歧。我們建議一切進步力量和民主力量一起來彼此協商，並且使這種協商和共同工作成爲一種習慣。否則，我們民族的嚴重的問題就不能夠獲得解決。”

伊麗莎白·葛萊·弗林參加國會議員選舉競選 全國聞名的共產黨人、工人階級的領袖和史密斯法的被告伊麗莎白·葛萊·弗林，在紐約市布朗克斯第二十四選區的國會議員選舉競選中取得了候選人的資格。人民權利黨爲她進行競選，並且在那個區得到了四千多人的簽名，超過了提名需要的簽名數字。她以和平、就業和民主的政綱有力地進行競選，弗林女士並且發表了十五次廣播演說。她獲得了約一千四百票，民主黨眾議員查爾斯·巴克萊以近六萬九千票獲勝。

新澤西州的共產黨人 新澤西州特倫頓的伯特·塞爾

温从一九五〇年以來就是歷年競选公职的共產党候选人，只有一次是例外。一九五四年三月，共產党以超过法律所需要的簽名数字提名他作了默塞尔縣的公產管理人候选人。在九月，他的名字被縣的办事員从选票上去掉，理由是：國會一九五四年通过的共產党管制法已經宣布共產党非法。塞尔温向高等法院控告縣的办事員，但是，法官約翰·德莱温駁回了他的控告。随后，他又向新澤西州最高法院上訴要求在选票上恢复他的名字。同时，在新澤西州的紐瓦克也对競选埃赛克斯縣公產管理人的共產党候选人查尔斯·努塞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塞尔温向州的最高法院的上訴于十月十一日被駁回，而要为十一月二日的选举再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已經为时过迟了。

競选运动的一些捐助人

在一九五四年对各种共和党的競选基金捐助最多的是形形色色的洛克菲勒和梅隆們，他們家族的許多成員和若干共和党的委員會都作了捐助。其他的捐助人有：紐約中央鐵路公司的罗伯特·魯·楊格和安尼塔·楊格；潘氏家族（太陽石油公司）的四个成員。捐助大宗款項的还有：杰克·弗·克萊斯勒；亨利·魯·魯斯；小艾尔弗雷德·普·斯隆夫妇（通用汽車公司）；亨利·福特第二；小哈維·斯·法斯通（橡膠公司）；弗洛伊德·布·奧德倫（地圖公司）；皮埃尔·斯·杜邦第三（化学公司）；小約翰·特·杜倫斯（罐頭公司）；伊弗林·布·奧林夫人（化学公司）以及包括塞繆尔·哥德温 and 哈里·莫·華尔納在內的几个电影業的大亨們。

在选举中有些最大宗的款項是花費在州的委員會。在

紐約州阿弗里尔·哈里曼家族到十月九日至少花費了十万美元來資助他順利地競選州長。在這個州，美國共和黨聯合財政委員會一九五四年的報告說明了洛克菲勒家族的許多人和他們的財閥集團的成員以及同摩根有聯系的富豪們捐助的情況。這些捐獻大宗款項的人的代表人物除了洛克菲勒們之外，還有：阿尔弗里德·哥·范德比尔特，罗伯特·萊曼，托馬斯·斯·拉蒙特，耶里米亞·米尔班克，斯·斯隆·科尔特，小乔治·弗·貝克，克拉倫斯·狄龍，弗雷德里克·姆·華伯，文森特·阿斯特，斯派羅斯·皮·斯科拉斯和其他的大富翁們。

來自各州的報道說明了各該州以外的財閥是怎樣出錢來支持當地的反動派候選人的。例如，得克薩斯州石油巨頭赫·魯·卡倫和他的家族在科羅拉多州的競選中花費了兩萬五千美元來擊敗競選參議員的民主黨人約翰·卡羅爾。洛克菲勒集團在這次地方性的競選中，也投入了五千五百美元，而皮埃爾·杜邦則花了三千美元。

正如“美國勞工實況”第十一卷所指出的：無法知道大財閥為支持他們的候選人所花的錢的總數。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阿尔巴尼的消息報道該州的開支說，僅僅民主黨的州委員會就花費了七十六萬一千多美元，其他的黨派組織的開支和民主黨的加在一起，總數達一百多萬美元。共和黨人報告他們收到了大約同樣數目的錢。這條新聞說：“這些數字只是最低限度的數字。它們只包括全州性的政治團體專門花在選舉州長候選人上面的錢，它們一點也不包括縣的委員會或者其他較小的集團所報告的費用。”

不僅如此，“這些數字只是委員會認為宜於報告的數

字。虽然选举法规定了募集捐款的限期，但州当局并不实行这项法律，只不过是取消了募款的演说而已。”

当选的黑人

在一九五四年的选举中有三个黑人被选入国会。他们是：民主党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他在纽约市第六次重新当选；民主党人威廉·勒·道逊，他在芝加哥第七次重新当选；还有民主党人州参议员查尔斯·克·迪格斯，他第一次在底特律被选入国会。这样，自从复兴时期以来第一次有三个黑人同时在国会里。

在州的立法机构中，根据不完全的选举结果，有三十一一个黑人被选入州的众议院，有五个黑人被选入州的参议院。包括当选而没有上任的黑人（如新泽西州）以及报纸没有普遍报道的当选的黑人在内，可能一共有四十名左右的黑人当选为州的立法者。这同一九四六年以来黑人拥有的议席数目差不多一样，即占全国州立法机构七千二百个议席的百分之零点六。

在马里兰州，一个民主党黑人和一个共和党黑人在本州历史上第一次当选为众议员；有一名共和党黑人当选为州参议员。

在威斯康星州，三个黑人被选入州的众议院，而过去是一个当选。在密执安州，六个黑人当选为众议员，而过去是五个；布朗夫人重新当选为州参议员。

另一方面，某些州的黑人代表是减少了。在俄亥俄州，在一九四七年州议会中有四名黑人议员，但是现在一个都没有。但是俄亥俄州的市参议会中黑人的代表是很多的，而

且在繼續增加。在大部分重要工業城市發生的反艾森豪威爾的浪潮中，許多地方的共和黨黑人被民主黨白人擊敗了。

在伊利諾斯州，六個黑人（四個民主黨人和兩個共和黨人）當選為州的眾議員，一個民主黨黑人當選為參議員。在賓夕法尼亞州，五個民主黨人當選為眾議員，其中有兩個是第一次擔任這種職務的黑人婦女。在紐約州，有五個民主黨人當選為州的眾議員，其中有一個是第一次擔任這種職務的黑人婦女，還有一個民主黨人當選為參議員。

在堪薩斯州有一個民主黨人當選為眾議員，而在印第安納州有一個黑人當選為州參議員。有兩個黑人當選為加利福尼亞州的眾議員，在科羅拉多州和馬薩諸塞州各有一名黑人當選為眾議員。

當選擔任地方職務的數字沒有統計材料。在新澤西州的紐瓦克，一個當地的埃塞俄比亞浸禮教會的牧師作為一個民主黨人當選為埃賽克斯縣公產管理人委員會委員，在新澤西州的巴特遜，另一個民主黨人（一個黑人建築工人）被選入這個市的參議會。在紐約市，托馬斯·狄更斯在民主黨和自由主義者的支持下被選入市法院，在芝加哥一個黑人當選為市法院的法官。在密執安州的蘭星，第一次選出一位黑人作參議員。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克勞萊，市參議會中有兩位黑人，他們是復興時期以來第一次當選的。在阿肯色州的溫泉城，一個澡堂的侍者弗立德·吳·馬丁當選市參議員，他是五十多年來第一個擔任公職的黑人。一九五四年四月在密蘇里州的約普林選出了第一個黑人市參議員。

一般地說，競選獲勝的黑人候選人既得到了黑人又得到了白人的選票，他們得到當地白種選民的巨大支持。同時，企圖利用反黑人的宣傳的若干反動候選人也遭到了失

敗——特別是前共和黨眾議員理查德·瓦伊爾，他在伊利諾斯州失敗了；民主黨的州長候選人赫·查·伯德在馬里蘭州失敗了；查爾斯·查·迪格斯的對手、共和黨人蘭頓·奈特在密執安州也失敗了。

只有美國勞工黨（紐約州）和獨立進步黨（加利福尼亞州）在一九五四年提名黑人為全州性職位的人選。

南方早些時候的選舉 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的市選中，亞特蘭大大學校長魯弗斯·艾·克萊門特博士以二萬二千二百票對一萬三千九百票戰勝了原在當地教育局任職的白種人而被選入這個機構。他獲得了這個城市中主要是白人居住的那些選區中的多數票，而且獲得了黑人區的全部選票。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亨利·李·蒙在一家報紙上談到“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三年南方黑人選舉的情況”時寫道，克萊門特博士“絕不是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三年這一段時期中被選擔任公職的唯一的南方黑人”。他報道說：“在這十年中，黑人曾經被選入得克薩斯州聖安多尼市、田納西州納克斯維爾市和佐治亞州奧古斯大市的教育局，也曾經被選入北卡羅來納州的溫斯頓—薩勒姆、格林斯博羅、法耶特維爾、達拉姆、加斯托尼亞和教堂山以及田納西州那什維爾和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等城市的管理機構。在弗吉尼亞州納塞蒙德縣，一個黑人當選為縣的督察員，而在邁阿密，指派了一個法官來作一個全是黑人組成的違警罪法庭的首席法官。”

上面這些材料當然沒有把好幾個黑人被任命擔任地方的、州的或者是聯邦的公職等材料包括在內，在這方面並沒有完整的記錄。

第八章 國外勞工

世界性的联合会

世界工会联合会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到十二日^①在奥地利的維也納举行第三次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一共有代表七十九个国家八千八百六十万工人的七百八十四名代表和观察员(其中有六百六十多名是代表)。根据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报告,在上述的工人总数中,有八千零三十五万四千名是世界工会联合会所属的工会的会员,八百二十四万六千名是不属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二百零七个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工会组织的会员。

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工人人数比一九四九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一千七百万人左右。出席这次大会的规模最大的代表团有奥地利、中国、芬兰、法国、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苏联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地区的代表团。拉丁美洲一共有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和观察员出席大会,人数是一百八十七名,另外还有十名代表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国的四个殖民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来自拉丁美洲的代表只有二十一名。美国没有代表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加拿大只有一个代表。

^① 原文有誤,据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据新华社讯为十月十日到二十一日。——譯者

來自非洲的代表和觀察員有四十六名，而亞洲和中近東的經濟不發達地區則有九十五名代表。代表大會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奴役的鬥爭表示了敬意，並且重申世界工會聯合會對這種鬥爭的支持。

世界工會聯合會總書記路易·賽揚報告，到一九五三年年中，西歐的失業人數已經從一九四八年的約三百萬人增加到將近四百五十萬人。他說，馬歇爾計劃和西方國家推行的冷戰政策使公司利潤不斷增加，生活費用和捐稅不斷上升，這已經使勞動人民進一步貧困化。

團結的號召 世界工聯主席朱塞佩·維多里奧在他的報告里指出，這次代表大會使工人們團聚在一起，而不問他們的政治見解或宗教信仰、種族或民族如何。

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關於恢復世界工會團結的宣言，並且發表了給沒有參加世界工聯的所有工會組織和工會會員號召採取統一行動的公開信，要求結束工人運動中的人為分裂狀態。世界工聯說，這種分裂“是為美帝國主義者的利益服務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的反動領導人物和他們的追隨者造成的”。

世界工聯的經濟綱領 世界工聯維也納代表大會在它的決議中號召為提高工資、減輕賦稅和消滅失業而鬥爭。大會在致所有工會的呼聲中提出了一個綱領，要求實行不分性別、年齡、種族和民族的同工同酬的原則；取消不人道的趕快制度；發展社會保險和社會安全的廣泛制度；廢除反勞工立法和保障工會權利；削減軍事預算，並且把目前用在軍備方面的資源轉而用於發展經濟和文化的和平用途上。呼聲還敦促聯合國遵守它自己的憲章，履行聯合國的基

本任务和职责，以实现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

代表大会责成世界工联草拟工会和民主权利宪章，这个宪章已经在一九五四年由世界工联理事会公布了。世界工联解释说，这个宪章只提出了最基本的权利的要求，这些权利可以叫做劳动人民的自然权利。劳动人民只有自由地行使这些权利，才可以保障自己的职业和维护自己的尊严，才可以严格限制企图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大老板的自私利益。“世界工会运动”月刊（用十一种文字出版）和“世界工会新闻”半月刊都载有关于这些活动的许多报道。

中国的报告 属于世界工联的一个重要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宣布，它拥有一千零二十万会员。这个报告是刘长胜发表的。刘长胜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同时又是世界工联书记。

刘长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了：全体工人均有组织工会之权；工会有权代表工人与国营及合作社营企业的行政方面及私营企业的资方缔结集体合同；工会保证各种保护劳动的法令切实执行；并且采取措施改善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工会参加国营及合作社营企业的生产管理。

在一九五〇年^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贯参加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的中国工会的会员人数不断增加。它们报告，在一九五三年，工会会员增加了八十万。报告表明，在一九五三年，工会利用劳动保险费而设立的保健站网所拥有的疗养院增加了二十六六个，休养所增加了三个。由于增加了这些数目，中国工会所拥有的疗养院一共有七

^① 原文有誤，应为一九四九年。——譯者

十七个，休养所一共有三十八个，另外还有約四十个保健站正在建筑中。

反对西德重新武装 世界工联理事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告欧洲男女劳动人民書中号召采取統一行动來反对西德重新武装。它指出：“倫敦和巴黎协定实际上是軍火制造商的协定。軍备競賽只有利于美国、西德、英国和法国的大资本家……”。

“属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西德工会和属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东德工会都在反对复活德国軍國主义，这一事实清楚地証明了，在这个斗争中是有可能达成最广泛的工会組織的統一行动的……”。

在联合国中的地位 世界工联在联合国中享有諮詢地位。在联合国經濟及社会理事会的會議上，世界工联曾經發表意見反对种族歧視，爭取女工同酬，爭取裁減軍备以及保衛工会权利。一九五四年，世界工联曾經提出一系列目的在于减少失業的建議，并且提出了許多关于在經濟不發达國家实行土地改革和工業化的措施的建議。

在过去兩年中，世界工联曾經对一些國家侵犯劳工权利提出了抗議。世界工联就这个問題在最初采取的一些行动，是联合国通过关于結社自由和保护組織工会的权利的原則的主要原因。

在处理这些問題上，經濟及社会理事会把它的主要权力交給了国际劳工局，并且把所有抗議也交給国际劳工局处理。世界工联認為，国际劳工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效地完成交托給它的責任。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世界工联关于世界劳工團結的呼吁至今都为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所拒絕。国际自由工会

联合会是从世界工联分裂出来的，它在一九四九年成立，自称在七十三个国家的工会中拥有约五千三百二十万会员。这些工会在世界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米兰举行）以前大多数都隶属于世界工联。美国劳工联合会（从来没有同世界工联发生过关系）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目前对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得到的支持出力最多，并且在拟订政策方面居领导地位。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一九五三年七月四日到十一日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包括劳联主席米尼和产联主席路德的美国家工的上层领导人物率领了一个二十五人的代表团出席。他们反对英国代表团的期望举行谋求世界和平的谈判的建议，认为这是一种“姑息”。英国和美国代表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的结果是：和平共处的政策遭到了失败。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前主席、英国职工大会总书记文森特·陶逊爵士因为遭到美国代表的反对没有参加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职位的连任竞选。比利时的奥梅·贝库靠着劳联、产联和加拿大工会的支持，以“不姑息”的纲领当选为主席。

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经济纲领，其中包括关于建立公平和平等的劳工处境标准的建议和号召工会运动发动争取提高工资和购买力的运动，以“作为导致生产力和购买力平衡的一个手段”。纲领还主张因不断增加的生产率而产生的果实中，工人分享到固定的和有保证的份额，并且研究劳资合同中关于每年有保证的工资的问题，“以建立充分就业和充分生产必须依靠的稳定的购买力基础”。

美国的支持 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执行委员会中有三个代表——米尼、麥休·沃尔和欧文·布朗。在到一九五四年六月为止的財政年度內，劳联报告为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一共花去了十七万八千五百八十美元，这还不包括劳联的自由工会委员会所支出的三万五千美元。產联在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是路德（他同时是副主席）和两个后补代表——成衣工人工会的雅各布·斯·波托夫斯基和產联國際部部长迈克尔·罗斯。路德在他向產联一九五四年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估計：“產联每年花五十万美元以上來援助我們海外的兄弟以組織和加强他們的工会运动。”

劳联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五四年的报告里抱怨說，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反苏陣綫“在一九五四年六月的國際劳工局的會議上遭到了部分的削弱，当时一些欧洲和亞洲的工人代表并不遵循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反对（苏联工会和雇用組織的代表）有代表資格的政策”。同劳联—產联在國際劳工局會議上所执行的政策相反，苏联代表以多数票被接受并参加了这次會議。

加拿大劳工运动的發展

加拿大劳工运动最近的發展必須从加拿大的經濟和政治形势來考察。一方面，在一九五三年已經开始顯露出來的嚴重的經濟衰退在一九五四年繼續發生它的影响。关于經濟健康狀況的所有基本指标——全國國民生產总值，出口，新厂礦的投資，工業生產和就業——在一九五四年都低于一九五三年。加拿大政府估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失業人数已經增加到三十六万人左右。

失業和蕭條狀況特別顯著的部門是那些受到美國“傾銷”打擊的行業，例如紡織業、婦女服裝業和電氣用具業。加拿大政府並沒有採取措施來制止美國的“傾銷”，同時，它也沒有採取什麼辦法來對抗美國對加拿大農產品（例如大麥、黑麥、燕麥和奶酪）出口的專橫措施。

紡織業、成衣業和其他“軟”貨部門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就陷入了困境，鋼鐵工業生產則在一九五四年發生了最劇烈的下降。鐵路業（這個行業的生意一大部分是依靠五穀和其他大規模貨運）的情況反映了普遍的衰退。在一九五四年頭十個月，鐵路貨運量比一九五三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九，並且使一萬四千名鐵路工人失掉了職業。

僱主們在一九五四年對工人階級發動了一次強大的攻擊。渥太華的聯邦政府和大多數省政府都在執行壓迫性的反工會立法，加強警察活動，並且公開支持僱主的立場。但是加拿大的工人階級不但能夠經受得起這個攻勢，而且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的鬥爭以後變得更加團結和更富有戰鬥性了。

儘管發生經濟衰退，工會運動的隊伍還是繼續壯大。加拿大政府發表的關於一九五四年一月情況的最近數字說明，加拿大的工會會員總數在那時是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九百一十一人，比一年前約增加百分之四。但是，這些工會會員絕大多數都屬於總部設在美國的國際工會。加拿大工會主要的中心組織仍然是加拿大職工大會，這個組織擁有近六十萬會員，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屬於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國際工會的。加拿大勞工大會報告擁有約三十六萬會員，其中四分之三屬於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的國際工會。加拿大天主教會勞工聯合會報告擁有約十萬會員，這些會員全部都屬

于同美國方面沒有隸屬关系的加拿大全國性或者地方性的工会。鐵路“流动行業”兄弟会报告拥有近四万一千會員，而联合电气工人工会、采礦与冶金工人工会和毛皮与皮革工人工会則拥有約六万二千會員。总計工会會員人数占非農業劳动力的約三分之一。

劳工团结 美國劳联—產联趋向統一的行动無疑在加拿大產生了影响。在一九五四年，加拿大职工大会和加拿大劳工大会之間已經簽訂了互不侵犯的协定。預料这两个組織以后还会跟随着美國劳联和產联計劃中的合并而進行全面的合并。另一方面，在省的規模上，加拿大劳工大会和天主教工会也采取了一致行动；在織袜業这一个行業的範圍內，加拿大劳工大会、天主教工会和劳联的工会也行动一致。在这一年近年終的时候，各鐵路工会之間已經开始出現了一些一致行动。

加拿大劳工大会一九五四年代表大会說明，工会會員在支持更加廣泛的劳工团结，把几年前被开除的進步工会也包括進去这一方面，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同时，在許多省份中，加拿大职工大会和加拿大劳工大会在立法方面進行的运动中進行合作。

过去兩年可以看到对劳联和產联領導人干涉加拿大工会事务的不滿情緒的增長。美國指使進行的工会清洗和侵犯日益加强了这样一种情緒：加拿大必須有它自己的擺脫美國控制的劳工运动。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甚至右翼的工会也受到美國國際工会所指使進行的这些活动的打击，其中的两个工会就是駕駛員工会和鉛管工人工会。

集体合同談判和罢工 加拿大制造商协会号召所有雇主在合同談判中坚持不提高工資，这个政策引起了一九五

三——一九五四年的許多次重要的罷工。雇主執拗地拒絕工人的要求在一九五三年就已經是日甚一日了，但是真正採取“強硬態度”的時期還是一九五四年。可是即使如此，勞工部的一個調查表明，一九五四年關於直接提高工資的談判仍然占全部談判次數的近百分之八十，並且涉及三分之二的工人。這個調查說明，牽涉到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人的工資提高了五分到一角美元，百分之十四提高了一角到一角五分美元，百分之十一提高不到五分美元。這個調查並沒有提到福利津貼問題，雖然這個問題在許多重要的談判中壓倒提高工資問題而成為一個主要項目。

同時，合同里的一些條款，特別是關於工齡的條款，受到更多的注意。在一九五四年最大的兩次罷工（屬於產聯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的加拿大的福特汽車公司工廠工人的罷工和馬塞—哈里斯—佛格遜公司工廠工人的罷工）中，公司方面堅持摧毀工齡的保障就是引起糾紛的一個重大因素。

美國聯合汽車工人工會同凱塞—韋利斯公司和司蒂培克公司簽訂的削減工資的合同在加拿大報紙上曾經被大事宣傳，加拿大工人並且被公開地要求學習聯合汽車工人工會領導人物們的“政治家風度”。但是，除了一個“獨立”的只擁有一家工廠的工會同資方簽訂了一個毛織廠合同以外，在加拿大並沒有簽訂過重大的削減工資的合同。

加拿大一九五四年發生了一百六十八次罷工（包括停工），參加罷工的工人有六萬一千四百七十七名，損失的工作日達一百四十七萬二千一百六十個。同一九五三年相比，這是一個微小的但卻是意義重大的增加。一九五四年的罷工雖然有很多是工人由於公司方面竭力要減少合同的保障而被迫舉行的，但是實際上，每一次罷工的最後解決

办法还是維持合同的保障以及工人獲得了一些經濟利益；这一些收穫虽然为数很少，但却是意义重大的勝利。例如福特汽車公司工厂工人的罢工的結果是：工人的总收入增加了一角一分二厘半美元，其中工資比原來增加了四分美元，福利待遇改善了，每逢第七天假日还可以領到工資。

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罢工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在建築業和老式的劳联行業工会中發生了大量的罢工。在大多数情況下，有些工会都是几十年來第一次举行罢工的。木匠工会一九五四年在多倫多、金斯敦、柯恩瓦尔和渥太華举行了罢工，一九五三年并且曾經在溫哥華举行了一次拖延甚久的罢工。劳联的电气工人工会在溫索尔和沙尼亞举行罢工。鉛管工人工会在蒙特利尔、溫尼伯、倫敦和勒吉那進行了一次長期而激烈的斗争。砌磚工人工会在多倫多和金斯敦举行罢工。机器工人工会在蒙特利尔的自治領机器厂宣布罢工，这大概是这个歷史悠久的厂第一次發生的罢工。在產联—加拿大劳工大会所屬工会中，汽車工人工会一九五四年進行了許多次重要的罢工，包括凱尔温納托公司、馬塞—哈里斯—佛格遜汽車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工厂的罢工。一九五三年，鋼鐵工人工会在魁北克省北部和安大略省的金礦和銅礦業中举行的总罢工收到了一些不同的結果；一些比較小的鋼鐵厂在一九五四年也發生了罢工。此外，一九五四年在鋼鐵、橡膠、成衣和紡織工厂中也發生了若干意义重大的自發的“不健全”的罢工。值得注意的是多倫多成衣工人不顧工会負責人的复工命令、威脅和公开的扣紅帽子的攻击，举行了一个星期的罢工。

反劳工的立法 一九五四年也許是加拿大歷史上对反劳工的立法進行斗争的規模最大的一年。在这一年分別進

行了四个斗争——反对刑法修正案的全国性斗争，在魁北克的斗争，在英属哥伦比亚的斗争以及在阿尔柏达的斗争。

对于刑法的反工会、反罢工和反民主的修正案（据“蒙特利尔报”说，对刑法进行修改是美国政府指使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在加拿大的军事和空军基地）的斗争在一九五一年提出第一批修正案时就开始了。反对这些破坏工会的修正案的斗争主要是由一些进步工会（联合电气工人工会、采矿与冶金工人工会和毛皮与皮革工人工会）发动的，但是几乎整个劳工运动都在某种方式下卷入了这个运动。

加拿大职工大会的领导人物最初是支持反劳工的立法条款的，并且对那些表示反对的人进行政治迫害。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们就被迫改变腔调，口头上表示支持会员群众要求制止政府的修正案的斗争。在斗争的最后阶段（一九五四年最初几个月），加拿大职工大会的负责人同意接受政府作出的一些微小的让步。加拿大劳工大会、天主教工会以及进步工会则不断推动运动，一直到加拿大政府最后被迫接受了一些重大的修改，使得新法律的反劳工和反罢工的目的有了削弱。但是这个法律仍然包括一条关于“违反合同罪”的条款（第三六五条），这个条款规定，参加铁路罢工或者公用事业（煤气或电力）罢工的工人都可以被判处五年的徒刑。

仇视工会的魁北克省省长杜普勒西斯使大企业破坏工会的武器库中增加了两件武器。他对现行的法律提出了以下的修正案：

（甲）规定劳工关系局必须取消任何一个工会作为合同谈判代理人的资格，如果这个工会“容忍它的组织工作者或者负责人中有……加入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

这个法案的有效期間追溯到一九四四年二月三日。換句話說，任何一个工会都可以被取消資格，只要一个被雇用的告密人或者劳工特务宣誓說，在十年前，这个工会的會議記錄秘書的名字是列在加拿大—俄國战时救济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被認為是“共產主义运动”的組織）的信件投遞名單中的。

（乙）自动地取締任何一个公务人員（例如运输工人、公用事業工人、市政工人和教員）工会，只要这个工会“命令、宣布或鼓励罢工，或者工会干事命令、宣布或鼓励罢工，或者工会會員举行罢工”。这个法案的有效期間也追溯到一九四四年二月。

天主教工会和加拿大劳工大会所屬組織都强烈地反对这些法案，并且組織了“向魁北克進軍”的运动，以進行反对这些法案的院外活动。这个运动后来被劳联的工会的領導人物破坏了，上述法案結果被通过，而劳联的工会的領導人物不反对这两个法案的态度也就受到了杜普勒西斯的公开贊揚。接着就出現了利用上述“反共”条款的第一个試圖——在劳联的鉛管工人工会的罢工的中期用來对付工人。

在英屬哥倫比亞，省政府提出了一个在破坏罢工运动方面創先例的完全新的劳資关系法。尽管对这个法律發动了强烈的而且多多少少是行动一致（甚至包括劳联的領導人物）的抗議运动，这个法律还是被通过了。这个法律的最坏条款包括：只有在举行了全体雇員（包括非工会會員）的强迫性的投票來决定是否罢工以后，才可以宣布所謂“合法”的罢工。罢工投票必須由一个政府代表監督，如果雇主願意这样做的话；罢工必須在投票后三个月內宣布举行；必須在对雇主提出書面通知后四十八小时才可以举行罢工。

如果工会不服从这些规定，劳工部长就可以把案件向最高法院法官提出，法官有权（甚至可以在不通知工会举行听证会或不准许工会派代表出席听证会和不召传证人的情况下）宣布现有的集体合同、现有的代扣工会会费制度和现有的工会作为合同谈判代理人的资格完全失效。

在阿尔柏达，工会发动的运动赢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工会不但迫使政府打消了它要想授权一个法官来取消那些号召“非法”罢工的工会的资格的念头，而且还迫使政府取消了两项执行中的关于授权法官取消现有的集体合同和代扣工会会费的制度的规定。

拉丁美洲的劳工运动

一九五四年在拉丁美洲发生了四次有重大意义的劳工行动。为了要求提高工资和降低物价，巴西九十多万人举行了使巴西大工业城市圣保罗陷于瘫痪的二十四小时总罢工。智利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七十多万人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和释放劳工领袖克洛塔里奥·布勒斯特。阿根廷一百多万人也举行了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尽管遭到庇隆任命的工会领袖的反对。此外，四万名没有组织的洪都拉斯工人举行了反对洪都拉斯两家美国香蕉公司的罢工，罢工工人并且第一次赢得了提高工资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拥护者在这些行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而这些行动是同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关于团结全体工人争取实现他们的基本要求的政策相一致的。

把反对“共产党”作为主要任务的美洲区域工人组织—

直在同拉丁美洲國家的右翼政府和美國國務院合作，力圖使親公司的分子打進工會領導機構中。

在拉丁美洲很活躍的還有庇隆支持的拉丁美洲工會工人聯合會，但是這個組織在政府控制的阿根廷勞工聯合會以外沒有多大勢力。

據說，美國一個代表美洲區域工人組織和國際石油工人聯合會的工會組織工作者，已經在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擁有大量財產的荷屬殖民地阿魯巴島組織了約二千名石油工人。

美國工會和墨西哥的工會已經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目前，已經設立了一個由八名美國勞工領袖和八名墨西哥勞工領袖組成的常設聯絡委員會，專門處理墨西哥移居工人的問題以及促進墨西哥和美國工人在同一行業中的合作。

美洲區域工人組織和附屬於它的兩個主要的美國工會聯合會（勞聯和產聯）對推翻危地馬拉的阿本斯民主政權都表示支持。阿本斯政權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被推翻的，自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對勞工的嚴厲鎮壓，曾經引起一些批評，但是批評只是來自產聯。

在有些國家里，工會被宣布非法或者被政府管制以致大部分不能發生作用。這些國家有：哥倫比亞、多米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海地、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魯和委內瑞拉。在古巴和阿根廷，由於政府控制的一個大工會聯合會包括了大部分的工會，工人的壓力有時往往能夠迫使聯合會的領導人物採取行動。

在英屬西印度群島有一些獨立的工會，其中最大的一些是由那些同英國任命的殖民統治者密切合作的人領導的。英屬圭亞那的最大的工會聯合會則由進步分子領導。